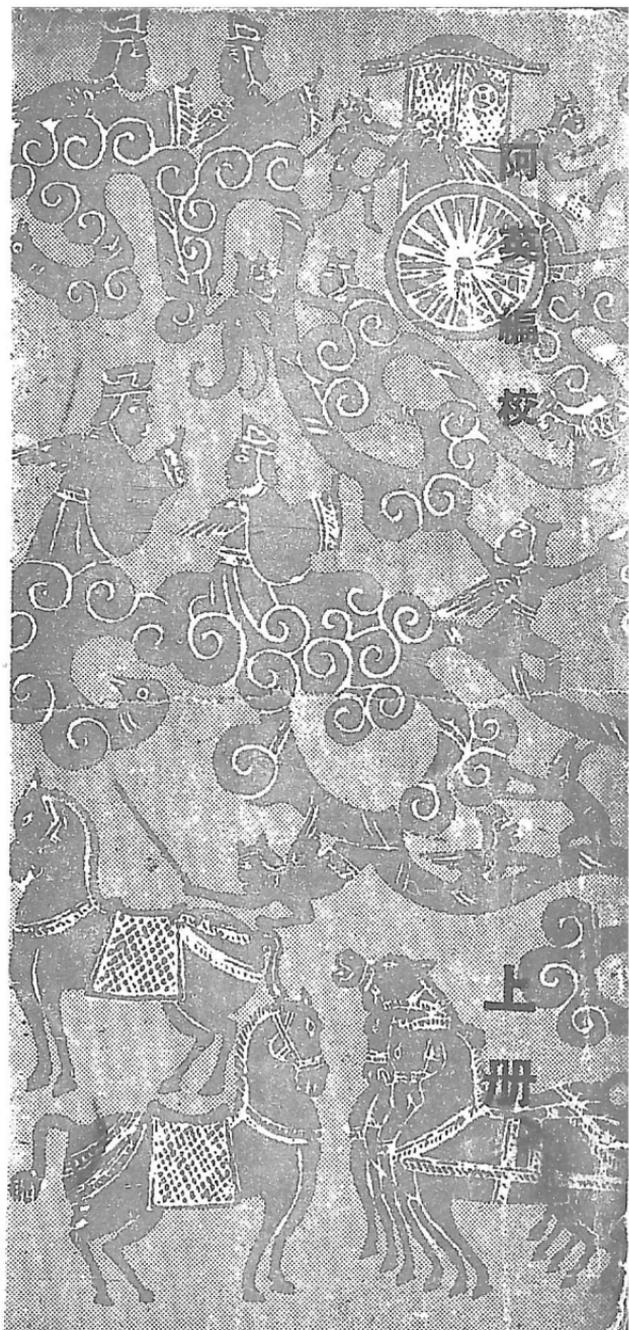


近代國難史叢書

南史署



近代國難史叢書

阿英編校
南史先生總叙

(上册)

阿英

南史

南史署



潮鋒出版社總發行

南史先生敘言

友人何英輯近代國難史書取鈔上起雅
片以爭下逮洪憲國恥得如干卷爲
舟首之文循誦終始慨焉三嘆嗟夫鬼
謀轉結小朝廷慣累降箋血洒秦軍
大布衣獸器孤憤所謂復霜之腐寒於
堅冰將盡之華慘於槁木固宜河決不可
後壅魚爛不可復全焉今者殿臺既空
的難共邦餘哀共濟存空辭蜀難之

事敵憤曰仇將帥塔威命之遂庶幾擊
平于以長鑿身鉅斃乃言規故天運循
環無往不復中共金鑑之作名山石室
之藏匪異人任顧子潘筆日侯僕亦當
執尚而德其後也是為叙

中華北國二十九年十月南史譔



編例

一 近百年來，中國最爲多難，鴉片戰爭以後，卽繼之以英法聯軍圍明園之役。俟後又有甲申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庚子八國聯軍，日俄東三省之戰。民國以還，各國與中國之關係，雖漸趨友善，而中日間之糾紛，則有加無已，卒至引起今番之抗戰。

二 在此諸多國難之中，典籍載記，無慮萬千，惟以年深月久，大都散佚，欲加搜集，殊非易事。間有存者，或以當時多所顧慮，未能暢所欲言，或以道途傳聞，每多失實，欲求可稱極是難能。故輯印此項散佚冊子，以資借鑑，在抗戰繼續之今日，實有其特殊意義。

三 故編者就所藏百年史籍之中，先選其十種，付諸排印。計自鴉片

戰役，以至五九國恥，諸凡重大國難，各得一二帙，而以中日關係，作爲重心。此類冊籍，在當時流傳甚少，爲一般載籍中所極難見到者。

四 全書凡十種，四十五萬言。題爲「近代國難史叢鈔」，符其實也。惟內容或由作者觀點關係，論議有失精當，或以範圍旁及國難以外，與本書內容不好，以及枝節泛語，編者不得不加以刪削，尙祈讀者諒之。

編者 一九四〇年十月

近代國難史叢鈔(上冊)目次

南史先生敘言

續例

編者(一一二)

中祕日錄

無名民著(一一七)

越事備考案略

劉名譽著(九—二九)

關外隨營筆述

(八一—八二)

張制軍奏疏

(九一—九四)

王方伯上左侯相書

(一〇五—一二三)

劉省帥奏疏

(一二三—一二五)

何船政奏疏

(二六—二八)

張會辦奏疏

(二九—三三)

目次

一

366726

曾劫侯照會	(二三一—二四)
劉軍門誓師文	(二五—二七)
劉軍門約戰文	(二八—二九)
法會寄劉軍門詞	(二九—三〇)
劉軍門覆法會檄	(三〇—三一)
摘新聞報六則	(三一—三四)
照錄與法國巴使會議改定條款	(三五—三六)
諫止中東和議奏疏	無名氏輯(四—三五)
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等跪奏	(四—四)
安侍御奏疏	(四—四)
江督力爭和議電奏一	(四—五)
江督力爭和議電奏二	(五—五)
劉彝等諫止和議奏	(五—五)

易順鼎劾權奸誤國奏	(一五—一六)
易順鼎敬陳戰事六條疏	(一七—一七)
張羅澄上李鴻章書	(一七—一七)
長洲江文藻上常熟翁叔平計相書	(一六—一四)
康祖詒等六零四人公車上書	(一五—一五)
冤海述聞	無名氏撰(一七—一四)
牙山戰事記實	(一六—一三)
大東溝戰事記實	(一三—一七)
方管帶駐韓日記並條陳陳防倭事宜	(一六—一四)

中
秘
日
錄

無名氏著

中 祕 日 錄

廷寄。夷船起旋南旋。必由山東海洋經過。著托渾布派員偵探船隻數目情形。由驛馳奏。仍謹守要隘。毋稍疎懈。

九月庚寅諭。前因鴉片烟流毒海內。特派林則徐辦理。內而奸民犯法。不能淨盡。外而輿販來源。並未斷絕。甚至噴夷船隻。沿海游奕。紛紛徵調。糜餉勞師。此皆林則徐等辦理不善所致。林則徐鄧廷楨交部分別嚴加議處。林則徐即來京聽議。兩廣總督琦善署理。此次噴夷各處投稟訴冤。朕洞悉各情。斷不爲其所動。惟該督等以特派會辦大員辦理。終無實濟。轉致別生事端。誤國病民。莫此爲甚。是以特加懲處。並非因該夷稟訴遽予嚴議也。

辛卯。山東撫托渾布奏。夷船八隻先後南還。並有小船駛入內洋。呈遞字條。求買食物。語極恭順。經委員帶同能曉夷語之廣東人鮑鵬赴該夷船。見夷人義律馬禮遜聲言。斷不敢在途滋擾。已先撥船三隻回國。阻止續糾孟雅喇國兵船四十隻等語。廷寄。著將前調防守官兵酌量撤退。又廷寄。飛示着英裕謙怡良。將前調防守官兵。分別留撤。妥爲辦理。

鄧廷楨奏守備陳景嵐管帶募勇八百名改道由旱路赴浙之信卽由陸路撤回。

廷寄。如果接有浙省毋需調遣

伊里布奏夷船駛入餘姚縣境。府縣督兵勇擊沉夷舟。獲夷匪二十餘名。解營研訊。安爲收管。俟有商船赴粵之便。解赴廣東交琦善辦理。



乙未諭。林則徐鄧廷楨均照部議革職。林則徐著折回。鄧廷楨亦速赴廣東。以備查問。差委

丁酉。伊里布奏。提訊聞吉祥布定邦堅供。在夷船服役。並非兵丁。亦不知來浙情由。現仍監禁。定海居民。海馬拉南胡林溫咁六名。俱呀喇國人。在船服役。並非兵丁。亦不知來浙情由。現仍監禁。定海居民。四散逃避。各舉及郡城。俱安爲安插。並無失所。又八月二十二日。鄞縣丁役在定海屬之青林畧。瞭見白夷一名。手執銅規紙筆。在山上測繪地圖。又有黑夷數名擁護。當與兵勇掩獲。並戮斃黑夷一名。當將白夷解郡。訊係晏士喇喇叮嚶啖咭喇正埠人。官居急頓甲化沙。本年隨白麥等統兵來浙。其前伏冥誅之頭目名急頓烏冷噠。乃該國二號頭目。如中國副將之類。因該夷甚狡黠。尙須細鞫。又八月十四等日。鎮海縣營先後擊獲漢奸郁秀慶。虞國楨。及黑夷罵刺噠。突洽共四名。奉廷寄。白黑夷著暫收管。覓便解交琦善訊辦。至漢奸滋事甚屬可惡。著咨查嚴詰。務使供皆確鑿。據實

奏聞。

二十一年二月己巳。廷寄裕謙。從前該夷攻陷定海時。死難弁兵。並在餘姚。慈谿等處擒獲夷匪。出力各員。確查具奏。候朕施恩。

己亥。伊里布奏。八月二十日。慈谿縣觀海衛洋面。有五桅夷船一隻。停泊。其杉板二隻。駛至岸旁。夷衆蜂擁登岸。知府鄧廷彩等督兵勇。截斃夷匪七人。生擒白夷四名。五桅夷船。應援不及。轉舵西駛。至餘姚縣利濟塘。知縣汪仲洋誘入塘邊軟沙。愈陷愈深。生擒夷匪二十二名。獲銅礮二門。餘夷匪跳至杉板。竄入上虞瀝海衛。和縣龍澤澗等處。復獲夷匪四名。夷婦一口。提訊餘姚。所獲噍啞。喇吞。啖。幽。官。職。較。大。係。屬。頭。目。餘。係。弁。兵。二。人。水。手。並。請。酌。保。出。力。各。員。殊。批。豺。狼。之。性。豈。肯。甘心受虧。如有周章棘手之處。朕有所問矣。

伊里布又奏。奉諭以該夷在天津稟訴。卽起旋赴粵。聽候查辦。是其俯首貼耳。已有嚮化之忱。殊批。甚合機宜。不負任使。可嘉之至。浙省更不宜輕於攻擊。致誤事機。現飭各員。不得輒施槍礮。亦不得稍懈防閑。並許以果能交還定海。撤退兵船。當仰乞恩施。將晏土。喇喇。打厘。及甯波。餘姚等府縣。擒獲男婦二十餘名。概行省釋。卽通商一節。亦可代爲籲懇。並據夷目。幸好士。投具回文。欲

先將夷婦釋放。其交地退兵。俟該國水手師提督回日。再行具覆。廷寄該大臣。惟當剴切曉諭。告以爾等之來。原爲訴冤乞恩。前在定海。係因言語不通。以致互相攻擊。此次我兵擒獲該夷官兵多人。亦係因該夷先放槍礮。現仍仰體大皇帝中外一體之意。爾等果能迅速退兵。交還定海。定將歷次所獲男婦。尅日釋放。天朝誠信待人。斷無欺誑之理。該大臣如此曉諭。一面將擒獲夷人。妥爲收管。一面派人分頭偵探。如果該夷確係退兵交地。始可全數交還。其前次收管白黑夷。毋庸解赴廣東。此次出力員弁。暫爲存記。聽候諭旨。又諭。噶夷前在浙江投遞字帖。烏爾恭額不將原書呈奏。致該夷船駛往各處紛紛投訴。實屬昏聩謬妄。致誤機宜。著拏問解京。交刑部訊明治罪。

己巳。林則徐奏擊退夷船。又片奏。咪喇哩佛喇西等國。因噶夷阻其貿易。憤憤不平。欲遣船前來與之講理。廷寄著琦善抵粵後。查實具奏。再本年夏間。聞有噶咭喇國王。給林則徐文書之事。伊業經銷燬。一併查明覆奏。

伊里布奏。謫律等四次請釋晏士喇喇打里。義律馬禮遜復叩關求見。先稱上年在粵受屈。繼請將晏士喇喇打里釋回。其歸地一節。稱俟釋回日。另行商辦。經反覆曉諭。令其回與謫律相商。初八日復接謫律來文。稱伊已將仍據定海之言。向琦善照會。該夷狡猾異常。多方要挾。儻曲徇其請。

必更肆驕妄。若拘留不遣。持其所急。使該夷爲我所制。似於大局不爲無裨。硃批。以現在情形而論。所辦尙是。總上不傷國體。下不開邊釁。一切機宜。朕難豫示。全在卿隨時審度。妥慎爲之。以副信重委任之意。

戊申。裕謙奏。八月三十日崇明縣之長安沙洋面有舢板船夷匪登岸搶掠牲畜。經防堵員弁抵禦。擊斃夷匪四名。獲舢板船一隻。夷槍夷刀夷鞋等件報聞。硃批。必是購覓食物淡水而至。亦必是我兵先開槍礮。由來招衅與戎。汝輩有以誤之也。

庚戌。伊里布奏。續接夷書。稱交還定海一事。應連別事與琦善會議。又詢琦善是否來浙。查該夷在天津雖有撤兵一半之說。而起旋卽已更易其詞。是欲佔踞定海。肆無厭之求。且撤兵一半。則沿海防兵不能全撤。勞費仍不能免。今該夷屢次求釋。欲乘此令其全退兵船。交還定海。可以及早竣事。現給回文示以各夷解粵之諭。並令其交還定海。如竟能歸地退兵。懇恩將該夷釋放。倘冥頑不靈。或止撤兵一半。自當違旨解粵。又奏。林則徐所請兵勇扮爲鄉民。詐稱回與同住。約期舉事。少則力不能敵。多則彼必見疑。窒礙難行。應毋庸議。夷船現止占踞定海。藉肆要求。非有滋擾之志。浙省只宜防守。不宜攻剿。閩省水勇可毋庸調撥。已飭令由陸折回。協防各兵勇仍陸續撤退。以節糜

廷寄著悉心籌畫務臻妥善。

甲寅伊里布奏十八日續接夷書並不言交還定海及各夷釋放之事。止詢浙省曾否蒙皇上飭令戢兵。現將八月二十九日所奉不得向該夷攻擊諭旨明白宣示令安心赴粵。廷寄着察看情形相機妥辦。並諭以琦善奉旨前赴廣東總宜剴切開導去其驚疑令其退出定海前往廣東聽候琦善查辦仍妥爲布置防其狡詐諒該大臣必能仰體朕心也。

乙卯鄧廷楨吳文鎔奏籌撥閩省藩庫鹽道庫正款銀十五萬兩以應軍需得旨閩省爲海疆重地原不因噎船往來遊奕始行防守至噎夷佔據定海因前撫臣未受該夷訴冤呈詞激成事端現只困守並未四出滋擾鄧廷楨等所稱腹背受敵未知所受何敵該夷赴津投遞呈詞頗覺恭順現特派大臣赴粵查辦不日即可戢兵鄧廷楨等所稱該夷猖獗不知在何處猖獗總因該革員種種辦理不善遂費周章著吳文鎔將本省弁兵照常認真訓練堅守海口所需錢糧著斟酌籌畫裁汰浮糜其應用款項隨時奏聞。

丙辰戶科給事中萬啓心奏各省守備皆宜緩撤防堵官兵亦有微勞宜加獎勵以勸後來風聞該夷訴求烟價其中原有許給烟價商人欲該夷先繳數十百箱爲塘塞計嗣呈繳太多遂置不

管萬一我以烟價償還。彼反誇示他國。設我輸幣買和。各國易啓效尤。此項烟價。應責令該商人賠償。仍俟該夷各件違服之後。方得賞給。庶罪坐中間簸弄之人。卽以儆商人售欺之罪。事定之後。尤須嚴立章程。責成該商永遠遵守。不得陽奉陰違。至粵省官之貪侈民之游惰。工商之奇袤淫巧。皆當設法勸導。使其革心。內奸既清。外患自絕。其夷人所訴林鄧各情。如查辦一遵約束。前此自係過當。若陰持兩端。多生狡詐。則明係反間。去其所畏。不難仍責二人立功圖效。惟望密諭查辦大臣。豫爲久遠之計。勿存將就公事之見。各省海口。仍飭督撫加意防守。俟粵省查辦定局。再議功罪所在。廷寄著琦善體察情形。妥籌久遠。

林則徐奏。嘆逆所憾在粵省。而滋擾乃在浙省。雖變動若生於意外。而窮蹙正在於意中。現聞於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一斤。只賣洋錢一元。或云以給僱資。或云以充食用。其夷埠賃船僱兵之費。日以數萬金計。卽礮子火藥。亦不能持久。又夷人過冬。以氈爲暖。不著皮衣。浙省地寒。必不能忍受。定海陰濕之氣。病死者甚多。朔風戒嚴。自知舍去。而在粵各國夷商。均欲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逆進退維谷。惟其虛僞性成。愈欲顯其桀驁。試其恫喝。甚且別生詭計。冀售其奸。如一切不行。仍必帖然俛伏。湖蘆船二萬餘箱之繳。係義律自行遞稟求收。有嘆夷字原稟。可查。夷紙

印封可驗。繼而虎門燬化烟土。有夷人來觀。聯爲夷文數千言。以紀其事。迨各國船來。遵具切結。亦以噴夷字合爲一紙。自結之後。查驗他國夷船。皆已絕無鴉片。惟該夷不遵法度。顯著逆情。非惟難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倘蒙天恩。或令帶罪赴浙。隨營效力。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至粵省口隘。防堵加嚴。察看逆夷。似無可乘之隙。廷寄交琦善據實查明具奏。

十月己未。裕謙陳化成奏。先撤兵五千一百八十名。寶山上海崇明等縣。尙有防兵二千六百餘名。足資守禦。報聞。訥爾經額奏。擬於天津大沽海口南岸。添造礮台二座。北岸添造礮台一座。並於台前加築高寬土壩一道。以禦風浪。又甯河縣屬北塘汛海口。照舊設基址。補築礮台二座。各添築土壩一道。並擬覓匠添鑄五千觔至一萬觔大礮數十位。葛沽大沽海口三營。擬添兵五百名。分建兵房。以資防守。廷寄照議妥辦。

辛未。伊里布奏。派弁以犒師爲名。齎帶牛羊雞鴨。至定海與懿律等辨論。據稱尙未與琦善會議。不識琦善令伊在何處設立馬頭。是以暫借定海爲棲止之地。現亦急欲赴浙。求出示諭。禁定海居民不得向該夷滋擾。並給與回文一角。復將大呢嗶嘰洋布千里鏡鍍金鈕扣等物。差人呈敬。現已繕發告示。以該夷如不向民間滋擾。民間亦不得妄拏爲言。一面諭該夷卽速起碇。所呈各物。交

糧台存貯以充賞需。

掌陝西道御史曹履泰奏。噴夷所求。有未可俯允者四條。一。噴夷如在澳門貿易。宜妥爲安插。二。烟價須俟議交定海確有把握。方可酌給。三。定海夷船。應不許其近岸。四。制夷之道。無庸造船。止須造礮。奉 廷寄。伊里布奏。差弁往定海與夷目等見面。是否在定海城中。抑在船上。其定海居民。是何景象。夷船是否仍據要隘。著詳詢奏聞。至該夷所呈各物。天朝大臣。斷無收受。外夷餽獻之理。卽將原物却退。正見馭夷體統。有何疑貳。現在如未充賞。著全數發還。仍善言曉諭。以天朝定制。嚴禁苞苴。並無厭憎拒絕之意。至所稱告示。發何處張貼。前獲五桅夷船。礮位作何安置。此外尙有何物。均明白具奏。又御史曹履泰奏。著伊里布體察情形。妥議具奏。

福州將軍保昌。護督吳文鎔奏。先行裁撤水勇。暫留防兵。報聞。

癸酉。裕謙邵甲名。陳化成奏。續撤崇明寶山上海等處防兵三千九百六十名。仍委文武駐劄。巡防聯絡聲勢。疎批。兵不可不撤。防不可稍疎。其加倍慎勉。

林則徐奏。出洋以後。於七月二十二日。噴夷嘩喻等船。由九州駛近。關閘開礮。我軍水陸夾擊。打傷夷船前後桅舵。擊沈三板數隻。礮斃夷目夷兵多名。復在伶仃之北。及礮石赤灣一帶。擊敗噪

囉等夷船南竄。撈獲夷帽、夷鞋，並夷船槓槓等物。查出夷人在磨刀山根瘞埋夷屍十餘具。現仍嚴守要隘。澳門亦靜謐如常。報聞。

丁丑。伊里布十一日復接懿律來文。稱伊等先已撤船二隻。現又擬撤八隻。於本月中旬起旋赴粵。並聲明已諭禁所屬。不得將船駛至大港、巨河。驚動士民等語。自非支飾。至懿律係該國統帥。自必親往。其義律、馬禮遜諸夷。是否隨同赴粵。留在定海之頭目。又係何人。俟得有該夷起旋的期。再探。廷寄。前次所獲夷目、夷婦。妥爲看守。俟兵船全撤。交還定海。再行放回。著將此意曉諭該夷。並究詰定海留人。是何意見。

壬午。奇明保奏。乍浦防兵應否撤回。得旨。恆與著回。本任官兵一律撤回。

甲申。曹履泰奏。澳門傳有舟山夷人私信。言城內居民不願與之同住。漁船等亦不肯將食物。賣與該夷。兼以水土不服。患病甚衆。現俱有欲回澳門之意。是該逆不能久佔定海。實屬顯然。其不卽撤兵者。不過因粵議未定。借此爲要求之計。廷寄。著琦善派員妥密查探。相機籌辦。

丙戌。鄧廷楨奏。已革舉人惟有同安陳元華。緣案在押脫逃。現於鹿港大肚溪陳宗雲家孳獲。供稱。渡臺代館與夷人向不認識。並無被聘主謀。俟解到訊明。果有通夷情事。卽解浙審辦。硃批。

嚴行審訊。不准任其狡展。

十一月丁亥。護兩廣督怡良奏。撤減虎門兵勇二千餘名。仍照前小心防範。報聞。

伊里布奏。懿律義律馬禮遜等。於十九日率兵三千。乘大戰艦三隻。餘船數隻。至粵聽候查辦。將頭目胞祖及布爾利留在定海。倘有查詢之事。懇向胞祖關會。又懇給文書。向琦善咨明。以便前往投到。當卽繕發令其帶往。並撤減防兵五千餘名。准沿海商漁照常出入。廷寄。照所議辦理。又該夷起梃赴粵。爲求通貿易起見。自應將兵船全撤。何以仍留兵船一半。著琦善到粵後。向該夷究詰。是何意見。隨時相機妥辦。

癸巳。伊里布覆奏。前差弁與夷目見面。係在船上。未目擊城中景象。定海居民殷實者寄寓他處。貧者自各畧搬回。與夷衆在城錯處。夷船皆蟻聚定海間。象山石浦等處遊奕。並不久停。該夷所呈各物。遵旨發還。告示發至曾經獲解夷匪之各畧張貼。夷礮僅重五百餘斤。飭在海口安設。其餘礮械。因船已陷沒。未經起獲。至曹履泰所陳。惟造礮實爲禦備不虞之策。現採鐵覓匠籌辦。餘無庸議。廷寄。所獲夷礮。俟該夷交還定海。一併擲還。

駐藏大臣孟保。幫辦大臣海樸奏。廓爾喀王呈遞夷稟稱。該國派守邊界之人稟報。披榜與京

屬那邊漢人。大起征戰。如蒙諭旨。叫我們去打披楞。我們就去等情。當繕檄諭。婉爲飭駁。查該國王稟內。有披楞在聶噶金那地方。備兵與京屬打仗一年之語。聶噶金那地處外洋。未能詳其界址。廷寄著該大臣密行查飭。據實具奏。

二十一年正月壬子覆奏。聶噶金那係披楞洋面地名。披楞之東。噶爾噶達地方。直連廣東邊界。皆第哩巴察所屬。該夷向呼噶咭喇爲第哩。

戊戌。護廣督怡良奏。十月十七日。撤回陽江右六號中米艇。遇淺候潮。爲夷船三板連船擄劫。參將李賢聞礮聲往救。行近龍穴洋面。瞭見伶仃礮石。原泊夷兵船三隻。乘潮趕來。同將陽右六號師船拖帶。向南直駛。該參將因奉文行。不敢追出外洋接仗。只得收回。查天津情形。該夷火輪船已爲傳說。乃先後截去福建艚船一隻。鹽船八隻。茲又擄去米艇。尙有兵丁三十名。不知下落。廷寄著琦善一面詳加詰問。要回擄去兵丁船隻。一面嚴飭文武。密加防範。毋許夷船駛入內洋。

辛丑。余步雲奏。定海夷船究未全撤。請留浙江隨同防堵。俟夷船全退。再回本任。廷寄所請甚是。

乙巳。浙撫劉韻珂奏。探得噶夷在定海城外築礮台。在道頭地方修馬頭。開河道。通達城內。設

鋪售洋貨。閩城民房，蹂躪不堪。佔據岑港沈家門等處民房，姦淫搶奪，恐有欲在定海互市之意。難保不覲覬甯波，請飭琦善密訪酌辦。廷寄：著琦善即將各情，詰問該夷，因何若此反覆。著伊里布再確查定海情形，一面密咨琦善，一面據實具奏。

二十一年正月乙卯，梁章鉅奏：軋船之制，廣西陸路無從考明。林則徐在任時，業經仿照，乞查照辦理。廷寄：奕山、隆文、楊芳、祁垣，訪察籌備。

己酉，戶科給事朱成烈奏：請仿造安南軋船。廷寄：梁章鉅查明具奏。

十二月癸未，廷寄：朱成烈奏：軋船著琦善細訪，如有可採，卽照式做造，以備攻剿。

壬子，署京口副都統海齡奏：派兵防守圍山。廷寄：隨時訓練，毋得有名無實。

欽差祁雋藻黃爵滋奏：閩洋夷船，明知我兵不先開礮，任意遊奕，尙未全行南駛，夷目在定海，僞設知縣營汛，並無退意，現廣東查辦，尙無端緒，沿海口隘，應先事豫防。硃批：所奏甚是。寄著琦善詰問該夷，究竟是何意見，倘仍驕恣逞刁，其勢萬難就撫，務卽迅速先行奏聞。一面加意緝廢，仍遵前旨辦理。

伊里布奏：夷性貪詐，設或鋌而走險，惟有守之一策。若准在定海通市，有虧國體，貽患將來，殊

非淺鮮。現在定海夷衆，實已較前斂戢。廷寄，噴夷詭譎反覆，早在意中。前准赴粵查辦，蓋欲因勢利導，示以羈縻。及早戢兵，爲斯民謀久安長治之策。該夷貪狼性成，蹂躪地方，挾定海以求澳門，稍不如意，便生覬覦。澳門定海均爲海疆要區，安可聽其貿易。此朕深慮熟籌，早有定見者也。現在琦善早已到粵，如該夷聽諭退還定海，無俟勞師，實爲上策。倘不遵約束，則琦善必據實具奏，另籌辦法。統俟奏到再示機宜。或該夷意生尋釁，其勢萬不得已，彼時應調何處弁兵，著伊里布一面檄調，一面奏聞。尤當先期綢繆，計出萬全，是爲至要。倘籌辦疎懈，將來有誤機宜，朕惟伊里布是問。

癸丑，掌廣西道御史蔡家珩奏，粵省爲噴夷出入門戶，必須添兵設備，方保無虞。又奏，制夷之法，用小船二三百隻，每隻祇用數人，四面擁進，夷船高墩不能下擊，我船齊放鳥槍火箭火球，或擊火船，以鐵鍊釘住夷船之上，燒燬夷船。又招募海鬼，計間漢奸諸策。廷寄，沿海各督撫，著暫爲存記，倘將來事有變更，再行體察情形酌辦。

十二月戊午，琦善奏，義律抵粵後，於十一月初六日內駛兵船多隻，聲言欲擊虎門。據差往查探情形之張殿元、白含章、鮑鵬稱，該夷自浙回粵之火牌船，插白旗欲赴虎門投文。該處弁兵開砲攻擊，是以前來報復，須令協鎮登舟服禮，請於廣東外再於甯波設一馬頭，繳還定海，又求釋放前

督臣林則徐拏獲曰夷叱哩喇一名。黑夷喇喇吃叱二名。經復飭張殿元、白含章等持文照覆。先不言他事。但稱以後夷船應泊伶仃洋面。文書由澳門同知接遞。俟該員四日。如該夷言詞恭順。即將獲夷釋放。並以水師提標中軍參將出名。撰文給發夷人。聲明弁兵未詢原委。擅先開礮。現在嚴查懲處。仍於虎門妥爲密防。廷寄一面與該夷善議戢兵。一面整飭營伍。妥爲佈置。如該夷退還定海。別無非禮之請。自可仍遵前旨查辦。倘敢肆鴟張。始終桀驁。有必須剿辦之勢。卽一面夷聞。一面相機辦理。總之夷情不可信。事機不可失。該大臣受國厚恩。必當爲久遠之計。至懿律既稱患病回國。而派人前往投文。該夷出艙面見。並無病容。是其別有肺腸。已可概見。著琦善妥密訪探。務得確情。

己未。廷寄。琦善伊里布並沿海各將軍督撫。務當隨時體察。嚴密防範。平日將弁槍礮。均當豫爲籌備。前調各兵。雖已有撤回者。而本地防兵。爲數不少。尤當分布要隘。有備無患。

琦善奏。夷人索價烟價。緣林則徐批文內。有奏請賞稿。奏請獎勵等語。喚咭喇國王並無給林則徐文書之事。澳門夷人私信。因林則徐欲悉夷情。多方購求。竊恐以訛傳訛。請毋庸議。咪喇啞喇囑西造船與喚夷講理之說。並非林則徐謊言。然迄今未見船來。縱力足顏顏。恐未肯傷其同類。林

則徐所奏燬烟時夷文中含譏刺。今已無存。他國上年之船已去。本年之船未來。其有無鴉片。不能信。又奏。噴夷兵船日增。陸續馳進虎口。內有打夾鬼船二隻。訪係該夷陸路兵丁名色。據委員面論。該夷先請給予兵餉及洋商欠項。並兩年來所損船隻什物。該委員等婉言奮覆。又烟價聲稱需銀二千萬。降至一千二百萬。又定海繳還。必需於廣東福建浙江另行酌給一處。恐將來如有林總督者。俾得去此適彼。又文移平行一節。俟此大事說定。尙有小事數件。不由洋商經營。准該夷自行開行於澳門卸貨。一洋商積弊。求爲整頓。一該夷如有被屈。准赴天津呈訴。此時先毋庸置議。而前請各款。堅執不回。又據義律密稱。該夷兵多餉重。員弁兵丁。無日不欲急於見長。伊亦難於彈壓。祇得任令接仗等語。其烟價一節。先允以五百萬圓。能否允從再論。稟諭一節。以後官員不與商事。自無公牘前來。惟請給地方之說。甚難擇地。仍再委員前往。回日再奏。硃批。看此光景。該逆夷反覆鴟張。恐難以理諭。必當一面論說。一面準備。多方羈絆。待其稍形疲憊。乘機剿戮。方可制伏也。

廷寄。該夷反覆譁張。難以理諭。匪特澳門不能准其貿易。卽沿海各口岸。何處非海疆重地。况烟價卽允給五百萬圓。日後逐漸增添。必至所求無厭。若不乘機痛剿。何以示國威而除後患。已飭湖南貴州。各備兵一千。四川備兵二千。著琦善一面與之論說。一面妥爲預備。如該夷桀驁難馴。卽

乘機攻剿。毋得示弱。需用兵丁。一面飛調。一面奏聞。又 廷寄。該夷肆求無厭。匪特地方不能給與尺寸。卽烟價亦不可允給分毫。今絕其冀倖。或竟擾及甯波一帶。不可不急爲防範。著伊里布加意防堵。倘侵犯口岸。著卽痛加攻剿。無稍示弱。特不可在洋接仗。致有疎虞。兼諭令沿海各將軍督撫。加意操練。以期有備無患。

丙寅。掌湖廣道御史石景芬奏。合江浙兩省兵力。一意進剿。廣東天津。早籌防範。 廷寄。伊里布裕謙。悉心籌畫。俟廣東咨照實在情形。卽相機堵剿。

戊辰。浙江提督祝廷彪休致。以余步雲調補。

伊里布奏。十一月二十日。有夷船自粵回定海。運礮械上岸操演。並在城內嚴行防守。情形頗異。現將前擬撤退。尙未起行。各兵仍留。以壯軍威。 廷寄。該夷因在粵所求無厭。不能遂其所欲。故爲此挾制伎倆。灼然可見。如該夷在浙蠢動。著統兵併力會剿。毋稍遲延。

庚午。琦善奏。委員帶到該夷覆書。煙價降至七百萬圓。請於廣州外。再准往廈門定海任意貿易。並垂涎粵省之大嶼山香港兩處。其言語倨傲。訶斥委員。大非在津之比。兵船二十餘隻。駛近虎門。不過十里。一不遂欲。勢卽猖狂。奴才隨允酌酬洋銀六百萬圓。擬於廣州外。再就廈門福州處處

准令通商。硃批。憤恨之外。無可再諭。廷寄。所請均不准行。遼夷再或投遞字帖。亦不准收受。並不准遣人再向理諭。現飛調湖南貴州四川兵四千名。馳赴廣東。著琦善督同林則徐。鄧廷楨妥爲辦理。如奮勉出力。卽據實具奏。並着琦善整飭兵威。嚴申紀律。倘逆夷駛近口岸。卽行相機剿辦。朕志已定。決無游移。該大臣受國厚恩。責任綦重。因不可失之冒昧。不可稍有畏葸。又廷寄。著伊里布確探情形。倘有夷船近口。卽痛加剿洗。其自粵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一有可乘之隙。不必俟廣東知會。卽行相機剿辦。又廷寄。訥爾經額着英調兵整械。妥爲布置。

劉韻珂奏。定海萬難准夷通商。一、地利無扼要之險。二、茶鐵有消耗之虞。三、恐勾結游民。四、恐恣銷烟貨。五、關稅必多偷漏。六、海防益添糜費。七、他夷生心。八、民情惶惑。硃批。此說何來。或浙省有簧鼓惑人者歟。

韻珂又奏。購鐵調匠。多製礮位。擇要設防。擬於本月初九日赴鎮海確查夷情。會同伊里布妥辦。廷寄。商妥後卽折回省城防守。或有夷船駛近口岸。卽痛加轟擊。

癸酉。掌廣東道御史高人鑑奏。琦善爲白含章。鮑鵬所朦蔽。極稱啖夷強橫。非中國所能敵。若非在津設法善退夷船。早抵通州等語。請先去此二人。庶化惟怯爲奮勉。又浙省撤退水勇。苦於覓

食莫若仍舊招充。不至流而爲匪。

甲戌。伊里布奏。懿律並無回浙。定海夷人。於僞知縣外。設僞巡檢二員。僞典史一員。此時粵議未定。寬猛兩無所施。酌撤客兵。鄉勇水勇仍存。防兵九千八百餘名守禦。萬無一失。廷寄。遵照前旨。遇有可乘之隙。卽行剿辦。

丙子。琦善奏。粵省船廠不堅。兵心不固。礮台非扼要之地。排鍊一經大船碰撞。卽斷。緣歷任率皆文臣。其筆下雖嘉武備。未諳將士中絕少。經陣之人。關天培情面太軟。未足稱驍將。經費無出。處棘手。水米茶黃。均有奸商私相授受。無從斷絕。與之接仗。勝負兩難。隨囑咪喇嚙領事夷官。前往勸導。該夷堅執定海上海求准貿易。詞氣傲慢。且以打仗肆其恫喝。此次回文。業經允給洋銀。並買易馬頭一處。如奉旨允准。似應先儘廈門。仍一面調兵密防。廷寄。該夷反覆鴟張。惟有大加懲創。方可以絕後患。淡水食物。必應斷絕。切勿畏難苟安。斷不必慮及粵省攻剿過甚。竄入他省。惟當計出萬全。謀定後動。一勞永逸。以靖海氛。

達洪阿姚瑩奏。台灣防範情形。太常寺卿唐鑑奏。琦善意主苟安。心殊畏縮。欲以調停天津之局。爲遷就粵東之方。旣已氣餒於平時。安能決勝於一日。必得素著嚴明。爲賊所憚畏。而忌者。整飭

紀綱聲罪致討。方是掃逆夷之焰。收沿海之功。

丁丑。山海關副都統扎拉芬奏。派兵分布海口防範。

戊寅。著英奕興柏菴呈驕奏。奉天海防事宜。

己卯。訥爾經額奏。調兵防守要隘。

庚辰。裕謙奏。江甯滿營。擡礮得力。覓匠續製一千桿。分發各營。並飛咨閩匠。來蘇趕鑄礮位。

辛巳。又奏。各省皆可議守。浙江必應議戰。定海西境有畧名岑港。可以隨時出奇搗擊。爲可戰

可守之地。但得精兵數千。乘夜渡海。先據岑港。每夜聲東擊西。不出旬日。逆夷必棄城而走。殊批。

所奏不爲無見。已諭知伊里布矣。

又奏。崇明寶山挑濬濠河。吳淞海口多安礮位。嚴行防守。廷寄。妥速籌備。

伊里布奏。懇調安徽兵一千二百。湖北兵一千八百。湖南兵一千。派曾出師之將。備統領來浙

差委。廷寄。照數調撥。

癸未。琦善奏。暎夷請往澳門面譚。又復備文開導。該夷情甚猖獗。深知各省水師廢弛。敢於橫

行。益肆要挾。廷寄。廣東爲瀕海之區。無業游民。多泗水捕魚。深諳水性。著懸賞招募。如有能擒獲

夷目擊破夷船者。船內資重。分數分給。庶能得力。並飭裕謙、錢寶琛、選南贛兵二千備調。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己丑。琦善奏。夷船張掛紅旗。於十五日直撲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礮台。又有火輪船四隻。直撲師船。我軍奮力回擊。自辰至未。無分勝負。現已飛咨水師提督。添兵備械拒守。並於烏涌口安營。及附城水面礮台增兵防守。廷寄。逆夷要求不遂。朕早料其必須剿辦。此次疊自彼開。尤屬無可藉口。惟在該大臣相機籌辦。俾逆夷早日授首。以伸天討。而建殊勳。此後逆夷窮蹙乞命。斷不能再邀恩宥。該大臣亦不准代為奏請也。又 廷寄。沿海各將軍督撫。謹遵前旨。選兵防守要隘。

裕謙奏。水戰未可恃。宜潛師暗渡。據險出奇。為收復定海之善策。現擬親自帶兵赴上海寶山。會同陳化成相機辦理。廷寄。照議速辦。並預揀提督或總兵一員。撥兵一二千。如浙江有應接應之處。一面飛調。一面奏聞。

庚寅。伊里布奏。招寶山金雞兩山堆沙壘石安礮。設兵互為犄角。並於港口攔江埕等處。釘椿貯石。鎮海之穿山及迤南之甯蘆所地方。添築土牆。以資屏蔽。至攻剿機宜。惟從間道潛師襲取。方能濟。現在礮尙未齊。兵尙未集。陽示鎮靜。以期該夷懈弛。乘機下手。又鑄礮紫板鐵無從採買。寶

浙局存鎮銅洋銅百數十萬斤。用之鑄礮較妥。飛咨閩督飭匠來浙鑄造。廷寄廣東現已開仗。浙江必應進剿。使首尾不能相顧。當此北風司令。不難一鼓作氣。聚而殲旃。必待兵礮齊集。則逆夷兵礮難保不增。設使逆夷先行攻擊。豈不讓彼以先發制人之勢。該大臣既經成算在胸。卽當出其不意。迅速進兵。務使定海尅日收復。夷船片帆不返。拭目以待捷音之至。

吳文鎔奏。廈門爲全省咽喉。將前撤兵勇。仍應協防團練。其餘各要口。亦酌量添兵戍守。如有警報。卽親馳赴泉州督辦。廷寄。廈門一切堵剿事宜。著顏伯燾馳往泉州督辦。未到任以前。如有警報。卽著吳文鎔親往。

辛卯。琦善奏。十五日。噴夷兵船二十餘隻。分攻沙角大角礮台。隨查得大角台火藥局被礮打穿轟發。兵房礮牆。均被打倒。延燒礮位。推落海內。僅存破爛空台。其沙角台被黑夷千餘由穿鼻灣登岸。抄山後攻奪。營盤兩面受敵。副將陳連陞。千總張清齡陣亡。礮台爲義律所奪。又守口師船十隻。被火輪船用空心飛礮焚燒官兵。並搶去拖船二隻。爲今之計。總須先行設法止住夷兵。再行籌辦。現備文詰其不聽回文。輒先滋擾。俟續有覆書。仍得設法羈縻。續於十六日。該夷將擄去營兵何。以魁放回。交帶致提督夷書一件。隨又遞一書。列明請求各款。聲稱聽候於三日內照覆等情。隨代。

擬覆稟。以業經行文詰詢。俟登覆再辦。硃批。逆夷實堪髮指。諭琦善交部嚴加議處。關天培革去頂帶。戴罪立功。又諭。我朝撫馭外夷。全以恩義。各國果能恭順。無不曲加優禮。以期共樂昇平。前因西夷鴉片烟流毒日甚。特頒禁令。力挽瀆風。惟嘆咭喇恃其驕悍。不肯具結。是以降旨絕其貿易。乃並不知愧悔。日肆鴟張。突於上年六月間。乘駕夷船數十隻。直犯定海。占據城池。復於福建浙江蘇山東直隸奉天各省洋面。任意往來。多方滋擾。該逆夷桀驁不馴。至於此極。原不難整我師旅。悉數殲除。因念該夷投書函自鳴冤。抑不可不爲之查究。以示大公。特命大學士琦善。馳赴廣東。據實查辦。倘該夷稍有天良。自應全數赴粵。靜候辦理。乃一半起碇南行。一半仍留定海。是其狡黠情形。已堪髮指。近聞數月以來。姦淫婦女。擄掠資財。建築礮台。開挖河道。且令僞官出示諭民納糧。百姓何辜。權此荼毒。輿言及此。寢饋難安。迨琦善抵粵。後明白開導。仍敢要求無厭。既思索償烟價。又復請給馬頭。朕早料其反覆無常。斷非信義之所能諭。特於年前簡調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各路精兵。前赴廣東。又調湖北湖南安徽各路精兵。前赴浙江。豫備攻剿。茲據琦善馳奏。該逆夷於上年十二月十五日。糾約漢奸。乘坐多船。直逼虎門洋面。開礮轟擊。傷我官兵。並將大角礮台攻破。沙角礮台佔據。是其逆天悖理。性等犬羊。實覆載所難容。亦人神所共憤。惟有痛加剿洗。聚而殲旃。方足以彰

天討而慰民望。現在所調各省勁兵，計可趕到。著伊里布、尅日進兵，收復定海。以蘇吾民之困，並著琦善、激勵士卒，奮勇直前，務使逆夷授首。檻送京師，盡法懲治。其該夷之醜類，從逆之漢奸，尤當設法擒擊，盡殺乃止。至沿海各省洋面，疊經降旨嚴密防範，著各將軍督撫等加意巡查。來則攻擊，並曉諭官民人等，人思敵愾，志切同仇，迅贊虜功，共膺上賞。朕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此諭

全錄

甲午，琦善奏：夷人飛礮、火槍、火箭、火球之類，爲我師所不及。前督臣林則徐所備桐油草船，未及焚燒夷船，已成灰燼。陸路有四輪小車，上架銅礮，漢奸爲之導引。前作排練，被該夷水底暗算，忽然隨潮而去。自虎門以至省城一帶，水路非陸戰之所，並無空闊地面，可以安營立柵。現在各礮台人心恍惚，無法可施，只得允其代爲奏懇。於外洋給予寄寓一所，仍派鮑鵬持文去後。據取到回文，惟於廣州一處，仍冀卽行開港，旋訪得噴夷於攻擊虎門後，卽將各船駛至向來通商之黃埔，擅自貿易。查此間水師，多係沿海之人，難保無與夷通氣。省會城郭倉庫，若有不測，轉傷大體。俟發摺後，卽將廣州卽行開港一節，照覆，倘仍執迷不悟，再事狡逞，惟有不避重罪，從權辦理。廷寄覽奏十分憤懣，現已降旨授奕山靖逆將軍隆文、楊芳、參贊大臣赴粵協同剿辦，又添派湖北、四川、貴

州三省兵各一千名。迅赴廣東。亟籌攻剿。將軍阿精阿。提督郭繼昌。俱有守禦之責。趕緊團練兵勇。儲備糧餉。俟奕山到後。協力進剿。又 廷寄。楊芳到粵。在奕山隆文之前。如有可乘之機。卽迅速進剿。不必候奕山等到粵始行攻擊。

乙未。 廷寄。四川省再派兵一千名。湖北湖南各派五百名。雲南貴州各派百名。赴廣東聽候差遣。沿途毋許滋擾。

丙申。江南道御史黎光曙奏。速籌津海防禦。礮以沙墩土壘爲要。添鑄礮位。恐緩不濟急。宜多運赴津。以資堵擊。 廷寄。該署督體察辦理。

丁酉。 廷寄。錢寶琛。梁章鉅。各於該省揀選大礮數十尊。俟奕山等調用。著吉林黑龍江河南陝西甘肅各派兵千名。妥爲預備。俟旨調遣。訥爾經額奏。籌防海口情形。 廷寄。天津爲近畿咽喉。要隘。大礮預宜多設。卽山海關亦應分置礮位。派賽尙阿馳赴天津會同辦理。

山東撫托渾布奏。擬添造大礮。並將大島併入。大島擇年力強壯之人。給械訓練。發兵協守。又請飭發漢軍礮營章京一員。礮手六名。至東做造教練。 廷寄。照議辦理。

吏部尙書奕經奏。奉天旅順營南北隍城二島。爲奉天山東分轄。凡船往天津。必由左右經過。

實爲南來海路要隘。請豫設墩位。添駕船隻。使兩省聯絡哨探。旅順營兵無多。貔子窩各卡倫兵數亦寡。須招練水勇協巡。東南一帶小島。亟應稽查防範。廷寄該將軍巡撫迅速妥辦。

琦善奏。暎夷僻處化外。向無紀律。當此夷兵環聚之時。未能約束。致弁兵情急。占搶沙角。敵台並將大角攻破。旋即自知懊悔。情願繳回定海。獻出沙角。統撤師船。懇懇天恩。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仍准來粵貿易。並請仿西洋寄居澳門之例。准就粵東外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不敢再求往他省貿易。並求釋夷人二名。卽經量允所請。可否仰懇天恩。俟收回沙角定海。復准其通商。寄居香港。惟未奉廷寄之先。輒以勢出無何。冒妄代懇。理合密奏。將奴才從重治罪。至於香港地方。先已派員前往勘丈。俟奉旨准行。再定限制。廣州開港一節。該夷狡執異常。其情迫不及待。迨再四論說。已據該夷聲請。以明歲正月初旬爲期。似於摺內二十一年起。尙無窒礙。奉 廷寄該大臣冒重罪之名。委曲從權。朕已鑒此苦衷。惟該夷反覆無常。若不加以兵威。安能令其畏服。現已明降諭旨。布告天下。勢難中止。今據奏稱。該夷願繳定海沙角。恐係巧爲緩兵之計。倘甫撤兵。旋復猖獗。是我兵進退。反無所據。但旣據琦善苦心調停。卽着作爲己意。飭令速還定海沙角。退出外洋。且俟我兵雲集。示以聲威。大加懲創。彼時該夷恐懼乞憐。再由該將軍等酌量代奏。此時惟有設法羈縻。仍密爲防範。再

香港離省若干里，寬狹若何，在彼開港，是否有關利害，著一併迅查具奏，再降諭旨。

己亥，劉韻珂奏，十四日抵鎮海，會同伊里布往招寶山，周勘添工設防，擬即赴海甯乍浦一帶，親查堵禦，仍委員購鐵趕鑄墩位，硃批，嚴密防守，如有可乘之機，即行剿戮。

庚子，扎拉芬奏，山海關秦王島洋面，其夷船遊奕，旋向東南駛去，已派兵分布各隘，請飭直隸撥運火藥，廷寄，現派哈喇阿前往協同堵禦，並飭訥爾經額派兵八百名，火藥三四千斤應用，又，廷寄，著著英托渾布各飭將弁，勤加哨探，嚴行防守，倘有夷船闖入，誘之登陸，聚而殲旃，最爲上策。

辛丑，伊里布奏，岑港現有夷船泊守，非復昔日情形，止擊於陸而不擊於水，尙難全勝，現俟大兵齊集，即當體察情形，設法進剿，又接原任大學士阮元函稱，在粵通市各國，啖咭喇外咪喇嚙最強，若優待咪夷，必感荷天恩，力與啖夷相抗，似覺事半功倍，附片密陳，廷寄，粵東夷情反覆，朕惟一意主剿，現雖有退還定海之語，全不足信，該大臣身膺重寄，務須同仇敵愾，迅奏膚功，倘藉口廣東來信，稽延時日，貽誤事機，恐不能當此重咎也。

扎拉芬奏，秦王島洋面，續有夷船四隻停泊，遊奕仍駛往東南，廷寄，遵前旨加意嚴防，並

寄奉天山東直隸嚴密防守。

壬寅顏伯燾劉韻珂奏定城失守。我兵隔海相望。半年之久。未嘗一矢相加。伊里布縱能振發有方。而襄贊究形寡助。查林則徐鄧廷楨臣等素知其有體有用。且爲該夷所畏忌。而屢欲中傷者。雖前此辦理未協。第旣蒙嚴譴。更難置身事外。用功不如用過。合無懇恩。准予戴罪自贖。飭令赴浙。林則徐駐鎮海。鄧廷楨駐甯波。一體假以事權。令得陳奏。如不知奮勉圖功。卽治臣等妄舉之罪。殊批。一片妄言。不料汝等有是意見。而又敢於形諸奏牘。殊增憤懣也。

己巳。諭祁墳前往廣東。督同趙炳言梁寶常辦理糧台事務。

伊里布奏續咨琦善來咨該省正向撫諭。藉息兵端。浙省未便遽行進剿。殊批。覽奏殊深憤懣。不料汝如此游移畏葸。何能爲國宣力也。廷寄伊里布卽回兩江總督本任。裕謙作爲欽差大臣。屢赴鎮海軍營。會同余步雲專辦攻剿事宜。務當一鼓作氣。克復定海。佇膺懋賞。伊里布未回本任以前。兩江總督著程喬采兼護會同陳化成小心籌備。毋稍疎虞。倘夷船遊奕攏近。卽併力攻剿。毋令乘虛竄入。

吳文鎔奏嚴飭海口預備攻守。並請於福建藩庫籌撥經費銀二十萬兩。福建較近省分指撥。

銀二十萬兩。廷寄會同陳階平加意防守。銀兩准撥。

怡良奏粵海關稅短絀。廷寄。嘆夷強悍桀驁。阻撓各國生計。各該國豈肯甘心失利。著奕山、隆文、祁墳於先後抵粵時。查明各該國情形。果否怨恨。嘆夷阻撓生計。抑稍有缺望於天朝。未能招徠撫綏。以致向隅失業。據實具奏。

戊申。怡良奏。近省一帶內洋河面。及陸路進省各要路。添撥弁兵。嚴加防守。廷寄。務即曉諭軍民人等。同心禦侮。衆志成城。萬勿稍爲搖惑。

庚戌。伊里布奏。粵省送到義律給胞祖信件。專弁賚交。催令搬運行裝。下船。擇期起旋。一面派委鎮將。帶兵前往縣城彈壓。前獲夷俘晏士。吩咐打厘。遵旨釋放。俟夷船起旋時。交收。至義律文內。聲稱。該國商人。將貨物帶至定海行銷。懇令寧波商民收買。俾免虧折。恐該夷希冀在浙通商之意。現給義律覆文。並諭知胞祖。嚴爲拒絕。廷寄。逆夷反覆無常。所言殊不足信。著裕謙抵鎮海後。察看情形。如定海業已繳回。卽撫恤難民。修理城灣。一切善後防守事宜。妥爲經理。倘詭言獻地。仍復負隅。卽相度事機。痛加剿洗。斷不可因有繳地之說。爲其所愚。仍蹈伊里布覆轍。所請貨物。懇令商民收買。斷不准行。前獲夷俘。必待繳還定海。方可釋放。又。廷寄。奕山等經朕命往督辦。惟當一意。

進剿。無論該夷是否繳還定海。總須一鼓作氣。設法擒渠。斷不可爲其所惑。致誤機宜。且香港地豈容給與逆夷泊舟寄住。務當極力驅逐。毋爲所據。即使該夷將來畏罪。繳還定海香港。亦俟屆時奏明請旨。此時惟有整我師旅。悉數殲除。是爲至要。

辛亥。琦善奏。夷船全數退出外洋。卽於初三日出省。舟次獅子洋。據義律坐火輪船來見。僅隨從數十人。極爲恭順。呈出所議草底數條。並議及夾帶鴉片。漏稅走私者。貨船沒官。間有窒礙者。當加指駁。俟更定錄呈御覽。隨往查勘虎門礮台。多係孤立海中。兵食難達。礮台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會商同城將軍都統巡撫學政司道府州暨林則徐鄧廷楨僉稱。藩籬難恃。交鋒實無把握。且調兵遠來。風聲早漏。該夷必先肆猖狂。緣此不避重咎。將查勘情形。並該夷認繳各物。夷書一件。冒呈御覽。伏望俯准所請。俾免蒼生咸遭塗炭。硃批。朕斷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戲弄。迷而不返。膽敢背朕諭旨。仍然接遞逆書。代逆懇求。實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無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嚇。甘爲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措舉數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廷寄。大兵未集以前。責成琦善設法堵禦。再有挫失。決不寬貸。旨。琦善着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

裕謙奏。請飭伊里布乘此夷船擾粵之時。迅速攻剿。克復定海。硃批。已命汝往。正可相時而

動克成功。

二月庚申，裕謙奏奉命赴浙，並咨會伊里布將夷俘暫緩釋放，前調奏撤之壽春兵一千二百，仍飭前進。廷寄務即設法進兵，殲除醜類，定海即使繳出，官弁因之傷亡，人民受其荼毒，思之實堪痛恨，豈可復爲所惑。至香港一層，係琦善代逆懇求，朕斷不准其通商，該大臣惟當一意剿辦，務使片帆不返，毋得存一通商之見，稍事游移。又旨伊里布株守遷延，畏葸不堪，著交部嚴加議處。

辛酉，楊芳奏遵旨起行，竊揣曠夷以利立國，務求通商，乃彼國大本，或一面威服定海，一面准於偏僻小港，屯集貨物，勿令近廣東省垣，恩威並用，庶臻久遠。硃批現在斷不准有此議論，惟有盡數殄滅逆夷，務令片帆不返，若胸有通商二字，則大員委任，禍必隨之矣。

怡良奏曠逆照會大鵬副將賴恩爵稱，琦善與之說定，讓給香港，現收受地方，令內地撤回營汛，曠逆即在香港貼僞示，逼令該處民人歸順彼國，臣實不勝憤恨，第一切駕馭機宜，無從悉其顛末，惟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欽奉調兵備剿之旨，始經宣示臣等，晤見琦善，均請募勇壯威，固守虎門要隘，若再游移，實有措手不及之慮，謹由驛速奏。廷寄琦善不遵朕旨，膽敢擅給香港，縱其狂悖，本日已有旨斥革，派英隆瓊擊解京究辦矣。香港地方逼近虎門，現爲該逆占踞，勢必窺伺橫行。

益無忌憚。必須一力防禦。責成楊芳會同怡良、阿精阿、關天培、郭繼昌分投布置。加緊提防。倘稍涉疎虞。定惟楊芳等是問。鮑鵬著怡良密委員弁鎖拏。一併解京。是日琦善家產查抄入官。

癸亥。吳文鎔奏。訪聞商民紛傳廣東欽差大臣許瑛夷廈門馬頭通市。查廈門爲通省咽喉。若許通商。直以全閩鎖鑰。付之寇盜。仰求乾威獨斷。嚴行駁斥。硃批。所見固是。但誤國辱國之人。業經拏問。所言可無庸議矣。

甲子。賽尙阿奏。查辦甯河北塘及豐潤、灤州、樂亭、昌黎、撫甯、臨榆等處海口。增築礮台土壘。相機趕辦。廷寄照議。

乙丑。琦善奏。復往虎門晤見義律。諭以香港尙未奉旨允給。何得遽張僞示。搖惑民心。該夷自知理屈。請照澳門例。仍歸州縣管理。惟地方則堅求全島自行貿易。現奉諭旨嚴議。並派奕山、隆文、楊芳前來剿辦。此後該夷投文。自應遵旨拒絕。現調兵募勇。竭誠籌防。

又奏。上年沙角大角陣亡弁丁。懇恩優卹。並列清單。陸路陣亡將弁五員。陳連陞、三江副將子舉 賜投水同殉黃玉寶、把楊盛亮、外王瑞金、曩長齡。外。因傷故官一員。程步韓。守兵二百名。受傷將弁十九名。兵百四十七名。水師陣亡弁三員。張清齡。守。陳國俊。外。陳龍驤。額。外。兵七十九名。受傷將弁十六員。兵百

七十二名。硃批。遇此不忠督臣。俱各捐軀爲國。實堪憫惻。旨。陳連陞及其子舉鵬。尤屬忠義。可嘉。加恩加等賜卹。以慰忠魂。

奕山隆文奏。遵旨籌辦。已先發示廣東文武治備戰具。嚴加防守。並趕造軋船。召募水勇。知照楊芳先行赴粵。相機調度。廷寄。著查明琦善所奏。有無隱飾。又琦善與義律屢次晤面。談論香港之事。彼時有無官員在旁。該夷目與琦善有無私相餽送之事。著密查據實具奏。

丁卯。伊里布奏。遣將帶兵收取定海。其在浙銷貨一層。業經嚴行拒絕。擇於二月初四日。人地兩交。廷寄。著裕謙到浙後查明據奏。

戊辰。賽尙阿哈頓阿奏。秦王島。澄海樹等處移營設台安礮。請飭直督。將新鑄銅礮撥運防守。已已。伊里布奏。胞祖繳還城池。城內各夷紛紛退出。我兵整旅入城。並將城外道頭地該夷所蓋草房拆毀。總兵鄧國鴻等傳宣恩諭。將晏士喇喇打厘等釋令領回。並飭趕緊起碇。胞祖等免冠服禮。聲稱初五日全數撤退等語。隨於是日起碇揚帆而去。惟內有三梳船一隻。駛至蟹嶼港地方。攔淺。另夷船二隻在旁救護。俟潮長卽行開去。現於定海設官駐兵。嚴加守衛。恐該夷在粵被剿。復至浙滋擾。防範仍須嚴密。俟裕謙到日。將欽差關防齎送接收。卽馳回本任。是日奉旨。伊里布觀望。

遲延。株守數月。直至該夷聞有大兵。望風遠竄。遂將定海收回。可謂庸無儒能之至。部議革職。實咎所應得。姑念一時簡用乏人。著革去協辦大學士。拔去雙眼花翎。暫留兩江總督之任。

琦善奏。香港離省四百六十里。孤懸海外。較澳門爲尤遠。祇係金島中之一隅。其餘毗連者。又名大潭。震帶路赤柱紅香爐。若金島約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里。香港東西約十里。南北五里。民房田廬。較別島爲少。原擬祇給香港。今該夷藉圖金島。是得隴望蜀。狡詐性成。現添兵募勇。塞河覓船。安撫味夷。不至有黨惡助奸之慮。至前擬章程四條。未據該夷遵依。續據自行擬具條款。呈請用欽差關防。其詞尙多矯強。但海道迅速。該夷已有自浙回粵之兵船。定海業已繳還。彼得有所藉口。且奉調兵將。該夷亦早得消息。設再被豕突。關係匪輕。因一面備文告以患病。藉延時日。一面將其條款酌加刪改。發還。飭令另繕。仍詳諭以此係出自奴才之意。以備奕山到後。尙可再酌。廷寄。琦善前奏香港地方寬至七八十里。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茲又奏孤懸海外。離省較遠。自相矛盾。顯係不實。著奕山。隆文。楊芳。祁墳。確查具奏。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准給與該夷。致滋後患。

壬申。琦善奏。義律聲稱。決意定期打仗。後。再作計較。先後有夷兵船五隻。小三板船三隻。至下

橫嶺山後探水。並有數夷登山指畫。勢難再示羈縻。甫於初二日祥福帶到湖南兵六百名。段永福帶到貴州兵一千名。當經分撥烏涌、太平墟兩處嚴防。仍催後起官兵來粵備剿。廷寄該夷聞內地調兵。朕早料必有滋擾。惟香港距內地尙四百餘里。倘能嚴密防堵。該夷祇洋面遊弈。虛張聲勢。他何能爲。已飭阿精阿怡良等暫時協力防禦。著奕山等兼程前進。與楊芳會合。奮勇殲渠。毋稍觀望。

癸酉裕謙奏。初七日馳抵鎮海。查蟹嶼港既有未去夷船。卽所稱南去者。亦未駛離浙境。難保不復折回。惟有一面撫卹難民。以收人心。一面擇要設守。以固我圉。已飭臬司周開麒等渡海。妥議安撫設守事宜。惟新鑄大礮未成。只可在沿海酌量抽撥解往。廷寄照議抽撥。以資抵禦。所有擱淺夷船三隻。着卽派委將弁。或用礮擊沈。或圍困剿戮。以絕其觀望之心。其未經駛出浙境各船。倘能誘入內地。突出伏兵。痛加攻擊。亦可稍示懲創。其善後各事。責成裕謙駐劄定海。督同文武妥籌。現在大兵業已渡海。瞭見夷船有四帆蹤影。卽併力轟擊。或繞過截其去路。聚而殲旃。毋誤機宜。爲要。

乙亥旨。陳連陞及其子陳舉鵬。俱著入祀昭忠祠。有無子孫。著祈墳查明具奏。

丁丑安徵撫程楙采奏海疆要著莫亟於募練水勇酌減客兵客兵有不便者三水勇有可恃者五奔馳遠道易疲一也水土異宜易病二也月糧不飽勢必搶掠三也若水勇一則慣習風濤二則熟分島壘三則自衛鄉閭四則賊平易散五則節省物力查福建廈門與台灣對峙中有澎湖廳厚駐重兵多集水勇安設數千斤礮位一面申嚴海禁務使硝磺薪米淡水等物涓滴不得出洋廷寄現在廣東命將出師逆夷一經痛剿難保不分頭竄突惟由廣東至福建澎湖是否必由之路著顏伯燾吳文鎔陳塔平體察情形密飭準備倘有夷船竄入立即督兵痛剿務令片帆不返以靖海氛。

戊寅琦善阿精阿怡良英隆奏初三四等日噴逆火輪船隨帶三板多隻疊進三門口內衝撞鐘椿施放火箭經官兵抵禦逆船旋即回棹至初六日夷兵船十八隻帶同各三板將橫檔永安兩礮台周遭圍繞占住上風放礮攻擊又分出兵船火輪船堵截別台赴援之水道經派防之副將慶字等盡力抵禦巳午之間逆船稍退旋見潮長仍蜂擁齊攻至酉刻該臺礮聲漸微夷兵攜岸上山恐兩礮台已被占奪其靠西之鞏固礮台靠東之威遠靖遠鎮遠三台仍被逆夷圍攻晚間亦俱失守關天培不知下落並聞逆夷兵船五隻火輪船三隻直進內河沿途攻打已至離省六十里之烏

涌。勘得烏涌迤西由長州岡至黃埔深井之間。自海心岡一處。又折而西。復有白坭冲要隘。均屬入省沿路。無兵者增設。兵少者添多。其近省之二沙尾。先經駐劄撫標兵三百名。適江西兵到一千名。卽派往堵禦。臣琦善於拜摺復。卽赴該處督率防守。廷寄。覽奏深堪痛恨。齊慎著作爲參贊大臣。酌帶川兵數百名。星馳赴粵會剿。著梁章鉅於廣西挑選兵丁二千名。派得力鎮將管帶。赴廣東聽調。著裕泰錢寶琛。飛咨前調湖廣兵二千八百名。改道入粵。著楊芳阿精阿怡良郭繼昌分頭駐守。盡力堵禦。奕山等卽星夜進行赴粵。督各路兵相機剿辦。

辛巳。裕謙奏。蟹峙港夷船。於初八日全數開行。又據象山營縣報。尙有夷船九隻。停泊西嶼外洋。至初七日南去六隻。由梳齒港向北駛去一隻。仍有二隻在彼停泊。現飛飭沿海營縣弁。咨會蘇省查探防範。至定海地方殘破。擬於道頭一帶。先挖濠建土城。旣資保障。又可以工代賑。其無力難民。仰懇天恩。概給三個月口糧。焚毀房屋。查明間數。給銀令自行搭蓋。俾海外窮黎。咸沾德澤。廷寄。照議辦理。惟夷船難保不赴江蘇海口滋擾。江蘇各營兵力強弱。裕謙素所深知。如不能深資得力。可派總兵一員。帶兵赴蘇應援。倘有可乘之機。併力攻剿。亦可以示懲創。至夷船自定海往廣東。必由黃巖溫州洋面經過。仍著檄催該鎮。確查飛報。該大臣務於江浙兩省。不分畛域。通盤籌畫。伊

里布等仍酌量情。

壬午，琦善阿精阿怡良英隆奏，前橫檣墩台失守，關天培及副將劉大忠、游擊麥廷章同時在台陣亡。臣琦善正在起身，據報二月初七日，逆夷兵船直攻烏涌十座，四面焚燒，署湖南提督祥福、游擊沈占熬、守備洪達科俱陣亡。逆夷猖獗愈甚，竟將兵船火輪船聯絡多隻，乘潮迅駛，距省不過三十里之二沙尾，恐即逼近省城，惟有堅拒固守。廷寄著楊芳阿精阿怡良併力守護，仍將近日如何接仗情形迅速馳奏。著奕山等無分晝夜前進，並探明逆夷進兵路徑，如可密遣兵弁截其去路，使之首尾不能相顧，奮力殲剿，方能制勝。是日旨，關天培等俱加恩照例賜卹。

京口副都統海齡奏，請將沿海通商各碼頭一律封閉，一船一人不准出入，俾內地米糧等物不致偷漏，則該逆無所資食，漢奸無地潛藏。廷寄裕謙伊里布劉韻珂等體察妥議。又廷寄裕謙奏，所稱西駛之船，難保不竄入閩境，顏伯燾陳塔平現駐泉州，如有夷船滋擾，即併力攻擊，其應堵各港汶，分飭將弁認真堵禦。

甲申，楊芳奏，十三日至廣東省城，登城周觀，獎勵士卒，分撥總兵長春所帶江西兵一千五百調回，段永福所帶貴州兵一千於東西北三面城外分駐，籠集湖南敗兵五百餘，豫備分段援應，共

保無虞。第城大兵單，近守不能遠攻，水戰更非所長。現備竹排木桶內貯棉絮酒捲毒藥浸透桐油，上蓋稻草，俟潮退賊至，順水迎燒賊船，一面購致水勇，用爲反間。俟奕山等到，大兵雲集，卽當併力設法剿辦。廷寄前後調赴粵官兵一萬六千餘名，計後此必有續到，不至有城大兵單之慮。現在逆船駛進內河，卽屬深入重地，若能剿出夷船，背後斷其歸路，前後夾攻，可期聚而殲旃，斷不可拘泥專俟奕山等到省，然後剿辦。兵貴神速，楊芳自知，若存觀望，坐失事機，豈不大負委任。

裕謙奏西嶼外洋夷船二隻，據報初七日酉時南去，惟據進口漁船稱有夷船二十隻，在離定海約二百餘里之極東深水外洋，又聞有二隻已往北駛，現在定海駐兵四千八百餘名，派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總兵鄭國鴻、定海鎮總兵葛雲龍飛擇要安營，犄犄角固守，其策應之兵，奴才會同余步雲密爲調度，隨機辦理。惟定海道頭土城礮台不能尅期竣事，惟有安設力能到遠十餘里之七八千斤大礮，燕尾制勝，浙省並無大礮，請勅閩督酌撥新鑄八千斤六千斤大礮各數位，備帶合膛鐵彈，解赴定海，以資防守。廷寄顏伯燾、吳文鎔體察閩省情形，如新舊各礮，准備本省防堵外，實有多餘，卽照裕謙所請借給，倘僅敷用，一面據實具奏，一面知照裕謙，迅飭委員等趕緊鑄造，可免往返撥運之勞。

裕謙又奏。夷船喫水甚深。不畏風浪。而畏礁淺。瀕海各城。外有淺灘十數里。便不能駛近。若杉板小船。只裝二三十人。便不敢遠離大船。一經登岸。不難殲擒。至於數千斤大礮。只可施於深水外洋。不能施於近岸之內洋。內洋施放。止一二千斤及數百斤之礮。較官礮略遠一二里。然亦止及數里。實無遠及十餘里之事。灘距岸遠。船不能近。礮即不能及。再沿海洋面。水中沙線千條萬縷。南洋多石島之明險。北洋多沙線之暗險。夷船畏暗險更甚於明險。並非處處堪虞。港港可入。請勅沿海各將軍督撫。通飭縣營。徧歷本屬洋面。測量水勢深淺。灘岸遠近。沙線險易。分別最要次要何處。安兵何處。團練何處。勿庸防守。如有夷船入境。嚴禁接濟逆船。若近口岸。相度剷洗。又請懸重賞招募水勇。以散漢奸。並懸示無論兵民及各國夷人。一體准有殺賊請賞。廷寄。奕山等酌辦。

三月丙戌。奕山隆文奏。請飭前奉派赴浙帶兵之韓振先。琦忠二員。又已革總督周天爵赴粵。差辦効力。得旨。交奕山等差遣。

乙丑。旨。陳塔平著以原品休致。福建水師提督。著寶振彪調補廣東水師提督。吳建勳補授。顏伯燾奏。查得廈門爲全閩咽喉。逆夷兩次竄擾。皆由東南之青嶼口出入。必先經白石頭。頭海二汛。迤西爲水操台。頭巾礁。小大礮台。皆爲首衝。再西則魯班廟。文汛口。沙坡尾。虎門山。均爲次

要。水操台對岸爲嶼仔尾。西爲鼓浪嶼。共安大小礮二百七十九門。水陸兵二千七百九十九名。安海汛迤東之曾厝按。白石頭東北之河厝鄉。皆有沙坡可上。廈北五通汛。西高崎汛。杉板亦可駛入。以上各處。共安礮百門。兵一千四百一十名。又高崎汛派哨船十隻。兵三百。攔截港面。此外尙有水勇練勇共九千二百七十四名。尙有需添兵安礮之處。隨時辦理。廷寄。諒已咨部署。卽暫回泉州居中策應。

辛卯。楊芳奏。派段永福帶貴州兵一千。築營東盛寺。長春帶江西兵一千。築營鳳凰岡。一切水路攻具。火船木排。十日內可足備。民心大定。可期無虞。惟恐賊船聞風遠颺。不能痛焚擒渠。是以暫爲羈縻。俟奕山隆文趕到。後路官兵齊集。再設法水陸兜剿。硃批。二十日拜摺後。必有續到之兵。如能相機攻剿。先行痛殺。方好。朕日夜引領東南。企盼捷音之至。又批。客兵不滿三千。危城立保。無虞。若非朕之參贊大臣果勇。俟楊芳其孰能之。可嘉之至。筆難宣述。功成之日。佇膺懋賞。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後尤當奮勉。是日旨。楊芳曉暢軍務。先聲奪人。深堪嘉悅。着先行交部從優議敘。

裕謙奏。普陀外洋夷船二十餘隻。已去無踪。惟離定海二百餘里之六橫外洋。二十日有南來三桅夷船一隻。在彼寄碇。二十三日駛進吉祥門。旋折回南去。其青龍洋面。又有夷船三隻游奕。

廷寄著嚴密防範。朕聞噶夷前在定海向伊里布索取磁器。迨經送去。該夷因不合用退還。又伊里布與噶夷有無往來通信及私相餽送之事。著密查據實具奏。

壬辰。怡良奏。前署督琦善札調廣西梧州協副將周枋帶兵幫守馬涌。接仗陣亡。得旨。兵部照例議敘。

丙申。楊芳奏。二月二十四日未刻。逆夷大兵船二隻。火輪船一隻。三板船十數隻。欲闖入省河。總兵長春率兵抵敵。被礮子擦傷右額。擊沈三板二隻。擊斷兵船大桅一枝。逆夷即將各船退出。又據香山縣報。逆船駛入芙蓉沙。圖攻縣城。經駐七前山之總兵馬殿甲。高廉道。易中孚。帶兵赴援。逆船始退。得旨。長春帶傷督戰。忠勇可嘉。加恩賞戴花翎。給特呼勇巴圖魯名號。此次傷亡弁兵。及出力官弁。確查具奏。

庚子。奕山隆文奏。行抵江西泰和。檄調藩司。趕辦後路糧台。酌撥江西湖南廣西等省火藥礮位。硃批。廣東鳳凰岡有二月二十四日之捷。省城自可無虞。卿等抵粵後。似可得手。

湖南撫吳其濬奏。郴桂一帶。毗連粵省南雄等處。風聞噶夷遣漢奸數人。赴連州南雄一帶煽惑。現飭文武不分畛域。實力訪拏。

廣西撫梁章鉅奏帶兵親往梧州督同防堵。

裕謙奏六橫青龍等洋面止剿剩夷船一隻於二月二十八日誘擒白夷一名殺傷三名奪獲夷槍鉛子皮袋等物訊明喂咪咪嘒係喫咕喇派令運糧食來定海接濟當將該逆凌遲正法梟示仍立賞格曉諭兵民協力誘拏擬將定海善後籌度定見仍回駐鎮海軍營以資控制。

又奏查獲逆夷存留定海木板箱六隻內五隻面寫煩寄於北京盛京八旗官兵查閱內有刻本清字書千五百十四本每八本爲一部共百八十六部又二十六本係天主教邪說又一隻面寫煩寄於日本國地方開看內有刻本夷字書八百九十四本卷首有漢字序文目錄各一頁亦天主教邪說查清文非旗人不諳是否該夷暗囑漢奸哄誘代繕抑或廣東駐防中竟有習教通夷之人懇擊存記俟夷務平復嚴密查辦 硃批所見固是然二百餘年以來內地漢人能習清文者自必有之卽如在京各部書吏必有粗通清文摹仿清字者何足怪哉理藩院書吏頗有通蒙古文字者亦類此也決非我八旗之所爲信而有徵 廷寄所辦是惟所運何糧白夷如何誘擒如何殺傷是否兵勇業上彼船抑係誘令登岸所乘夷船現在作何下落著確查據實具奏又另摺奏不經夷書卽對衆銷燬以免傳播

楊芳奏。味喇寧國領事哆喇哪。聞官兵擊退夷船。趕向營盤稟訴。常飭廣州府余保純譯訊。據稱。到粵經年。被喫國牽累。不能進埔開槍。諒蒙天朝憐憫。查稱兵犯順。係喫國兵頭所作之孽。其帶貨商船。並未敢隨同滋事。現該國夷商情亦急迫。可否於此擊退兵船之後。姑准其商船一體貿易。庶各國不被喫國妬恨。免致阻擋牽留。而喫國貨船在埔。其兵船即有所顧忌。而不敢滋事。似亦制伏之一法等語。當經正詞回復。料其早晚又必來擾。果於二十六日已刻。南風長潮。該逆移竄空曠之白鶴。火輪船三隻。三板二十餘隻。闖入省河。施放飛礮火箭。幸城內外防禦嚴緊。該逆移竄空曠之白鶴。灘暫行下旋。不敢逼近省垣。復據洋商伍怡和等。以各國領事夷商於夷逆帶兵之人。無不交口斥罵。該兵船火輪三板。均於二十七八九等日。陸夷開離省河。各國夷人均望承平。謂喫夷既繳還定海。不敢更有仇求。惟貿易一事。代懇法外施仁。仍循舊制。並呈出義律所立筆據。有不討別情。惟求即准照常貿易。如帶違禁之貨。即將船貨入官字樣。奴才奉命督兵。祇知軍務。斷不因各國環請。稍懈軍心。第既有此情形。不敢壅於上聞。伏候指示。廷寄。此係該逆奸謀。懈我軍心。惟現在大兵未集。不敷調遣。著楊芳設法羈縻。俾不得遠遁外洋。致將來攻擊費手。現在如何。從權制馭。朕亦不爲遙制。奕山隆文計已抵粵。一俟續調官兵。礮位足敷。剿辦水勇快艇。足資遣用。仍遵前旨。斷其後路。

四面兜檢。克復香港。以副委任。

丁未。伊里布奏。備防沿海各處。現回上海居中策應。並撥解蘇局洋銅十二萬斤。俟浙省礮匠到日開鑄。沿海各港。一律封閉。以防漢奸。廷寄。江蘇洋面。現無夷船。邊將港口封閉。商販未免向隅。惟漢奸接濟。亦不可不防。著於商漁船出入。實力稽查。無疎懈。亦無滋擾。爲要。

祁墳奏。三月初四日行抵沙井。豫籌糧台事宜。

戊申。楊芳阿精阿怡良奏。咪喇哩等國商船。陸續駛進黃埔貿易。啖商無不在旁歆羨。察看該逆情形。似因防守嚴密。不敢驟然滋事。並因前次咪喇哩代求通商。既經代奏。不無希冀之心。所以旬日間。一無動靜。廷寄。啖夷商船。雖未隨同助逆。總係逆啖之人。斷不准其通商。此次各國貿易。如有代逆。銷售蒙混影射等弊。卽嚴行查辦。萬不可稍存遷就。奕山隆文祁墳當已先後進省。一面防守省城。一面相機剿辦。但能斷其後路。不難聚而殲旃。朕拭目以俟捷音之至也。

庚戌。林則徐賞四品卿銜。迅赴浙江聽候諭旨。

裕謙奏。商漁船隻。正爲我所必用。所有海齡奏請封港之處。應無庸議。漢奸本皆赤子。亦宜解散。

又奏定海城三面負山。半束鎖山於內。前有稻桶山。接連東嶽山爲之屏障。左右有曉峰青壘諸山輔翼。最爲扼要。雖南面一二里。卽濱大海。有吉祥竹山。大渠三口。爲進港門戶。港內夷船皆可寄碇。然該逆礮力能及城。而不能洞城。現於東嶽山巔築礮城一座。南接築月城一座。自青壘山至竹山。御橫築土城一道。又曉峰嶺。青壘山。鎖山各置瞭台兵房。擇要設防。聯絡策應。並於岱山。定海。石浦。鎮海。四處。召募水勇千餘。配領新造十六槳快船。及買雇漁船百餘隻。從中接應。至江蘇情形。崇明有田松林統兵三千。駐紮吳淞海口。有陳化成。老成勇健。諳悉夷情。卽寶山亦可恃無恐。上海爲吳淞後路。該處調防之漕河標兵。皆係健卒。新任徐州鎮王志元。如已到江。可令管帶江寧省局所造抬礮。除帶赴浙省百桿外。尙有四百桿。可先撥沿海地方練習施放。廷寄尙屬周妥。又奏查康熙年間。曾暫准紅毛夷船在定海通商。久經停止。而該縣南馬頭俗呼爲紅毛道頭。並有夷館基址。自道光十二年以來。每至夏秋。輒有夷船駛入浙洋。因該道頭地方多有閩人寄寓。暗銷烟土。接濟牲畜。是以距定海一二百里之青龍港東西往等洋面。竟爲該逆熟游寄碇之所。現在修築土城。已將紅毛道頭及夷館基址。全行拆毀。並將該處民房遷徙城內。殊批所辦甚好。

壬子。楊芳怡良奏。咪喇壑。佛喇西等國代求。以港脚雖係暎夷所屬。但距暎國二萬餘里。並未

隨同滋事。似不便再令向隅。卽義律向味喇啞領事稱述。亦言喫國稱兵。與港脚無涉。所有喫國祖家貨船。情願聽候諭旨。不敢違行進口等語。查港脚夷商。並未附和滋事。且據洋商查報。港脚貨船。內有洋米九船。約三萬餘石。是並非包藏禍心。亦尙可信。且與民食實有裨益。似應准令開艙。以廣聖主柔遠之仁。兼以去喫國附和之勢。

又奏。虎門既失。省城別無屏障。庫銀監獄倉廩。在在喫重。內切隱憂。現調貴州。湖南。江西。四川。官兵。皆不嫻水戰。僅能在岸禦敵。不及交鋒。旣無善策。以操必勝之機。豈敢徑行以忘剝膚之害。旬日來。喫夷所以安靜斂息者。其意實懸通商。茲據味喇啞等國。堅代港脚懇求。而喫夷之祖家船。仍不得進口。似尙有畏罪服輸之意。較之琦善前。輒要求賞地情形。似有區別。以目前局勢而論。似宜先准貿易。暫作羈縻。以便從容布置。得旨。有意阻撓。怠慢軍心。殊出情理之外。楊芳怡良。先行交部嚴加議處。廷寄。覽奏憤懣之至。逆夷反覆無常。非大加懲創。何以揚國威而除後患。若如此了結。又何必命將出師。紛紛徵調官兵。且該逆傷我提鎮大員。及陣亡弁兵。爲數甚多。此等忠魂。何以克慰。卽所稱貨船附載洋米。全不可信。况鴉片來源。卽在於此。又何以示禁令而除流弊。此時惟有進剿一法。奕山隆文。當與楊芳齊慎協方同心。爲國宣勞。斷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機宜。倘夷船開

風遠遁。空勞兵力。惟該將軍等是問。

癸丑。劉韻珂奏。海甯乍浦均爲省城門戶。設備須嚴。懇勅河南撫臣代造抬礮五百桿。購直長白蠟桿三千根。解浙應用。得旨。照議。

甲寅。奕山隆文奏。三月十二日過南雄州。知雲貴湖南四川官兵赴省者已有八千餘名。續調湖南湖北廣西兵丁尙未入境。廣東礮位大半散失。除守城安放外。不敷攻守。據江西撫臣咨稱。舊存鐵礮不堪施放。此外湖南廣西續調者未據咨覆。所調硝磺未到。正在焦急訪聞。夷兵船直抵黃埔。海珠貨船停泊城外。逆夷屢放大礮火箭。打入城內。奸民乘機焚掠。商民紛紛逃避。適味喇嚙懇求通商省中大臣等暫事羈縻。許爲奏請。刻下逆夷兵船不肯退出外洋。仍在黃埔接應。聲言候奴才到省。卽求定局。奴才等奉命征剿。豈敢依違。惟兵力難集。礮火未到。設到省拒絕通商。夷人必盡力攻剿。城倘有意外之虞。是欲保廣州反速之失陷。目下寇志不宜再長。國威不宜再損。必須計出萬全。方合聖訓。此時祁墳現過梅嶺。奴才等在韶州暫泊。飛咨督臣趕赴會商。聚集官兵。在距省旱路可通扼要地方。分營防守。催齊火藥。暗造攻具。將內泊者先行痛剿。並堵截各河港汊。示以久守。然後撥精銳抄其後路。水陸兜撿。使逆夷片帆不返。殊批。所見頗當。朕惟佇待捷音。焦切之至。

廷寄。務當激發忠良。協力同心。以揚國威而伸天討。切勿爲浮言所動。

閏三月乙卯。裕謙奏。定海設守完備。附近洋面並無夷船。又傳聞外委陳志剛稱。上年十月。伊里布差伊赴夷船。送牛羊鷄鴨等物。夷人收受。初八日。又送蠶器二桶。夷人不收。當卽退還。又前後差赴夷船。投遞公文九次。此外並無餽送物件。亦不知公文內所言何事等情。似無虛假。

丁巳。托渾布奏。登州設防情形。又奏。勘明隍城島情形。廷寄。均照議辦理。惟所奏撥餉派兵赴島駐守等語。該處山島既係孤峰高聳。遇有夷船駛近。敵力不能遽及。又無策應。設被逆夷將山島佔據。得毋借寇兵而齎盜糧耶。此一條再行斟酌。妥議具奏。

庚申。耆英奏。復州金州需鑄大礮。以重海防。現已採辦鐵料。請飭工部及鐵匠局。選匠前來。壬戌。兩湖督裕泰奏。楚省舊礮。折鏽不堪適用。現在郴州各屬。地方安堵無虞。竊聞廣東省河。港汊紛歧。逆船東西可至。現在靖逆將軍等。似須屯在佛山以上。或清遠三水兩縣之間。與省城佛山犄角。俾後路軍聲聯絡。逆船不敢出沒西路。卽佛山糧台。亦可藉資保護。廷寄。著奕山。隆文。齊慎到省後。與楊芳相度籌畫。

楊芳奏。賊船分泊白鶴潭之際。原擬趕辦火船竹排。順潮縱燒。其如該逆三桅兵船。火輪礮船。

遙遙分泊。各有三板分護。而漢奸小艇千餘。遠近巡邏五六里。義律夜宿快蟹船中。見火必遁。是以將計就計。因咪喇嚙之請。暫爲羈縻。待後路兵集量籌防剿。惟水師弁兵。早有空礮一聲。取賂三百圓之謠。訪察關天培陣亡。因將備不敵。強兵點礮。關天培親手執火。而大礮火門早已透水。是軍民被誘。頽風幾不可問。非與之洗心滌面。斷難力挽。奴才是以請改水師爲陸路。重整行伍。廷寄。惟一意剽滅。斷不可爲浮言所惑。

乙丑。顏伯燾吳文鎔奏。閩省礮位無可撥借。又浯嶼爲廈門咽喉。亟須建蓋石堡。應移遊擊一營。重鎮浯嶼。分守青嶼小擔大擔等處。刻下廈門安堵。擬暫赴泉州。與普陀保面商一切。往返不過旬日。

丁卯。裕謙奏。探聞伊里布買備沙船。裝載石塊。爲填塞吳淞海口之計。船沈水底。必至激成深淵。其船卸入。再激再卸。卽漂散無踪。不但虛糜經費。尤慮口門淺阻。水不暢行。蘇松等府將成澤國。查逆夷日食必需在牲畜不在米糧。若爲杜絕接濟起見。轉使商漁失業。實似善策。

又奏。上年九月。伊里布曾派其家人張禧。改名張士淳。戴六品頂帽。前赴夷船。又十月初三日。陳志剛送牛羊等物赴夷船。張禧亦同去。夷人回有禮物。伊里布收受。發糧台存貯。並另有送張禧

禮物。因甚祕密。不得其詳。得旨。伊里布著來京候旨。兩江總督著裕謙補授。未到任以前。著程喬采暫行兼護。

廷寄。伊里布即來京。卽家丁張禧一名。卽着管帶來京。聽候查辦。再朕聞伊里布填塞吳淞海口。該處海口。關係農田水利。一經填塞。爲患不小。現在如已填塞。著伊里布卽行開通。倘有游熟漫淹等弊。必當重治其罪。

又奏。前獲逆夷。係因該夷帶同黑夷五人。手持鳥鎗。駕坐杉板。在青龍港洋面游奕。經鎮海縣民誘令打鵲。夷逆登岸。該民等同汛兵趕上圍住。一齊動手。將爲首之喂嚇吓得砍傷獲住。另砍傷三人。因爭搶首犯。致黑夷五人乘間逃回杉板。駛歸大船。向東南外洋倉皇駛去。所運糧食。據該夷供。係豬肉乾牛肉及夷餅等物。報聞。

奕山隆文祁墳奏。密查粵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內。各商因夷以致富。細民藉夷以滋生。水師營兵以至千把。前此無不包庇鴉片。以爲生理。用兵以來。於逆夷惟恐不勝。於烟禁惟恐不弛。上年逆夷攻破大角沙角。副將陳連陞父子捐驅。而兵丁與難者無幾。烏涌之敗。因本地兵望風先逃。虎門之失。兵丁並不點礮。各自逃走。關天培手斬數人。不能禁止。是以被夷礮打傷而亡。並訪聞交仗

時兵逃登岸。改換民裝。佯爲觀望。否則倉皇落水。夷匪撈救送回。並不加害。致海口礮台十餘座。礮位千餘尊。望風而靡。人情若此。深爲可慮。省城大小衙門。俱有漢奸探聽信息。傳送夷人。每紙買銀二十圓。現於密訪嚴擊外。一切奏摺及緊要公文。隨時親自檢束。卽如製造火器。於貢院設局。擇密處。易於關防。擬以黑夜用快蟹數十隻。每隻載三百餘斤。鉄礮一尊。佛郎機四個。並各火器。分布港口。用木篋乘載火具。推放焚燒。攻破其三板。則火輪大船。必竄出外洋矣。廷寄總須我兵大獲勝仗。使逆夷喪膽乞命。或縛獻義律。明正典型。庶足振國威而伸義憤。該將軍斷不可因目前用羈縻之計。稍存觀望。坐失機宜。朕日盼捷音之至。

辛未。祁墳奏。酌擬糧台條款。得旨。該部速議。

乙亥。奕山隆文楊芳祁墳奏。琦善於正月初三日自省赴獅子洋蓮花城山下。接見義律。先令副將趙承德督兵二百。前往扎營。廣州府及洋商通事等隨往。初四日傍晚。義律坐火輪船二隻到彼停泊。義律令鮑鵬知會。約於初五日巳刻來謁。至初五日。琦善先到營盤。義律帶夷官兵數十名進帳。免冠謁見。琦善因夷人衆多。諭令義律帶同夷通事前往坐船。坐船說話。逾時始退。祇有鮑鵬一人。在艙傳話。初六日。義律仍駕火輪船出虎門。琦善換坐西瓜扁赴虎門查勘礮台。初八日回轅。

至十九日復坐西瓜扁前往蛇頭灣地方。該府等均未隨往。應請飭刑部查訊鮑鵬。以期水落石出。再查香港與赤柱紅香爐裙帶路各處相連。共爲一大島。周圍約百四十餘里。若就香港一足而論。周圍約三十餘里。居民約七十餘家。至外洋各國。無不怨恨。嗾夷阻撓貿易。並不敢觖望於天朝。現在恭順各國。照常貿易。商民漸次歸業。

又奏分兵設伏。布置聯絡。嘆夷稍知畏罪。惟前准通商之港脚。早經隨同開艙。而該夷兵船不肯遽退。奴才等不動聲色。暗備木排礮火。密派員弁。赴香山東莞一帶。潛募水勇。雇賃快蟹船。僞扮商漁。遶道潛襲。以收火攻之效。硃批。必須謀出萬全。謀勇兼施。揚國威而喪逆膽。朕佇盼捷音之至。

裕謙奏。訓練水勇。製造抬礮。以備攻剿。前在甯海縣金滂門等處外洋游奕之船一隻。業已不知去向。三月十六七等日。又在甯海縣滿山洋面游奕。經兵勇於十九日乘潮直撲夷船。卽向東南深水大洋疾駛於去。現在浙洋雖安靖。而此一二船仍忽遠忽近。總不駛近口岸。

壬午。托渾布奏。登萊青三府洋面島嶼。有夷船三板可近。而大船必不能到者。則先期團練島民。以自衛。有大小船皆可駛近。而形勢不能設守者。則臨時酌徙。有近島要路易於防禦者。則明設

防兵有洋面衝要而遷守皆非善策者。則暗設埋伏。有地廣戶稠。勢近最要者。築堤挑濠。委幹員督兵駐守。報聞。

四月己丑。裕謙奏。余步雲雖久歷戎行。而係陸路出身。於海疆夷情。未能諳悉。鄭國鴻與余步雲葛雲飛不能和衷共濟。現當用人之際。多方誥誡。尙知用命。奴才赴兩江接印。可否懇恩簡員來浙。接辦欽差大臣關防。以專責成。廷寄。仍著裕謙管帶。

辛卯。江西道御史駱秉章奏。琦善到粵。將招集之水勇。防備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鎮求援。僅遣兵數百名夜渡。惟恐逆夷知覺。致關天培李廷鈺在礮台遙望而泣。琦善復在蓮花岡請逆夷晏會。開門揖盜。夷船攻陷虎門橫檔礮台。大虎小虎不攻自破。直抵白鵝潭。省城各官先將家眷逃避。以致人心惶恐。匪徒乘機劫掠村莊。就今日情形而論。夷船未據省河。尙可言戰言守。既據省河。則戰守倍難爲力。惟有緩兵反間。修復礮台。整頓戰具。他日觀釁而動。再開湖南兵在粵騷擾搶奪。有傷斃鄉民之事。請勅將軍參贊。嚴加約束。廷寄。該將軍等申明紀律。以期兵民相安。

奕山隆文祁墳奏。初七日復大雨滂沱。晝夜不止。西北兩河同時感漲。省河水深四五丈不等。大

黃潛二沙尾近省要隘。早經該逆據探水至五汊河白鵝潭。亦有逆船停泊。水勇未足。火具難施。惟有壁守城垣。俟開霧。卽行進剿。廷寄務要慎密運籌。相機進剿。固須謀定後戰。亦不可坐失機宜。

乙未。英隆奏。押解琦善鮑鵬。十四日可到京。得旨。睿王莊王惠王定王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尙書會同刑部審訊。

壬寅。奕山隆文楊芳祁墳奏。外委王成仕擒獲探路逆夷二十餘名。訊出逆夷定計水陸分襲省城。是以決計先發。分兵三隊。同時並發。初一日傍晚直撲夷船。自子至寅。共燒西路白鵝潭逆夷大兵船二隻。大三板船四隻。小艇三板數十隻。東路二沙尾燒小三板數隻。逆夷被擊及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仍有兵船三隻圍攻西礮台。張青雲伏兵台下。殺死上岸逆夷數人。夷船始退。初二日黎明。夷船趕來救援。並以火輪船窺伺坵城。經官兵擊沈三板一隻。旋卽退回。查明未經配兵零星礮船。被其焚燒數隻。餘俱未動。得旨。卽趁機籌畫。迅奏膚功。奕山隆文楊芳祁墳先行交部優敘。發去白玉翎管一個。四喜撥指一個。帶鈎一個。黃瓣珊瑚豆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著奕山祇領。白玉翎管二個。撥指二個。黃瓣珊瑚豆大荷包兩對。小荷包四個。著隆文楊芳祇領。出力文武。查明保奏。

戊申。奕山隆文楊芳祁墳奏。夷船深懼火焚。先以大兵船四五隻下椗花棗口外。又以兵船停

泊二沙尾下。初三日巳刻。夷船自西南東北兩路。帆檣齊進。分攻西礮台。天字碼頭。東礮台等處。勢甚兇猛。經總兵段永福。琦忠長。春張青雲等督率將士抵禦。轟沈火輪船一隻。相持至暮。漢奸又拋擲火罐。火球。焚燒臨水房屋。幸我兵勇亦用火器焚其三桅。兵船一隻。東礮台打折。夷人大桅一枝。震落夷人四五名落水。至三更後。始少退。我兵亦有傷亡。初四日。黎明。又在彼處相持半日。另有夷匪。襲奪坭城。木排船隻遊擊。伊克坦布督兵擊斃夷人數名。夷人開礮自炸。轟碎三板一隻。前飭首縣。雇覓之紅單拖風等船。爲其所燒。木排草船。兵勇趕緊牽入石門上流淺處。未被焚燒。查佛山石門。爲通省要道。現聞齊慎日內可到。佛山卽帶官兵督率總兵文哲。琿博勒恭武駐彼。擇要防禦。廷寄。飭查琦善在蓮花岡屢次與義律講話確情。及鮑鵬犯事原案。

己酉。齊慎奏。訪聞漢奸中爲夷人服役者。曰沙民。與夷人貿易者。曰孖毡。請飭拏辦。廷寄。着將軍督撫。嚴拿究辦。

庚戌。裕謙奏。請飭林則徐駐節鎮海軍營。更替劉韻珂回省。卽由該員會同余步雲督率鎮將。妥爲籌辦。仍不時來往定海巡查彈壓。奴才由上海赴寶山崇明布置後。仍回鎮海。與林則徐商定事宜。再回嘉興居中調度策應。廷寄。著林則徐暫行協同籌辦。如有摺奏。毋庸列銜。

癸丑。奕山隆文阿精阿那墳怡良裕瑞奏。初五日夷船三十六隻。全數駛入攻城。另駕火輪船駛至坭城河面開礮。漢奸扮作水手。混入草船左右。縱火焚燒過半。漢奸復梟水登岸。抄赴我兵之後。三面受敵。坭城不能拒守。河道梗塞。文報難通。茲惟堅守城池。深爲虞食米匱乏。先是挑選精兵於城北礮台固守。迨夷船坭城登岸。直逼北城。城上開礮轟斃逆夷十餘名。漢奸百餘名。該夷退守土山。而礮台已爲所踞。初七日城內居民紛紛遞稟。籲懇保全閩城民命。又據守堞兵丁探報。城外夷人向城內招手。似有所言。卽差參將熊瑞登堞。見夷目數人。以手指天指心。不解何語。喚通事詢之。據云要稟請大將軍。有苦情上訴。總兵段永福喝以天朝大將軍奉命而來。惟知有戰。豈肯見爾。該夷目免冠作禮。屏其左右。盡將兵仗投地。向城下作禮。當差通事下城詢問。據稱夷不准貿易。賞本折耗。負欠無償。因新城之外。兩邊礮火轟擊。不能傳話。是以來此求大將軍轉懇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卽退出虎門。繳還各礮台。不准滋事等語。旋據衆洋商稟稱。該夷央商等轉圜。祇求照前通商等情。奴才等通盤籌畫。虎門藩籬既失。內洋無所憑依。與之以全城百萬生靈。與之爭不可必得之數。似不若俯順輿情。以保危城。以甦民困。竊計廣東省關摧賦稅。歲不下三百萬兩。祇須夷務清釐。數歲後元氣可復。若堅持日久。或致意外之虞。不特收復大費周章。而民爲邦本。

或遭茶毒。關係非輕。是以公同商酌。派署廣府余保純。妥爲查辦。姑如商民所請。暫准與各國一體貿易。先蘇民困。俟夷船退出。漢奸解散。先從省河以及虎門各要隘。磊塞河道。增築礮台。添鑄礮位。門戶既固。阻守足據。既扼其吭。如再敢鴟張。立杜通商。庶辦理有所措手。

又奏洋商伍秉鑑等稟稱。前與暎夷交易。積有夷欠。會議明分年歸款。自十九年停止貿易至今。未能歸結。茲蒙飭令速清理。時既倉卒。且無可措貸。除自行等措外。尙不敷銀二百八十萬兩。仰懇將庫貯款內。如數撥借。由商等具領。以清夷欠。分作四年在各行估價行用內。按數攤還等語。目下關係夷情。不得不俯准所稟。

祁墳怡良又奏。初四五六日。省河下民房被夷人開礮轟擊。漢奸乘勢放火。延燒約計民房舖戶及廟宇公所八百餘間。並焚斃不識姓名男子五人。瓦礫縱橫。慘難言狀。現飭細查。有力無力。分別辦理。廷寄該夷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仍須懷遵條例。不准夾帶烟土。並著將軍等悉心籌議。夷性叵測。仍當嚴密防範。俟夷船退後。迅將各礮台及防守要隘。趕緊修築堅固。如暎夷有桀驁情形。仍當督兵剿滅。不得因已施恩。遂諸事任其需索。城外民房被焚。着查明撫卹。借撥庫貯。著落該商分年歸補。不得延宕。

乙卯。托渾布奏。前在登州府督防。接閱夷書。不知夷情真僞。適有濰縣知縣招子庸鄉親鮑鵬。曾在粵省洋行作夥。粗曉夷語。堪作通事。當令委員帶赴夷船。探詢情形。及琦善奉命赴粵。路過東省。欲帶鮑鵬往作通事。當轉諭招子庸將鮑鵬解省。送至琦善。途次面交。並以鮑鵬係市井人。函囑琦善留心驅使。琦善復信亦稱其僅通夷語。治於人而不能治人等語。報聞。

丙辰。劉韻珂奏。前據甯海縣報。大佛頭外洋有夷船二隻。於四月十四日開去一隻。十五日東嶼外洋有夷船一隻。十六日開往南玄。十七日大佛頭外洋復添夷船一隻。復准古雷口委員稟稱。閏三月十一日有夷船一隻。從古雷外洋北駛。後隨小船六隻。皆載黑夷。又據詔安縣稟。閏三月二十八日。有二桅夾板夷船四隻。從番洲外洋向東北駛去。三十日有二桅夷船一隻。亦由番洲外洋東北而去。並據南澳及同安稟報。略同。聞嘆夷知浙省二月間。擊獲白夷正法。有欲來浙報復之信。更恐別圖滋擾。現與提臣余步雲。臬司周開麟。飛飭文武。激勵兵勇。加意防範。廷寄。裕謙著馳赴浙江。或駐劄嘉興。或經赴鎮海。酌量妥辦。並著程番采。陳化成。海齡。長喜。著英。訥爾經額。托渾布。一體防備。

庚申。顏伯燾奏。三月十四十五等日。有三桅夷船三隻。上插紅旗。從東來泊漳浦縣之虎嶼洋。

而分芻杉板開礮。欲駛登岸。經兵勇開礮阻擊。旋即折回。仍在虎嶼外洋遊奕。至十九日聚至四隻。有三十餘人。芻杉板持鳥鎗。赴古雷進東下按地方。欲登岸。我軍迎擊。退出外洋。於二十一日開去。四月初五日。復有二桅三桅夷船兩隻。駛泊虎嶼洋。初六日放下三板一隻。駛至銅山西門澳一帶探水。申刻。其三桅船由塔嶼而入。二桅船由虎嶼入。同駛西門澳內。三桅船開數礮。旋退於塔嶼外。二桅船開二十餘礮。經我兵抵禦。亦退至鐵釘嶼寄碇。徹夜放空礮。均於初七日先後駛去。現添兵八百。馳往嚴防。並飛咨王得祿。迅赴澎湖駐紮。辦理防守事務。廷寄所辦是。

癸亥。以廣東武備廢弛。革林則徐四品銜。並已革總督鄧廷楨。均發伊犁効力贖罪。

奕山隆文楊芳祁墳奏。夷目遣兵頭嘩喻稟稱。實係各國向其索欠情急。是以懇求准予清釐。並非有心干犯天朝。乞將軍各大人在大皇帝前。懇恩原赦。查夷船此番闖入內河。俱是漢奸導引。雜以各島野夷。藉端生事。但漢奸有衣夷服者。有扮作兵勇者。恐辨別不真。不如本地鄉民易於識認。當傳諭西北東北各鄉團勇頭人梁彩英等。分路搜捕。殺死漢奸及黑白夷匪二百餘名。內夷目二名。又前遣義勇紳士。於南岸擒斬頭目一名。係咱嘜夷人。願出洋銀萬圓購求其尸。該紳士等深藏祕室。容查明再奏。現在夷船陸續退出。大黃滯獵德各礮台已派兵防守。省城門一律開通。商民

照常生理。尙有土匪漢奸在南海縣之三元里等村乘勢搶劫。須分兵前往彈壓。奕山隆文帶兵二千分駐金山石門。會同齊慎籌辦。並查驗後路木排船隻。以備堵塞河口。琦忠帶兵二千駐燕塘。以防東路。楊芳駐省。會同督撫及珠勒亨等防守。廷寄相度妥議。其南岸擒斬之夷目。該紳勇在何處擒獲。查明具奏。

五月辛未。奕山隆文楊芳祁墳奏。前差抄截逆夷後路之新安縣武舉庾體羣。於四月初四日夜子刻分駛三隊。由穿鼻西洋面截燒夷船。順潮直趨放火。夷船驚覺。放一大礮。礮聲未了。船上火光突起。火藥艙火發。兩枝大桅轟起空中。全船俱燬。又據義勇頭人職員鄧彰賢薛高遇稟稱。四月初十日。逆夷在唐夏鄉焚掠。經義勇顏浩長砍倒手執紅旗。身懸護心銅鏡。夷目一名。衆云是先鋒。嘍囉。立即梟首。義勇龍國昭亦斬紅旗夷目一名。並黑白夷匪十餘名。均有夷屍可驗。又前奏斬獲夷目之義勇紳士。將該夷目調兵令符之黃金寶劍及雙頭手礮呈驗。並稱將該逆首級密室收藏。聽候查驗。現在衆口一辭。稱所殺係啗嘍。共爲心快。

又奏。夷船現已全行退出虎門。繳還礮台。夷船駛放外洋者二十餘隻。尙有十餘隻拋泊伶仃洋迤東。香港背面之裙帶路地方。該夷正二月間。卽在此處搭蓋篷寮。修理石岸。現仍停泊寄碇。至

各礮台位。散失殘毀。盡爲廢鐵。台亦僅剩基址。現飭新任提臣吳建勳酌派水勇前往。先行踏勘防守。廷寄該義勇紳士等志切同仇。實堪嘉尙。著將軍等按格奏賞。以昭激勸。

己卯。奕山楊芳齊慎祁墳奏。虎門內外各台。爲逆夷刻平。若急於修復。添鑄礮位。非一二年不能一律完固。今師船台礮皆無可恃。不得不以省河爲屏蔽。查二沙尾。瀝滘。崔家沙。老虎岡四處。爲船隻進省扼要。或以船沈石。或以囊擁沙。聯梅花品字椿塞深就淺。使夷船不敢直入。然後將省河南北二路礮台。趕緊修築。再於要隘設守。添造戰艦。籌運礮石。由內而外。諸砲台從容措手。以期鞏固。

又奏。隆文於十二日因病出缺。石門金山大營無人統率。奕山現暫駐彼料理。其守城兵丁。及撤住堰塘之兵。分移東北教場。及白雲駐紮。

又奏。逆夷在毗連香港之裙帶路。築馬頭一條。係二三月動工。長八九丈。寬六七丈。高七八尺。築房一連三間。此外並無添造。四月間。有夷人至香港查問戶口。耆老鄉民不聽傳喚。夷人卽去。查外洋入澳口門有二。一爲擔竿洋。在新安縣東南。一爲老萬山。在新安縣西。至裙帶路並非出入虎門必由之路。澳門在虎門西。去裙帶路更遠。逆夷聲言香港裙帶路係前督琦善允准居住。以換定

海。目下內河水大。未能卽刻攔堵。虎門無險可據。未易得手。俟我備旣修。方能徐圖收復。廷寄。不時密探逆夷有無另蓄詭謀。作何舉動。如有可乘之機。必應設法收復。方成事體。

六月。癸巳。奕山齊慎祁墳奏。五月十二日。接奉四月二十九日諭旨。夷目等額慶歡忭。免冠感伏。聲言永不敢在廣東滋事。據提督吳建勳報稱。夷目嘯嘯吐在省河受傷逃出。病故之後。各船受傷。被嚇及時疾病亡者相繼。省河要隘。已於十八日動工。雨水過多。西水大漲。急切不能得手。大黃灣礮台孤懸水中。添造石壩。接通後話。其新鑄礮位約百二十餘尊。僅足省河原設數目。而虎門各台。尙須爲造。

又奏。四月初三至初六等日。嘆夷攻請海門。烟霧中望見白衣神像。遂不敢擊。粵秀山下火藥局。漢奸潛拋火彈。兵弁搶救時。居民望見白衣女裝在屋上展袖拂火。登時撥滅。夷匪謀運大礮向城。而迅雷暴雨。衝殺漢奸及黑白夷百餘名。皆觀音靈應。請御書扁額。以彰神貺。尋頒額曰。慈佑清海。

又奏。各省官兵半染瘡痢霍亂等症。擬酌留廣西川貴官兵彈壓。此外分起撤歸。參贊楊芳。現在告病。又欲自任留辦善後。惟年逾七旬。精神恍惚。兩耳重聽。可否飭令回任。暫留齊慎籌備一切。

得旨卽回任

裕謙奏。浙洋空倉洋面及甯海縣大佛頭等處。遊奕夷船。共有四隻。五月二十三日。石浦之老東門洋面。有杉板小船駛至。該處防兵居民逃竄。又在滿山洋面遊奕。不敢駛進口岸。查金鷄山新添礮台。堆貯沙袋。均甚扼要。銅礮一千至四千斤者。鑄成八十位。鐵礮鑄成六位。兵民均各安靜。

又奏。余步雲於水務雖未諳習。究竟久歷戎行。薄有聲望。比陳化成較勝。至葛雲飛習氣雖深。尙堪造就。鄭國鴻自居爲深通韜略。不過私心自用。不能和衷。全在駕馭。就我範圍。現在旣知斂跡。暫緩更調報可。

乙未。顏伯燾奏。諜探粵東夷務。四月初一日。火輪船在十之行河面。官兵攻擊至晚。夷人亦有損傷。初二日。火輪船駛至坭城。兵勇望風而逃。燒我船六十餘號。初三四日。夷船十餘開砲上岸。防兵四散遁走。被燒民房甚多。占去四方砲台。初六日。砲子打入老城。直指貢院。廣州府余保純向夷面議息兵。始索洋銀千百萬圓。繼定六百萬圓。須將軍參贊撤退。方肯退出。其銀已由藩運海關三庫湊給。四月十五日。作爲追交商欠。議撫情形馳奏。查廣東民情非不可用。四月初十日。有蕭岡三元里等鄉數萬人。圍困義律。功在須臾。而余係純得義律私書。出城彈壓。鄉人始漸解去。有該鄉民

誓詞二紙。各處傳抄。且由廣抄來逆夷僞文一件。僞示四件。悖詞令人髮指。復於議撫後折去大角沙角橫檔等砲台。甄石。移造香港馬頭房屋。又四月初九日有夷人十一名。漢奸數十名。至香港傳喚鄉耆舖戶。稱係嘆夷國知縣姓堅。未知將軍參贊會否具奏。伏念上年八月。該逆赴天津遞呈。不過藉緩定海之師。琦善宴其頭目二十餘人。嬉笑怒罵。隱忍受辱。冬間裕謙署兩江督任內。懸重賞以購義律。該逆則在鎮海與伊里布分庭抗禮。今年正月。琦善又與該逆會飲於蓮花城。自琦善拿問。楊芳至粵。相持數日。旋復効尤義律。偃臥夷館匝月。又縱使去。查楊芳途次。卽有偏僻小港。准該夷屯貨物之請。甫經到粵。撫議又起。是與琦善如出一轍。其於琦善撤備揖盜。並不據實直陳。奕山隆文逆夷已懷輕視。楊芳年老耳聾。不能約束兵丁。爲今之計。亟宜特簡重臣。大張撻伐。撤外調之兵。用本地之民。經費欲舒。卽多亦不過數十萬。究勝於六百萬拱手奉寇。臣駐廈門。俟船砲備齊。卽將泉漳興化各澳洋面遊奕夷船奮力攻擊。

又奏。正封摺間。據探報廣東四月十五日一摺。已奉命允。初八勝仗。並邀恩旨。查初八廣東已傾財罷戰。安有勝仗。卽初一亦僅小勝。旋即潰散。是所奏直以痛剿乞撫。欺朦天聽。大膽昧良。不料如此之甚。並聞逆夷在香港潛開大路。是據有六百萬銀。肆行無忌。已可概見。廷寄。朕聞廣東辦

理夷務情形。與所奏迥異。梁章鉅前駐梧州。與廣東昆連。務將所聞實情具奏。

顏伯燾又奏。廣東事簡用裕謙。似可常任。惟其氣太銳。乞用林則徐爲副。浙江海口或以劉韻珂會同余步雲辦理。

丙申。以容親王仁壽等議。革伊里布職。發軍台効力贖罪。

丁酉。解山東濰縣知縣。招子庸任解京候訊。尋議上得旨。鮑鵬照交結外國例。加等發伊犁給官兵爲奴。招子庸革職。托渾布交部議處。

祁墳怡良奏。遵查琦善在蓮花城蛇頭灣兩次會晤義律。止鮑鵬一人在艙傳話。鮑鵬原名鮑阿聰。曾充夷人嘔吡買辦。前欽差林則徐訪聞販烟。查拏逃去。至香港全島東西一百四十餘里。十九年間。林則徐設一臺於尖沙嘴。名懲膺。一臺於官涌。名臨衝。以資控制。琦善撤回兵砲。旋被喫夷。潛踞宸帶路赤柱各處。貼僞示。設僞官。皆稱琦善。允給居住。查香港離新安縣城一百六十餘里。距省城四百餘里。現須先修復近省砲台。再議收復香港。廷寄。香港係中國土地。斷不准因琦善有給居之說。任其盤踞。應如何收復。務須商酌萬全。

己亥。楊芳奏。回任調理。並請用過賞需銀二萬四千兩扣俟俸作抵得旨免扣。

訥爾經額奏。酌撤防兵三千四百餘名。留兵三千三百名防守海口。

乙巳。以容親王仁壽等議。琦善斬監候。秋後處決。托渾布奏。撤海口防兵。

七月癸丑。裕謙奏。逆夷之有赴浙滋擾之信。請暫緩撤防。並請勅下奕山。向該夷嚴行究詰。

廷寄。逆夷赴浙。既屬風聞。何從究其來歷。如果思逞。斷無先行傳播透漏之理。著仍遵前旨。於鎮海定海緊要處酌留弁兵。其餘調防官兵。酌撤歸伍。

丁巳。奕山齊慎祁墳奏。查明出力紳民。開單奏懇恩施。統計二月二十四逆夷闖入省河。四月初一日開仗之後。官兵水勇轟擊焚燒大兵船九隻。三板十一隻。小三板十八隻。火輪船二隻。除三元里等村義勇鄧彰賢。顏浩長砍斃先鋒嘯哩。義勇陳棠。吳濯泉。紳士潘世榮。擒斬啣嘜外。又有佛山紳士吳璧光。蘇文錦。馬永熾。因逆匪截搶渡船。該紳等前往救護。追回。至夜間。探得夷匪十餘人。據龜岡。該紳等督扒龍快艇。四面圍攻。施放毒烟。吳璧光首先殺斃兵頭一名。餘匪均斃。又有夷匪三板接應。該勇於黑暗中搶擊夷目二名。殺死夷兵數名。割獲首級三顆。搶獲船隻。盔甲。刀砲等件。螺絲連環銀花甲一副。連環套扣螺絲銅甲一副。獅頭金線軟呢甲三副。鑽石花金線夷帽二頂。大金花盆一頂。洋鋼鍍金刺劍一口。花象牙鬼子印二顆。銅護心鏡一面。遇便解京。統計截殺黑白夷

求再行北往。並將回文面交嗎嘍。開船往趕。又傳到義律。令其詳晰寄諭勸阻。風聞僕嘍喳因義律連年構兵。辦理不善。是以前來更換。今不待回諭。出洋北駛。必係義律嫁禍之計。不先告僕會。以早經通商。詭使北上。懇求馬頭。倘開砲起釁。必致兵端不息。爲己卸罪。奴才等派委監司大員。於沿海村莊。鼓舞紳士。團練義勇。扼要防守。以固省垣根本。廷寄總當加意守衛。以備不虞。至粵東通商已久。豈容嘍夷妄求馬頭。別滋流弊。倘該夷遞呈乞恩。妄生希冀。斷不准允爲代奏。

己卯。裕謙奏。先撤江甯駐防徐州兵共九百名。紹興湖州兵四百名。又壽春兵六百名。安徽兵九百名。河標兵四百名。江甯各營兵百名。高資營兵三百名。陸續撤退。尙有陳化成督率提標及本營等兵二千四百名。巡防寶山。王志元統帶漕標。徐州及本營等兵巡防上海。報可。

庚辰。閩浙督顏伯燾奏。七月初九日酉刻。該逆火輪兵船數十餘隻。銜尾闖進青嶼口門。當飭文武防範。並令通曉夷語之陳姓往探。初十日。陳姓帶回該逆照會。提臣寶振彪僞文一件。內使僞公使僕姓。僞水師提督巴姓。僞陸路提督郭姓照會。如不議定。照上年天津所討各件。卽應交戰。請將廈門城邑砲台讓給。暎國軍士暫爲據守。迨諸事善定。仍行繳還等語。當督率文武弁兵。開砲分堵隘口。自石頭汛嶼仔尾鼓浪嶼。二面兜擊。打沈火輪船一隻。兵船五隻。該逆一面回砲。一面蜂擁

而進。小三板分路上岸。兵勇俱多傷亡。興泉道劉耀椿親見該逆以七八船併力攻一砲台。旋攻旋進。將弁奮力拒敵。自辰至酉。無如該逆船隻過多。大船約千餘人。中者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人。砲愈放愈多。人愈殺愈厚。臣行寓及各衙署均被逆砲飛擊。延燒。悉爲灰燼。居民紛紛逃避。當卽割切曉諭。飭令各員退守同安縣城。令廈門同知顧效忠移駐滸尾。劉耀椿帶兵二百屯筭在鄉。就近團練。以圖進取。調催陸路提臣普陀保。水師提臣寶振。彭星夜趕回策應。自請交刑部從重治罪。

福州將軍保昌。副都統額勒錦。巡撫劉鴻翔奏。廈門失守。督臣退駐同安。請飭直隸山東江蘇浙江一體嚴防。廷寄著顏伯燾督同寶振。彭星夜趕回策應。自請交刑部從重治罪。調精兵二千赴閩應援。惟勤調兵一千赴盛京防堵。棍楚克策楞調兵一千留盛京備直隸調撥。著訥爾經額赴天津籌辦。托渾布裕謙相機防堵。

辛巳。派哈喇阿赴山海關。玉明赴天津。

八月壬午。勅富呢揚阿挑陝西兵二千名赴天津。令胡超管帶尋勅帶頭起兵赴山海關。二三期撤歸伍尋勅。二三期仍赴津。

裕謙奏。潭頭山大佛頭等處洋面。夷船續有增添。請緩撤兵。

癸未。訥爾經額奏。馳赴天津籌防。

甲申。劉鴻翔奏。請撥軍需銀三百萬兩。並招募漳泉壯勇。相機進剿。省城南台以下。沿河村莊。自虎門至省。港面多係寬深。又有支港可通。恐該夷乘潮駛入。現飭司道查勘。多用船石攔堵。

又奏。請撥山東河南硝二千萬斤。磺四萬斤。

乙酉。諭奕山等該逆滋擾福建。粵省夷船必少。著卽乘勢剿洗。克復香港。

丁亥。托渾布奏。帶兵親赴登州督防。仍撥武定官兵在與直隸鹽山交界之海豐縣協守。

劉韻珂奏。緩撤防兵。並飭杭嘉湖道守國經。會同副將陳述祖實力防守乍浦。

戊子。奕山齊慎祁墳怡良奏。香港洋面。尙有夷船十餘隻。火輪船二隻。續又到五十門砲大兵船一隻。粵省水師巡船。僅可哨探。不能抵禦。商造戰船。尙未完工。若於此時收復香港。恐四面受敵。現擬撤兵募勇。分鄉團練。廷寄。設法進剿。

裕謙奏。鎮定交界之青龍港。有夷船五隻。火輪船一隻。甯海大佛頭洋面。有夷船三隻。惟有嚴兵以待。廷寄。嚴密防堵。相機剿辦。勅盛京直隸山東等省。勤加偵探。遇有夷船。相機剿辦。

顏伯燾奏。泉州郡城須安大營。設糧台。令紳士懸重賞。募新兵。已有三千餘人。又馬巷一帶團

練一萬數千餘人。內應外援。布置周妥。因府城之永凝。處海口有夷船多隻遊奕。並火輪船駛入探水。當卽馳赴泉郡。與普陀保相度堵禦。並請籌撥軍需一百萬兩。廷寄銀昨已有旨撥解。兵貴神速。無使滋蔓。予陣亡金門鎮總兵江繼芸。游擊凌志汀。州守備王世俊。把總紀國慶。揚肇基。李啓明。卹典。

訥爾經額奏。添調大名宣化三屯協兵共三千。防守天津。其豐潤一帶海口。添挖陷坑。置兵瞭望。並嚴防漢奸內應。

庚寅。山海關副都統富勒敦奏。度地派兵撤秦王島滿兵四關策應。廷寄。哈喇阿會同妥議。

戊辰。顏伯燾奏。分撥兵勇。正擬二十一夜進剿。適岸上夷衆聞我兵集。悉數搬移下船。其擊壞船隻。惟火輪船現在修理。餘已修補完竣。於二十一日黎明開去。船三十餘隻。未知何向。聲言大隊不日復來。留船五隻。俟官給足一千二百萬兩之銀。再行開駛等語。惟商賈畏戰之心。與鄉民敢戰之情。兩不相謀。現在團集兵勇之力。擊此未去之船。極易得手。然必聚而殲之。乃無後患。若未使大創。萬一掣動全局。不堪設想。只可官兵暫行撤後數里。不與海邊交鋒。俟其登陸。設伏剿殺。廷寄。

照議。倘再空逞大言。不敢動手。致有貽誤。恐該督等不能當此重罪也。

甲午。裕謙奏。七月二十七日。鎮海盛舉地方。有夷匪二十餘名。駕杉板潛行登岸。經兵民剿擊。生擒白黑夷各一名。受傷落海者數名。餘逃回大船。黑夷傷重。旋殞。訊據白夷供。召噶哩。於二十天前。囑嘯喳。令伊船同噶囉。叮咛兩船。從廣東來浙。以銷貨爲名。探聽各口防守情形。出入路徑。回去報信。因少淡水登岸。被擒等語。現在該逆驕盈已極。斷不能因不誅此逆。遂不來浙滋擾。亦未必因誅此逆。肆逞更甚。不若誅之以堅衆志。因該逆前在廣東。有浙省曾將逆夷剝皮之謠。隨將該逆噶哩。綁出營門。先將兩手大指。連兩臂及肩背之皮筋。剝取一條。留作馬韁。再行凌遲梟示。其黑夷味哈。叻亦戮取首級。剝皮梟示。俾衆咸知。所有二月間懸賞格。擒白夷一名。賞洋銀二百元。黑夷一名。賞洋銀一百元。已飭糧台照格發給。廷寄。甚有定見。余步雲於海洋要地。或非所宜。如各省提督。或總兵。有堪勝海疆重任者。據實奏明。請旨。

著英道慶成。剛呈麟奏。請飭吉林黑龍江官兵。徑赴直隸防堵。廷寄。仍遵前旨。分撥五百名。

赴山海關。五百名往錦州聽候調到。

尋撤回尋勅仍赴山海關毋庸赴錦州

丁酉。命怡良往福建查辦事件。以廣東布政使梁寶常署巡撫。

裕謙奏。盛畧在鎮海東南一百餘里。東望定海之山勢。港道瞭如指掌。初二日清晨。有逆夷二百名。在雙嶼登岸。盡擊沿海零星草房。維時防守盛畧之守備黃夢寶。把總嚴殿揚。望見火赴。踰山撲剿。該逆乘勢攔入盛畧。太平營參將文斌。帶兵往援。該逆逃竄回船。仍在十餘里外遊奕。又象山縣石浦地方。初三日。有火輪船夷船各一隻。闌入銅瓦門。經官兵轟擊。於西刻退去。江西撫吳文鎔等款二十五萬兩。按市價買米解閩。以備兵糧。諭顏伯燾。廈門逆船僅五隻。新兵壯勇已二三萬。著嚴飭將弁。卽日收復。從裕謙策也。

己亥。諭祁墳梁寶常。朕聞越南國人聲言善製船砲。若與文檄。自能効順等語。著查探具奏。

顏伯燾奏。廈門街巷並無夷踪。商民復業。分遣員役瞭望。夷船或五六隻。或八九隻。在廈門港內遊奕。不敢登岸。時在鼓浪嶼聲言。起蓋夷樓。必須官爲給銀。方肯全行開駛。如有文員在廈。卽欲呈遞夷書。是以飭令同知顧教忠。暫駐鄉間。隨時稟報酌量辦理。得旨。顏伯燾免其治罪。仍交部嚴議。廷寄。該督深知廣東辦理不善。若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該夷如果復來。自當痛加剿洗。若外託持重。內存畏葸。安望一鼓作氣。大伸國威耶。

劉韻珂奏。調嘉興兵三百名協防乍浦。並將游民之強壯者挑充鄉勇。以戢浮動。其海甯之尖

山口爲省垣門戶。口門寬廣。水中無堵截。已團集鄉勇。預備陸戰。

奕山齊慎祁墳怡良奏。七月二十六日。有火輪船一隻。三板兵船一隻。駛泊橫檔海面。駕三板上岸。有夷服說漢話一人。持單一紙。聲言填河修台。仍有準備交兵之勢。卽縱火將兵丁所住篷寮。牆屋拆燬。又有火輪船兵船五隻。駛入大石四河等處。攔阻填河。將載石小船焚燒七八隻。經村民聚衆趕逐。卽退。廷寄。前准通商。本非正辦。此時若再有要求。斷斷不准議及。現在廣東夷匪無多。乘此挑釁生事之時。聲罪致討。痛加剿洗。收復香港。搗其巢穴。不但粵中海氛可期永靖。且先聲所至。閩浙均易得力。又諭。前據奕山奏。尖沙嘴裙帶路寮。篷吹捲無存。昨據裕謙奏。擒獲夷供。香港現在岸上有兵千名。兵房數百間。迥不相符。著詳查具奏。再關天培陣亡。不肯點砲。及火門透火之兵丁。必應嚴懲。並慶宇達邦阿二員。究竟下落。均查明迅速具奏。

辛丑。裕謙奏。初六七八九等日。逆船連檣而來。共有四十餘隻。初九申時。有火輪船一隻。領兵船九隻。駛至離鎮海四五里之黃牛礁洋面。又有十隻。在離鎮海百餘里之碼頭洋起碇北來。似將徑撲鎮海。已派兵嚴防。提臣余步雲親統精兵。駐招寶山下之東嶽宮。並城鄉士民。按戶出丁。協同守禦。其定海亦有逆船二十餘隻。停泊口門外。經總兵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設法守禦。尙未闖入。

內港現飛調江寧旗兵八百壽春兵一千來鎮備調。

又奏。奴才自祖宗以來。效命疆場。世受國恩。茲又奉命專征。既不敢孤負朝廷。亦不敢玷辱祖。父。惟有殫竭血誠。身先作則。撫循士卒。激以忠義之氣。解其畏葸之心。並躬率文武官弁。誓於神前。城存與存。以盡臣職。奴才斷不肯退守爲詞。輕離鎮海縣城一步。又不肯以保全民命爲詞。接受逆。夷片紙。硃批。所論皆是。具見悃忱。卿當謀勇兼施。殲厥醜類。佇膺懋賞。宣威海徼。朕望捷音之至。裕謙又奏。飭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來鎮海軍營商辦一切報可。

甲辰。劉韻珂奏。請再撥軍需銀一百萬兩。旨准。

乙巳。裕謙奏。十二日未時。有火輪船二隻。引大夷船二隻。乘潮闖入竹山門。葛雲飛等在半塘。土城親自看准苗頭。衆砲齊發。擊斷逆船頭桅一支。該逆卽竄出吉祥門。復繞入大渠門。經遊擊張紹庭在東港浦土城率兵迎擊。該逆卽時退出。得旨。葛雲飛賞提督銜。張紹廷以參將卽升用。其餘出力員弁保奏。

著英奏。鑄就二千五百斤砲二尊。運往牛莊。蓋州熊岳安設。五千斤砲二尊。二千斤砲一尊。三千斤砲三尊。分送錦州。寧遠各海口安設。以資捍禦。

戊申。托渾布奏。親赴登州籌辦陸路戰守情形。

裕謙奏。據報十三日午時有夷船十三隻在竹山門外停泊。旋有火輪船三隻。三板船一隻。駛進竹山門。葛雲飛等督兵擊斷夷船大桅。當即竄去。十四日攻打曉峰嶺。駕三板船由竹山礮登岸。鄭國鴻督兵擊殺夷匪無數。傍晚該逆繞至定海南面孤懸海中之五奎山瞭望。十五日在山上支搭帳房。我兵在土□□砲篷擊打壞帳房五頂。逆夷十數名。十六日該逆先進□□□□東港浦。經我兵擊退。旋攻打曉峰竹山二處。至酉時登岸。被我兵擊死無數。十七日丑時該逆又駛火輪船進攻。葛雲飛親自開砲。中其船上火藥。即焚燒甲板。無存。已時該逆分三路□□五奎山迎而攻打。一由東面之東港浦。一由西面之曉峰□□攻壽春鎮。王錫朋首當其鋒。督兵開砲。夷匪冒死前進。我兵前隊陣亡。後隊繼進。業將夷匪殺退。數次無如愈殺愈多。我兵所用台砲。至紅透不能裝打。猶捨命死戰。至未時。夷匪約三千分路登岸。我兵勢難抵敵。正在調兵策應。旋據定海典史鄧鈞帶同水勇救護。定海糧台委員黃維詰等。並銀九千兩。及定海縣印到營。據稱縣城已於十七日未刻失守。詰以文武下落。則王錫朋被敵打斷一腿陣亡。處州鎮鄭國鴻在竹山門陣亡。定海鎮葛雲飛在東嶽宮陣亡。舒恭受被火箭打傷殞命。將備兵丁苦戰六晝夜。陣亡甚多。舒恭受因事危急。恐資盜糧。委鄧鈞將糧台搶護至山嶽寺內。並將印信交付囑令內渡。

越事備考案略

劉名譽著

關外隨營筆述

越南久列中國藩封。全國形狹而長。南北表延約七千里。東西最闊處不足二千里。窄處止數百里。東南兩面盡濱大海。東與中國瓊郡隔洋正對。洋面千里而遙。西面萬山高巖。與老撾高蠻兩國緊接爲鄰。緬甸尙在再西。東北界連尤多。西北毘連滇南。而商貨流通尤大。通國舊分南北兩圻。國都居中。是爲富春省。卽漢之日南郡。近都之北。廣平廣治兩省爲左圻。近都之南。廣南廣義兩省爲右圻。自河靜省以北一十六省。皆爲北圻。自平定以南十省。皆爲南圻。合計通共三十一省。南圻原本瓜哇三佛齊滿加剌水真臘諸國故地。爲越南所併。疆土始長。嘉慶間。舊阮王起自南圻。與新阮王爭國。假南圻通商之法。蘭西及西班牙兩國兵力。以滅新阮。當時許酬該二國每二百萬元洋銀。得國後。力能止付一半。二國屢討無償。法國蓄謀吞越。意不在區區酬金。分布教士入越。徧傳天主教。暗謀將越民盡變爲法民。教士呼爲靈牧。誘越民亦得充之。與越訂約。凡越民充靈牧者。犯國法。笞杖不加刑。准以錢贖。平民入教。卽免役。民趨若鶩。教黨旣盛。越國諸多不便。始禁民習教。咸豐間。法約西班牙同谷越之殺害教民。搆兵數載。同治元年壬戌。三國始立和約講解。越南譯音於法

蘭西二字轉爲富浪沙。西班牙三字轉爲衣波儒。割南圻之嘉定邊和定祥名爲外三省。以昇法人西班牙之債項。法人詭稱願代償訖。其後西班牙仍間駛兵輪入口。追索前債。法則一味狡賴。至同治十二年。法又籍兵端開兵衅。法越兩國再換和約。添割永隆安江河仙名爲內三省。以昇法兩國平行。法祇圖實利。而不務虛名。推越南爲大南國。勒令背叛中朝。和約內首稱大富浪沙國。明知大南國係操自主之權。非有遵服何國等語。其第二款。大南國倘有匪梗。並外國侵擾。則大富浪沙國隨機幫貼。又願代爲勦絕海匪之擄掠。所有需費。自願代出。並不索還等語。第六款許以銷除舊欠。法債一百萬元不追。第七款並擔承代還所欠衣波儒舊債一百萬元。卽在新開各通商碼頭內除支費外。每年將一半付與法國。爲代償衣波儒之項。第九款盡除禁習天主教之例。第十一款開紅河通商之路。下自甯平南定海陽各省。上溯紅河。直達中國雲南界。任由通商。此其大端也。同治十三年甲戌正月立約後。隨照抄和約條款文移中國總理衙門知照。其時未留意彼約暗伏越南背叛之語。所以越南明係我之藩屬。而今法人強辯以爲非是。則此故也。南圻六省。旣割於法。政令一從法出。物產甚多。重徵貨稅。舖舍櫛比。復抽地稅。丁口日增。又抽人稅。賦繁餉足。六省中以嘉定最衝。法人改名爲西貢。中西往來輪船以西貢爲一大埠。日益繁盛。南圻緊鄰金邊國。越人呼爲高蠻。

粵商皆稱金邊。本越南屬國。法人又誘之叛越。詭云法國願爲之保護。撥法兵若干入其國。分據要地。每年責納兵餉如數。雖暫似非有取盈而久後必肆吞併。又老撾國亦與越犬牙相錯。粵商呼爲蛇鬼。緣其民裸體似蛇。有生蛇熟蛇之別。熟蛇知以葷蔽下體。穴居者多。其疆域倍於越南。惟食鹽必藉越之。又安河靜等省。越限制其鹽。而法以鹽餌之。用熟蛇以來。生蛇耐心玩弄。期在久後謀其疆土。金邊老撾皆產豆蔻。肉桂。犀角。象牙等貴貨。法人賤販以獲厚利。此南圻爲法所據之關係也。至於北圻。以東北諒山高平太原三省與廣西接界。西北宣光興化兩省與雲南接界。此五省盡屬崇山峻嶺。其南之北甯山西河內海陽等省。極目平陽。就中以河內省爲適中之地。漢唐俱爲交趾郡。明爲交州府。安南世建爲都。僭稱東京。自阮王遷都富春。始改東京爲河內省。北圻最大之江名富良江。又名珥江。俗呼紅河。發源於雲南元江直隸州。另支河出蠻浩埠合流。先經越之保勝。直下後。經興化山西河內與安南定五省以達海。紅河之北。別有大河。土呼新河。因屢代水災愈劇。捨民房田。開爲新河。上出太原。經行北甯。距城尙有四五十里陸路。其流分汜頗多。南趨海陽。東向廣安。皆可入海。北甯之下。另一小河。由新河通入紅河。互相往來。此水道之大要也。滇南所產銅鉛鐵錫鴉片烟。取道紅河出洋。各項洋貨。又取道紅河入滇。愈行愈熟。已成通衢。咸豐間。有粵西人劉永福。

暨黑旗糾衆爲官軍逼退出越。越王招撫授以三宣副提督之職。轄宣光興化山西三省。伊擇保勝設卡抽稅。國王力不能制。聽其自行收稅養勇防守。可免發餉。亦不聽調。相安已久。法人同治甲戌和約。既伏紅河通商之條。初未舉行。迨光緒七年。甫索踐前約。且言黑旗據保勝抽稅。有礙通商。必須驅除。越王善言緩之。八年春。法人稱和約內有匪梗。代出賞剿匪之條。黑旗在應剿之列。不由越王允否。尅日駛兵輸入東京。強勒河內總督讓故宮殿與彼屯兵。該督以未奉朝旨。不從。一面具疏請命。一面集兵守城。並遣其按察使赴兵船。緩師。法人拘留。卽於三月初二日開砲攻城。該督出示。凡教民願赴法者出城。於是出者二千餘人。然內奸終不盡去。奸細在北門內舉火應之。卽日城陷。該督黃耀冠帶殉節。法既陷河內。復以輪船走報越王。尙稱未傷和誼。請另簡新督赴河內接任。凡精明大吏。皆謂不佳。商使起用。致仕原任河內督臣陳廷肅往任。正人也。越王勉從之。陳督年逾古稀。抵任無權。徒擁虛名。夏間水漲。法乘勢將兵輪上駛。越王急使告以劉永福乃我武臣。既以我國和好。不應攻我之臣。伊非匪也。法答既屬爾臣。盍調往他省。但不阻吾入滇之路。又何致攻之。越王陽爲降旨調離。而陰令勿移。延至光緒九年二月間。法始攻陷南定省。夏間再陷河陽省。其附近之廣安省甯平省。無不次第強佔。時有唐銓部景崧奉命派滇差遣。路出保勝。以忠義激勵劉永福。三

月朔日。劉永福始興師出駐山西。法人進逼劉軍。逆戰於河內省轄懷德府之紙橋地方。四月十三日。大敗法兵。斬其七晝兵頭里威利。法國武職以袖口繡畫數分等差。七晝其貴官也。死亡山積。法人喪氣。七月十三日。再戰於懷德府城下。法又敗績。殲斃無算。十四日。法詭計決堤。水淹劉永福軍。入夜水竟沒簷。兵立屋背。賴得土人競渡龍舟數隻。徹夜往復渡救。法不知。遂退屯丹鳳縣。該處紅河最大。逕其東北。又有噶江較窄。繞其西。獨南面留陸路一綫。可通他處。劉軍與法水陸相持。至八月初一初二初三苦戰三晝夜。劉之先鋒黃守忠最得力。屹立不退。拒敵痛創。片甲不令得回。法人經此。四月七月八月三次痛懲。削鉅心寒。設使劉軍得別軍相助。乘銳進搗河內等省。有可收復之機。法因紅河被遏。另布狡謀。駛兵輪往攻越都。脅成和局。頒行和約。八月已至山西。越之北圻經略大臣駙馬黃佐焱不復主戰。劉軍勇士稍有散者。全軍退至山西之後二十餘里。法亦力困。更在香港招集商股。資助越公司。資本既豐。添購軍火。重價募兵。一面密結敵民。種種籌維。方作後舉。保勝之南。有越向來羈縻之地曰十洲。永福意在北圻。如不能守。則退入十洲。該處隘峭。糧足堪負。負隅自固。和局成者。因法於七月十五日攻奪越都順化河岸礮臺。適老國王阮福時先於六月十五日病故。祇養子三人。立其長者。臣民廢之。推立故王之弟朗國公福昇。法人逼脅換立和約。七月二

十三日立新約二十七條。大要。越國權利盡歸於法。越人皆非所甘心也。十月朗國公飲鶴自盡。臣民復擁立王福。時次養子福膺。年纔十二。受脅未能自振。劉軍得耗。復進紮山西城。添募勇丁。唐銓部激勵之。恩賞十萬金外。間斬不立時全給。滇撫軍唐中丞出至保勝。聞和。撤退防營。諭旨責以不請擅自回省。致邊防鬆懈。摘頂革留滇。撫軍旋派三營。再至粵撥兩營。俱守助山西城。然其前之懷德府虛無守兵。法進而佔之。北面之六頭江爲北甯山西互通要道。亦無守者。法又佔之。山西僅存孤城。劉軍士卒多有攜眷在城者。十一月初旬。警探頻聞。十一夜。劉軍大隊出紮水田之中。連紮兩晝三夜。敵尙不來。軍已疲困。直至十四早。法兵始至。蔽野而來。頭敵係黑鬼數千。越南教民次之。法人則尾隨督陣。全軍一色。逼馬快鎗。並不雜以銅冒。噫鎗。水陸均施開花砲。彈至如雨。劉軍拚命上前。法兵惟砲火兇狠。若能逼近彼身。彼竟毫無伎倆。任由砍刺。以此殺斃黑鬼教匪至三四千名之多。其法鬼亦有數百。奈彼有進無退。大砲時轟。眼見擁去成行之鬼兩邊。又合彌其缺。再進。法人每遇接仗。以換班放鎗。晝夜不停。鎗聲爲長仗徹夜並不收隊歇息。四十五連戰兩晝夜。劉軍逼碼將次用盡。法人逼碼亦告罄。劉軍退守入城。法人停止十六一天。待輪船由河內裝運碼子接濟。十七早。又復猛攻一日之久。城中婦女被砲驚嚇魂飛。無甚刻神寧。士卒各顧女眷。咸思衛以西避。人

無固志。是日申刻。拔隊棄城。退往興化。滇粵助防各軍。暨商民隨之盡走。法亦不追。山西竟陷。法人得城不居。惟在城外多築砲臺。狡營兔穴。爲保守計。先是粵西防邊各軍。全出駐守太原北寧兩路。向分左右。各設統領。左路統領爲廣西提督黃桂蘭。安徽人。右路統領爲廣西候補道趙沃。廣東人。每路十二營。每營四百二十人續增營數有加。徐中丞先以西藩司督辦海防專摺奏事。四月十五日抵龍州。二十二日出關巡閱。至北寧而歸。仍住龍州。九月大病。幾不起。頻危。獲痊。重陽日旨簡西撫。仍責督師。十一月初二日再出關駐節諒山。委員送印出關拜接任事。鞠躬盡瘁。竭力運籌。廷旨北寧爲吾勇駐紮之所。法人倘竟侵及我防界。卽著督飭官軍竭力捍禦等因。已由總署照會法使。徐帥將左右兩統領並調同駐北寧一城。黃統領乃粵督□□帥姻親。信任趙統領。爲歷任前撫許可。而徐帥平日且深信。因此事皆盡委任。兩統領有言其疵者。輒以用人勿疑拒之。適山西不守。慮防營單薄。立卽分委營員入關。添募粵勇二十餘營。皆尅期出關。甫抵諒山。派員將該營點名一過。便飭迅赴前敵。聽候兩統領調遣。新舊共計五十餘營。盡圍守北寧一隅。俱在前敵。而後路空虛。意在不肯擁兵自衛。徐帥早年本蔑視洋人。又見劉軍尙且屢捷。所策果符。先具輕敵之心。昧於用兵不審。精羸務多爲貴。只求成軍。兩統領復迎合之。侈談部下能戰。徐帥篤信不疑。六次疏請進戰。屢有

不難收功於一旦之語。朝命不許。命且保守完善之區。兩統領不睦。徐帥爲之調停。送帖三人。互換以釋猜嫌。力求共濟。粵西防營餉例名爲鎮柳營制。每勇月餉二兩四錢。糧米在內。若在前敵。始照發足。設派在諒山之北。止按七成發給。每勇月餉一兩六錢八分。當勇者果何圖。所望攻村掠物。搶女口而已。海陽省城外名曙東埠。劉軍會合粵勇攻之。法人皆住輪船。陸守僅有教匪。進攻得手。十月十七日。已入佔曙東。乃各勇惟顧搶掠。洋船畏勢稍退。忽數法鬼登岸。各勇望見失色。便逃。彼輪船施放開花砲。各勇驚惶自亂。卽舉火將曙東數百家店舖全焚。逕歸大爲洋人輕藐。剿土匪防營積年陋習。冒餉飽囊。得充管帶。無不累費鉅萬。得膺統領多年。累費更至數十萬。粉白黛綠。列屋間居。自然命愈珍貴。防營所到。不紮營壘。悉入村。盡住民房。與賊遙踞。暗約彼此互留體面。兩不過界。日久賊困他徙。則虛捏勝仗。報克復地方。若首要巨匪不能不獲者。則統領懸賞。自有賊黨縛獻。以擒獲入告。鋼習久歷年所。惟此次與洋人交戰。舊本子悉不能用。□統領姬妾住龍州三寶柵。高張幕府。堂皇裔麗。自己身安北寧。雖行轅裝飾如粵東醜壇。而牀第無樂。乃令越官徵選土妓。每日三四十名。入供酣樂。土妓呼曰乞妹。越音讀曲。字爲乞。爲之唱乞。是夜。歌聲洋洋盈耳。此昭著於衆。靡不周知。□統領尙不至此。然皆昏庸無識則一也。有條陳兵事至計者。一概不肯。口統領將廣西提

督署案卷數十箱運至北寧。視爲樂國。與越北寧總督張登壇交契最密。自甘改效越裝。包頭乘輜。越官肩輿以橋爲兜。其中名曰翻。用越儀仗遊行市肆。衆目共視。有玷國體。張登壇暗迎法國兵頭入城。筵宴三日。復

送之出。又將城頭火砲偷運百餘尊他往。倉穀又運空數倉。兩統領安坐成中。晏然不知。與登壇爭妓。挾嫌乃密緘致張振帥。告以登壇通法。振帥傳知。相疏陳廷寄。著徐撫相機將張登壇撤換或囚殺。徐撫以皆非力所能到而止。統領既欲害張登壇。乃又聽信其言。將費力購軍來之精利軍火。發與登壇部下越兵應用。照該營部據。共發過快鎗八千餘桿。逼碼四十萬顆。自己營勇反多用火噫鎗。皆憤有不可解者。徐帥則萬苦千辛。經年籌運快鎗。兵鎗。洋藥。土藥。逼碼。開花砲。水雷。經年之久。人負馬馱。一概運赴北寧。交存兩統領。不令缺乏。徐帥一腔忠憤。恨不得一戰。滅此朝食。北寧南通河內。雖屬要道。但北寧城距新河尚有四五十里陸路。兩統領多派防營。數里一營。層層布置。北甯城北八里土名涌球。土語呼河爲涌橋爲球。有河寬十丈。深八尺。輪船可至。河邊有土山兩座。商民無不言。敵若據此山。將開花砲近指入城。點滴不差。晝夜不絕。則城斷難守。而統領漫不謂然。只派陳朝綱兩營守湧球。未免力薄。新河在北寧之南。自西注東。東南角上另通入支河。依北甯之東。入而又分。汝名爲三江口。再入爲芹廂關。左治墟扶朗墟而至涌球。其形如此。防勇雖多。率皆烏合。倉

卒添募尤多。乞丐游民不曉洋鎗如何施放。各勇二月猶未領得。去年冬月之餉。統領營官官屬
遞延攔不肯。營官尙販冬衣。洋烟銅錢。拆餉發給士卒。高價射利。勇丁糊口猶難。違云接仗。防營無
不分住民房。越國風俗最壞。不識廉恥。勇與越婦膠粘。皆成野匹。營哨大小官皆有越妾者。多放蕩
成風。一聞警至。營官向住屋覓哨官。哨覓什長。轉覓勇丁。數時尙難成隊。事急各謀護眷先避。軍政
如此。芹駟關無人守。鬼卽先數日預佔。二月十一日。法鬼水陸進撲。扶朗墟各村教民預藏法人。所
付快鎗。至期四出響應。環撲我軍之後。敵彈如雨。是日防軍尙有拚命力戰者。無如勢大莫禦。且有
教民致背腹受敵。至晚扶朗防營遂失。十二日彼族禮拜。不來接仗。十三十四又復沿河進犯。十五
日分三路撲攻北甯。一由城南之新河。一由城東小河中。一由輪船駛至城北之涌球。所經過我軍
用一尺二寸面大木塞河之處。輪船立刻用土顛機器。頃刻拔起。毫不能阻。涌球有竹筏大橋。輪船
至先毀竹橋。以斷援兵之路。涌球至午遂陷。法果踞土山。轟開花砲。並放氣毬。昇上空中。難民各村
共見教民遠見昇毬爲號。四路麇集。形同越南並叛。黃統領在北甯城內。踉蹌先奔。趙統領出新河。督剿
敗回。入覓黃統領無蹤。越兵則持前日黃統領所給快鎗。反戈相向。趙亦急奔。因涌球河已隔斷。不
能北還諒山。只有西北一路。退往太原。十五夜。法鬼吹號。紛紛入據北甯城矣。連營數十座。全潰。潰

勇之詞曰。每月二兩四錢。除却米飯。月贖數錢洋銀。豈真以性命付爾耶。竊惟募勇餉廉費省。原甚便宜。其如臨敵一閃而散。何哉。法用開花砲向難民潰勇奔處混擊。必走至二十里外。始無彈子落下。教匪殺我軍士如麻。商勇俱多中彈受傷。臥地無救。呻吟數日始死。徧地皆是。慘不忍言。徐帥專派弁勇尋探兩統領蹤跡。不得確耗。氣極。決意嚴參。又恐無據反噬。適接兩統領十五夜戌刻親筆互通信牒。緣兩統領早日預約。逃時同走。至是先後相失。半路作函。邀踐前約。送書人誤投諒山。爲徐帥所得。其間有天道焉。徐帥揚言。兩統領如果不承。則親筆原函。定行進呈。具疏劾云。隨時已諱。屬兩統領廣偵探。安地營。禁擾民。嚴冒餉。初不意其四事皆粉飾欺瞞。乃賊踪甫至。戰守一無可恃。棄地先逃。一敗不救。請旨懲警。又自劾。臣聞直迂庸。罔識軍事。無知人之明。失整軍之道。撫躬自問。萬不敢委過於人。請旨交部從重治罪。各等語。悉情真事確。是役各軍畏葸自潰者固多。而抵死力拒者。非盡無人。不能一概抹煞。屢詢見仗勇丁。及在場目擊難民。均稱法人多在輪船上。較千里鏡施放開花砲。不敢登岸。頭敵係海邊募來我中國客匪數千。扮作洋裝。臨陣至近時。聞惠潮嘉翁源等處口音。無所不有。由輪船載來登岸。越南教民則無洋裝號衣。僅以白布拍頭。自各村擁出。一切皆緩步直前。我軍砲擊。彼有倒地者。其衆棄而不顧。每隊法鬼寥寥。各執藤條。從陣後吆喝驅策。彼

族鎗砲總遠及數十步於我。兩軍相望既可見。我施鎗彈猶未及彼。而彼之鎗砲彈已先及我。軍心遂驚。加以開花砲從遠擊來。晝夜無停。我壘立脚不住。不容不退。實難彼此近身。偶能兵刃相接。則斃彼必多。任殺不避。嬉笑領死。似已受彼迷藥。常所至我手軟。仍不知退。傳聞飲彼火酒。便膽雄嗜。頗改常情。法人每兵必身佩一瓶酒。一袋麵包。牛肉。行軍不設長夫。無鍋灶柴米之繁。又由越民傳說。法人募我華匪以爲前敵。每人另犒三十元。其十金月餉。仍照常付與。彼以重金餌選兇徒。以當我二兩四錢餉之勇衝鋒。無異輕重懸殊。何能免彼奮而我懈之患。互較乘除。彼餉雖然多耗。但得城居地後。守壘不須多人。故逞志卽尅日減兵。一輪船迅載出洋遣散。雖耗不長。我勇餉省矣。然經年累月駐守。度支浩大。實無善策。法人尤長於守。所築壘高。砲能及遠。如欲我兵冒死撲壘。非重加賞。不得勇夫。只靠月餉。決無此兵肉薄而登。非捨千百人不能奪其一壘。此攻之尤難也。我軍亦有開花砲。奈陸運之難。不如彼輪船載來之大。量度施放之藝。又不如彼藝之精。甬球一戰。曾懸二百兩賞犒。奪彼開花砲。我軍靖邊中營卽有三十二名勇。冒死奮衝上前。二十五人中砲陣亡。其中七人同牽彼輪車。奪開花砲兩尊歸來。七人領此二百兩賞銀。兵非盡不可用。視客資否耳。若不厚籌千數百萬兩帑金。無從措手也。越將劉永福。一軍皆無賴亡命。受其豢養。劉二叔之口糧輕。而賞

犒重。必信必果。平居縱令賭博。負者赤手。懼迫惟有捨命赴敵。以博賞金。裸體血戰。並有進無退。以此法人深畏其狠。滇督岑宮保自請督師。奏准於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出抵保勝。十年正月十五日。至嘉噶關。二十七日抵興化省。由關至省。共四十里。部勒劉永福一軍。分爲十二營。照滇營制。每月餉二兩九錢。在恩賞十萬金內。勻月付給。每月五千金。適奉廷旨。命岑宮保節制滇粵諸軍。徐撫和衷商辦。不准稍存意見。粵防□統領不知道自己兵力之厚。反求援於滇。岑帥卽派永福十二營赴北甯助守。路經永祥府及金英縣一帶。教民盡截路。抗不使過。劉軍殺開血路。於二月初六日抵北甯。唐銓部同來。唐輕騎入諒山。商度軍事。適扶朗之敗。徐帥飭唐銓部回。許另犒萬金。鼓舞劉軍。詎行至半途。涌球又陷。前路不通。折回諒山。徐帥委充前敵營務處。會同康提督待勝招集北甯潰勇。不使流而爲盜。招復成隊。另編四營。卽委唐銓部統帶。駐紮屯梅。卽長慶府。常北甯危急。□軍坐視不戰。□統領焦急。許以退賊後犒銀三萬兩。□答稱。雖此多金。但六千之衆。每人不過五金耳。非現銀不可。□不能諾。北甯旣陷。□軍逢村盡掠。逃商搜身飽颺。西返興化。粵防退至太原省。越官閉城拒之。得劉永福同紮南安。劉旣去。教民便欺粵營。二月二十五日。教匪大隊來撲防軍。前方出隊迎敵。而後已被踏營。資重一空。無食。再潰退至新街地。始復成營。樹柵固守。□統領以鎮安沿邊。本伊

右路防地。遂率師退至木馬埠。布置各營。分紮高平省一帶。妥帖然後單騎回見徐帥。而太原已淪於法人矣。無太原。滇粵文報更隔絕不通。統領播廣西提督印。走迂道。兩日前爲河所阻。內地商人多隨逃至。適黨副將敏宣一軍八營。由北甯之東。渡日德江。至諒江府。不敢留紮。飛赴西來救援。預覓船隻。統領全軍得渡。歸至狼甲。喘息方定。不意法人於十八日。攻諒江府防營。教民自後包抄。我軍饑疲。又潰。彼乘勢卽進。法人無多。教匪爲衆。十九早。又至狼甲。統領倉皇率黨軍再奪奔。既入深山。不識路徑。徧詢軍中。幸黨軍八營內。僅有一勇識路。許以十金。導之前進。足走一晝夜。不見天日。只從密林下行二十一日。始抵興化。歸回大道。屯紮狼甲。卽於十九日被陷。十五以後。尙見馬馱軍裝數十馱出。置狼甲。並屯糧二千石。悉爲教民所得。內地商民逃歸至狼甲。遇害者男婦共千餘口。諒山震動。人心惶惶。萬一教民長驅而北。不特諒山可虞。雖關內數郡。未有能抵禦之將。土匪志圖搶掠。勢必蜂起相應。不須法鬼親來也。可危之極。幸左侯奏派之王藩司德榜全部。楚勇八營。東莞勇兩營。俱每營五百人。於二月初二日。有八營先抵龍州。十八十九兩日。全拔隊出關。聞警撥四營前進。防護諒山。留四營分紮鎮南。關口內外。以顧粵邊。軍容甚整。中外人心稍定。粵督張振帥。遵旨派員候選道方長華。赴粵西募勇五營。名曰威遠軍。亦鎮柳營制。准人統赴屯。勇將卒已兩

不相習。且烏合之衆。毫不講求訓練。具數而已。三月初旬。到齊龍州。十九日出關屯紮諒山。以助聲勢。法人督令民築壘於狼甲。遠爲北甯之蔽。法鬼旋反北甯。諒江聞亦教民盤踞。既無太原北甯兩省從後牽制之師。法鬼勢必專注興化。滇防甚爲吃緊也。輪船可至屯鶴。水漲亦可至興化城下。自興化以上。全江石壁。兩岸無繚路。直至保勝灘流湧急。向來商人運貨而下。盡用竹筏。載貨不能用船。苟有守禦。彼敵斷難飛越入滇。傳聞岑宮保已在興化城外。開深濠藏兵。俾可避開花砲。此在興化土厚岸高則可。若山西北甯皆土薄。掘下三尺卽水。斷難爲此。北甯尤城如盤。四面皆高。決堤可淹周圍。水田沮洳。泥淖沒膝。難爲戰場。北甯數省。彌望平疇。良田百萬畝。天時和煦。一歲四穫。往日興化諒山鹽米兩項。皆仰給於下游。今則平陽地方盡陷。滇粵軍糧皆須改由內地。購運艱難。嶺路崎嶇。耗財費力。與先迥異矣。二月下旬。難民紛紛逃入內地。其由關門一路入龍州者。女口不下二千餘。尙有分由各小隘入者。女口不知凡幾。其間雖多粵商。娶越婦避難同逃。而勇丁姦販女口圖利。實在不少。此越夷怒目憤恨防勇。積有由也。徐帥力矯上年□軍門□□之擾。不准防軍勒索越官。供應挑失。又不准勒供糧米。斬伐一草一木者有誅。軍士求一竹應用不可得。恩照至矣。而越夷不知感。則未見及兵民雜處相狎之弊也。楚師則山上立壘。不准入村。言語不通。道路不熟。越民視

之甚異。嗣徐帥嚴勸粵軍仿楚勇制整飭。力求後効。越民之從教附法。言之真堪髮指。雖盡戮不足憫惜。越夷最蠢。性習頑惰。輕生教士平日以陣亡爲替天主出力。魂得升天堂最樂。種種誕說。愚之深入肺腑。牢不可破。越土語本多有音無字者。教士就其土音。造爲另種鬼字傳授之。凡教民通信。雖西洋人亦不識其字。隨地皆越人。難分其教內教外。而教人盡爲法人耳目。官軍動息。密偵報法。靡不知悉。戰則四張敵勢。草木皆兵。患曷勝道。若使法人得佔全越。練越民爲彼兵。以愚悍之衆。更資彼軍火。則粵西通省必毒受越南教民之害。有斷然者。潯梧居粵。在上游踞西。俯瞰東省。不堪設想。明眼人自能預燭。不待龜灼。著筮早得也。越南東北一隅。有大嶺。綿互五百里。土名十萬大山。東界廣東欽州。北界廣西上思州。兩粵與越南三交界之所。惠潮嘉客民流寓極多。種山。且爲海濱盜謀生。近海有碇街塢。若由碇街走十萬大山。三日陸路。可至上思州。再三日陸路。卽至南甯府城。由洋海內犯粵西心腹。此途最捷。萬一疎虞。則南甯以下。盡難立足。關外之軍。更無歸路。法人專派教士兩名。常川住上思州傳教。至今二十餘年。教徒未盛。猶堅戀不去。彼蓄謀何居。當可想見。北甯二月十五夜方失陷。十九日已降密旨。電寄東徐撫。摘頂革留。則李伯相電奏之速也。兩統領三月初間。先後皆歸諒山。統領兩接張振帥函。皆在烟燈上焚之。他人皆不得見。三月十五日。振帥又一

函寄到。交方統領囑面交。並囑如。已故卽原函遞回。時。已辭行赴屯梅。十六始起程。方統領往送行。而交督信。統領是夜卽吞阿芙蓉膏一兩。癡大延至十七早。徐帥往勸服解救藥。猶能起坐。再全吞烟屎。是午始絕。時年五十三歲。而諒山孝帷中尙有乞妹十餘名也。可歎。電音楚南潘琴軒中丞。移署西撫院。大約辦關外軍務。想揣蒲節前必到。以後之事。未能逆觀。但冀以次削平法夷。大振國威。上慰宸厪。下安黎庶。俾中外臣民。咸登仁壽。天下幸甚。現又聞有議和之說。夫法人犬羊之性。未可行成。今日忍之。異日必生他變。且有列國羌夷。從旁窺測。苟不背城一戰。國體奚存。況今聖天子恩覃遐邇。震疊聲靈。凡厥庶民。皆食毛踐土。疇不具有忠良。爲國家出力。以攝服法人諸夷。效順哉。

右筆述不知何人所作。其言是否盡實。雖未可知。然於爾時情事。頗覺言之歷歷。所述防營諸弊。尤屬深中沈痼。錄而存之。以作前車之鑒。或於邊事不無裨補云。

張制軍奏疏

奏爲廣軍援桂規越會合桂省主客各軍力戰破敵保全南關連克文淵州諒山省長慶府觀音橋各城壘及遵旨撤兵回界嚴防各緣由恭摺詳陳仰祈聖鑒事竊惟廣東奏派馮子材王孝祺兩軍入越協剿當於上年十二月奏明在案至本年正月二月間諸軍保關復諒大挫兇鋒當經前廣西撫臣潘鼎新隨時電奏臣等僅於桂電所不及者閒有奏陳惟來電與各路稟報頗多異同深恐或有參差絳漏卽不足以服將士之心現在款議纒成邊防尤亟謹將詳實戰狀上爲皇太后皇上陳之查上年十二月法虜大股自船頭來犯十九日攻谷松二十九日陷諒山本年正月初九日入鎮南關桂軍將領楊玉科戰歿董履高戰傷諸軍多潰惟蘇元春所部及陳嘉六營尙完於是法據諒山於關外十里之文淵州築臺安礮爲堅守計龍州爲全軍後路商民驚徙游勇肆掠逃軍難民蔽江而下廣西全省大震自太平南甯以達潯梧皆電報所通水路所達紛紛告急請兵桂林空虛倥偬籌備先是幫辦軍務前廣西提督臣馮子材暨廣西右江鎮總兵王孝祺於臘月先後抵龍而募軍未足裝械未齊王孝祺率數營馳援出關而諒已潰馮子材原有之八營尙在東路僅帶中軍

兩營駐龍州。元旦聞警，乃留一營彈壓根本，親率一營赴南關，與王孝祺軍攔截潰勇，一面調八營來關，晤商撫臣潘鼎新，告以守關無須該軍，令仍顧東路，遂以所部全紮關外，派站親往督剿。初九日南關告警，復檄西援，十二日聞信折回，時法已於十一日焚關自退。馮子材素有威惠，爲桂越人心所嚮，還入關，衆心稍定，乃建議於關內十里之關前隘，跨東西兩嶺，開督所部，築長牆三里餘，外掘深塹，爲扼守計，謂桂軍宜稍養銳，自任以所部萃軍守之，營於嶺半，令王孝祺勸軍屯於其後半里許，爲犄角。當是時，幫辦軍務署廣西提督臣蘇元春毅新軍，陳嘉一軍，俱屯幕府。在關前隘之後五里，蔣宗漢廣武軍方友升親軍，俱屯憑祥。在幕府後三十里，潘鼎新率軍屯海村。在幕府後六十里，魏綱鄂軍屯艾瓦防羌封。在關西百里，王德榜定邊軍屯油隘，專備抄截，兼防入關旁路。在關外東三十里，獨廣軍兩枝，當中路前敵時，值北海封口，西電皆謂法將由欽廉攻南甯，斷桂軍後路，而廉州並無統將，臣等因桂軍漸集，擬調馮軍回顧欽廉，又恐難於移動，當經電奏調廉，仍令馮子材酌度進退緩急，一面詢商該幫辦或全移，或只調兩營，或全不移動，但聲言卽日東援，以定衆心，聽其斟酌。因潘鼎新屢電，不以馮軍爲得力，必不肯言留，故令該幫辦自酌，知其力任大局，必有權度，旋接潘鼎新覆電，謂蘇元春自羌封調回，卽令馮軍回廉，馮子材覆電，則言該軍喫重，兩營亦

移調。當卽電復。令其專顧桂防。不必援廉。此正月中旬以後。廣軍布置扼守前敵之實在情形也。於時馮部全軍已成。桂軍休息漸定。越人密報法將出扣波。襲芄封。攻牧馬。繞出南關以北。且斷唐景崧馬盛治兩軍歸路。蘇元春率軍暨魏綱軍趨芄封。以待馮子材。遣五營扼扣波以邀之。二十七日。法數十騎率教匪至芄封。官軍先在。驚走扼扣波之馮軍突出。奮擊敗遁。獲其馱軍火大象一。擒匪黨二。二月初二日。法又爭扣波。遇馮軍脫洋衣洋帽。挂林木而竄。芄封卽長定府。法以越官長定府知府給已。殺其子。遂無西犯意。馮子材請於潘鼎新。調蘇軍還中路。法揚言將以初八九日犯關。馮子材料法必於初七日禮拜一出兵。決計先發制敵。羣議多不欲戰。潘鼎新以士氣未復。止之。馮子材力爭。率王孝祺軍於初五夜出關襲敵。山有賊壘三。安巨礮。我軍已入街心。自五鼓戰至初六日午刻。賊益盛。王孝祺馬中礮斃。易騎戰。率死士由山後攀崖而上。破其二壘。斃賊甚多。賊敗走。我軍傷亡亦多。未刻我軍飢疲。乃還。此二月初五初六兩日。廣軍倡議出關力戰破壘之實在情形也。初七日。法果悉起諒山之衆。併力入關。直撲關前隘長牆。攻廣軍營壘。馮子材告諸軍曰。法再入關。有何面目見粵民。何以生爲。王孝祺以淮軍爲龍州人所詬病。諸軍多輕之。憤甚。皆誓與長牆俱死。法以開花砲隊循東西兩嶺進。向下轟擊。以槍隊撲中路。法謂粵人皆馮內應。自以眞法兵居前。黑兵

次之。西貢洋匪又次之。教匪客匪在後。礮聲震天。遠聞七八十里外。山谷皆鳴。彈壳積陣前。厚者至寸許。我軍殊死戰。傷亡甚多。東嶺新築五壘未成。爲敵攻據其三。王孝祺自率小隊抄敵後。仰攻敵稍卻。戰至申刻。蘇元春援軍至。合力拒戰。諸軍竟日不食。至夜仍未收隊。是日王德榜自油隘出軍。夾擊據文淵之對山。與敵鏖鬪數時。互有傷亡。遇賊運軍火乾糧之馱馬無數。逐之皆反走。法糧械遂不得入。初八日清晨復大戰。賊來益衆。礮益緊。馮子材居中。蘇元春助之。王孝祺當右。陳嘉蔣宗漢當左。左路。卽東嶺敵礮最猛。馮子材與諸統領約。有退者無論何將。遇何軍皆誅之。復於各路設卡以截殺逃者。馮子材王孝祺各刃退卒數十人。賊勢狂悍。致死已薄長牆。或已越入。馮子材年將七旬。短衣草履。持矛大呼。躍出長牆。率其兩子馮相榮馮相華搏戰。將士齊開柵門。湧出諸軍。睹馮子材如此。無不感奮。關外游勇客民千餘。聞馮子材親出陣。皆自來助戰。伺便隨處狙擊。馮軍扣波五營。自關外西路來夾擊其背。於是諸軍合力死鬪。短兵火器雜進。王孝祺部將潘瀛率選鋒。袒臂裸體。衝入敵陣。故所部勤勇。傷亡最多。陳嘉爭東嶺三壘。蔣宗漢繼之。七上七下。陳嘉受四傷。不。至酉末。王孝祺已將西路賊擊敗。親率軍由西嶺抄敵。後與陳嘉等合擊。而王德榜之軍。亦自關外夾擊東嶺之背。遂將三壘全數奪回。是日王德榜自清晨出軍。甫谷待敵。援賊至。率隊衝之。賊截

爲二。援賊因回槍擊德榜軍。我軍奮擊大勝。部將張春發。蕭得龍。戰最勇。斃法酋法匪甚多。餘衆敗走。獲其驛馬五十餘匹。所馱皆槍礮彈麵餅洋銀之屬。德榜遂自外夾擊東嶺。奪還三壘。法慶戰兩日。礮彈已盡。而後隊軍火被截。惶懼無措。頃刻間礮聲頓息。遂大潰。我軍任意斬殺。賊翻巖越澗而竄。致匪路熟先逸。法兵多殲。此戰所斃真法兵黑兵千餘。法酋數十。客匪教匪數百。遂出關十里而還。是日馮子材王孝祺身畔屢有開花礮子墮落未炸。我軍疑與法戰被挫之時。率皆陰雨茅霧。獨是日大開晴霽。風日光明。此初七初八兩日。廣軍會合桂省主客各軍。血戰大捷之實在情形也。初十日馮子材親率十營。出關攻文淵州。法匪望風潰遁。追擊斃紅衣法酋一。遂復文淵。法以越官文淵州知州通款。剖其腹殺之而去。十二日諸軍三路攻諒。法據諒城固守。並扼對河北岸之駝驢墟。墟有王德榜舊壘甚固。黎明王德榜進攻之士卒多傷。斃其六。晝兵總一。午後諸軍至。王德榜與王孝祺兩軍戰尤力。傷亦多。孝祺部將潘瀛執旗先登。諸軍並進克之。法涉水而逃。併守諒城。十三日五鼓。馮子材軍楊瑞山劉汝奇潛渡河攻諒。長刻克之。獲其軍械糧米無算。皆納之於官軍無私焉。諸軍大至。法悉衆遁。分兵追勦。桂軍楚軍追中路。廣軍追西路。十五日陳嘉攻谷松。賊勢仍悍。王德榜力援克之。斬三晝法酋一。馮子材軍追賊至觀音橋。破其巢。同日克復屯梅。屯梅卽長慶府。生擒

五畫法會一斬三畫法會一遂進軍拉木逼攻郎甲郎甲卽諒江府王孝祺進軍貴門關連日諸軍追殺搜獲法兵極多盡復去年官軍所駐邊界此初十日至十五日廣軍會同諸軍克諒後分兵追勦獲勝復界之實在情形也越人久苦法虐聞馮子材此次起家治兵欣若望歲越官越民多來入關通款當卽密布間諜宣慰招徠及克諒後遂慨然畫掃盪北圻之計越官北甯總督黃廷金糾集各路義民立忠義五大團二萬餘人皆建馮軍旗號供糧米作嚮導或分攻或助戰北寧城內逃潰大半李揚才之弟在北甯來報官軍破郎甲彼卽率衆內應馮子材各許官賞分給旂械河內海陽太原等處皆密受約信紛紛畔法西貢亦以重金購線通款已令莫善喜一軍由欽州襲廣安時唐景崧一軍亦由牧馬進規太原馮子材已定於二十五日親率全軍進規北甯並率勤軍同進適奉停戰撤兵之旨乃止前軍馮紹珠麥鳳標等於二十九日尙攻郎甲是夜前軍聞旨乃還自三月十四五日起廣桂楚鄂諸軍連環卷紮至二十日皆撤入邊馮子材之軍分屯樟山平而關等處王孝祺軍屯彬橋此二月十六日以後三月二十日以前廣軍進規北寧遵旨凱撤還界屯防關內之實在情形也竊惟法虜自去秋敗盟以來擾閩圍臺增兵據越攻犯桂軍諒陷關失以後大局岌岌此戰若再不利則南太將危欽廉隔絕兩粵事體大難措手幸賴國家威福宏遠詔令嚴明將士同心

士卒效命。遂獲大捷。克復越南一省一府一州。擒斬法酋六盡。至一畫數十。法提督尼格里重傷。法之精銳盡殲。客敵離散。全越驚擾。法虜自謂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受鉅創者。時滇軍亦獲大捷。於是法都震懼天威。舉國嗟怨。將其外部花利罷黜。倉卒乞款。皇上寬仁。不欲究武。俯允其請。休兵息民。是此戰勝負之所關實非淺鮮。在前敵親見戰事者。僉言法二次犯關。非有生力大軍。難遽言戰。非馮子材創築長牆。與王孝祺合軍死守。則諸軍無所依倚。更無戰守之法。當初六七廣軍苦戰兩日之後。非蘇元春軍往援陳嘉。蔣宗漢力拒東嶺。則馮軍亦將不支。非王孝祺軍疊次肉薄。陷陣衝衝敵堅。則馮蘇諸軍亦不能取勝。非王德榜截其後路。斷其軍火。關內外夾攻。則亦不能如此大潰。然非馮子材之素得人心。忠勇奮發。鎮邊安民。戢掠收潰。設險倡戰。料敵情。散賊黨。廣援應。則法亦不至如此摧破瓦解。惶駭遠遁。故諸將皆有功。而尤以該幫辦爲功首。然非李秉衡之廉勁公誠。堅鎮龍州。力持危局。上匡撫臣。下調諸將。弔死恤傷。多方慰勞。以撫殘軍。苦心撙節。悉力供賞。以勵勇士。糧餉軍火。不分主客。隨直接濟。則諸將亦不能成功。該護撫臣之掎拄。挽回其功不細。凡此皆參考各路電報稟函。采訪關內外軍民輿論。並詢訪自龍來粵人員公論。確情俱出一轍。其廣軍屢次出力。傷亡弁員勇丁。已由臣之洞咨照蘇元春李秉衡。彙同各軍奏請獎卹。不致慮有淹沒。聖

主明見萬里。優獎戎行。其應如何特頒懋章。朝廷自有權衡。惟是傲情軍勢。將略民心。臣等既考察詳實。不敢不詳晰上陳。不惟知以前之戰狀。亦可以籌後日之邊防。所有廣軍會合諸軍保關克諒。遵旨凱撤入邊各緣由。謹繕摺合詞具奏。

王方伯上左侯相書

敬稟者。竊本司於上年十二月十八日。陸續拔營。行抵廣西省城及南甯。各日期曾經稟報。憲台在案。途次迭奉徐撫憲公牘私函。催令兼程前進。本司惟有謹遵。沿途不避風雨。兼程前往。當於二月初三日。全軍安抵龍州。初四日。奉徐撫憲行知奏稿。內稱飭敝軍出關。繞渡洪水江。會同劉永福。攻取南定甯平等省。初五日。又奉徐撫憲行知雲貴岑督憲奏稿。內稱商飭敝軍。進紮永祥府。以通滇粵聲氣。各等因。本司度目下。敵軍情形。并與圖而論。山西南定甯平河。內在洪水之北。廣安海陽海防興安在洪之西。永祥府與興化毗連。若遵徐撫憲飭由洪水江。會同永福攻南定甯平等省。由北甯繞道永祥。渡瀘江。達臨洮錦溪。而至興化。始能渡洪水江。如攻山西。計道路六百餘里。攻河內。計七百餘里。攻甯平。計九百餘里。且永祥一帶。村民從法人教甚衆。曾見於奏牘中。而中間又有瀘江臨洮錦溪。洪水數河之隔。我軍餉源軍火。必由此路而進。萬一法人暗使教民阻截。則孤軍深入。餉源軍火可慮。若遵各督憲進紮永祥。通滇粵聲氣。本屬要着。似宜由駐防甯之軍。分紮方與軍火餉源運路爲順。若我軍能紮永祥。則軍火餉源無不仰求他軍。代爲護運。殊覺輾轉難行。且諒山

之前。北甯之後。狼甲總口。只有一人防守。相距海陽所管之六頭江。三江口。彝船祇八十里。又有小路。能通海陽。廣安。萬一法人擾甲而進。則北甯後路。亦屬可虞。而永祥更甚。如我駐紮永祥。及渡洪水江。以固山西河內。其所需餉源軍火。取給於雲南方。免無誤。然奉中堂札。遵奉諭旨。自以廣西邊防爲重。本司躊躇再至。又不知近日廷諭。是否以戰爲守。抑或仍以守爲戰。若以戰爲守。查北甯黃提督趙道計。有兵勇五十餘營。興化一帶。亦有滇軍二三十營。劉永福十二營。若滇軍與永福分攻。興安海陽海防。廣安。使法人首尾不能相顧。不然越南等省。水多彼之洋船。往來便捷。易於乘虛擾我滇粵各軍防所。真有顧此失彼。防不勝防之勢。若以守爲戰。我軍自應各分段落。嚴定疆界。以何軍爲防守之師。以何軍爲遊擊應援之師。以何軍爲防道之師。深溝高壘。多備軍火糧食。無事則選將練兵。遇事則互相救援。使其聲由彼啓。方爲盡善。本司因奉徐撫憲飭令。渡洪水河內。固甯平等省。又飭進札永祥。未便將此管見。陳明。蓋恐其疑我畏法。不遵調遣故也。是以於初八日。單騎親往諒山。面請徐撫憲機宜。以定敵軍趨向。初九日。稟見。蒙詢各節。本司遂將上年十一月初一日。自奉中堂飭募八營。十一月初六日。啓用關防。卽分委舊部將官招募。陸續招齊。帶至永州。本司卽按先到者先行。親自點驗。挑選次第。編列成營。并製辦旗幟。鍋帳。鑿鋤等件。自奉委開挑選之

日起。未及一月。軍雖始成。未暇操練。一切規模。尙未布置周妥。卽稟調江南將官。只准提督陳厚順。張春華數員。奉解招募餉銀四萬兩先到。其餘提督楊文彪等均未到來。是以前請擬到龍州操練月餘。再行出關。庶幾江南餉銀將官均到。兵勇操練亦熟。越南各省道路形勢亦知大略。均有把握。不致爲敵人之所算。非敢藉名操練。故意遷延。將此實情陳明。仍蒙徐撫憲體恤。借銀二萬兩。飭敵軍趕急料理出關。軍火札飭龍州隨後。幫同速運等因。本司復稟詢。刻下廷命是否以戰爲守。抑仍以守爲戰。又蒙而諭。守之功爲最。戰之功次之。本司復謂守則師老餉糜。戰則恐招釁端。事至於兩難。然操縱均自憲臺與岑宮保主之。非他人所能妄參末隨。蒙商令敵軍卽速出關。暫札狼狽。俾可前顧北甯。後顧諒山。與岑官保函商後。再令分道辦理等語。本司遵於十三日回龍布置。茲擇於十九日分起拔隊出關。添募廣勇兩營。計程二月抄三月可到龍州。十五日奉徐撫憲函示。謂北甯危在旦夕。催令敵軍出關援應。然敵軍軍火雖未到龍。今軍往如此。惟有先其所急。向龍局借配子藥。改期於十八九兩日全軍分起出關。今聞北甯防兵。漫無紀律。亦有聞警先避者。今敵軍奉調出關。計龍州至諒山三日。由諒山至北甯六日。共須九日之程。但恐我軍未至。北甯已爲法乘。果爾則又費手矣。本司愚昧之見。縱使粵軍躡潰入關。然廣西邊防自尙竭力保固。以期仰報憲臺高厚鴻慈。

於萬一。乃十八十九二十等日。連奉徐撫憲羽檄函開。內云。北甯十五日夜失守。諒山狼甲等處三軍均次第失陷。諒山教民亦欲蠢動。十九日乃親率四營繼進。徐次據探北甯敗軍。或由長慶而退。如潰兵入關。從太原則由下雷土州。從長慶則由鎮南關。第恐敗兵入內地滋生事端。則我軍後路堪虞。如全軍出關。進紮諒山。萬一潰軍在內地變生不測。欲在關外抽軍往辦。難免不無搖動人心。是以親率四營。暫紮鎮南關以扼其要。一則固廣西邊防。二則鎮壓潰卒。以安民心。而聽候軍火。三則鎮南關相距諒山四十九里。呼吸相通。隨時可稟。徐撫憲方略並可照應各軍。駐札諒山營壘。藉可搬運軍火。當其時北甯大軍潰敗。諒山教民亦有蠢動之意。殆聞敵軍進札諒山。以及鎮南一帶。人心大安矣。查黃提督桂蘭趙道沃駐防北甯附近之兵。計有五十營之多。兵力不爲不厚。果能奮發有爲。儘堪制敵人之命。何至見敵不戰而潰。其故何也。一則因漫無紀律。以至分統營哨官勇兵長夫。強佔民房。婦女爲室者。十佔八九。吸食洋烟者。十有六七。又佔住民房。不札營壘。其滋擾之狀。越人實不堪。其含恨粵軍久入骨髓。故紛紛從法人之教。以爲官軍之患。二則人數不足。每營勇夫不過二百餘人。每勇月給口糧二兩四錢。分統營官哨官又層層剝扣。勇夫均有煩言。全無鬪志。一見法船近防所。每攜婦女逃走。營官玩現營務。事前全無布置。平日又剝扣兵糧。短少勇夫。軍中有

此弊雖百萬之衆，亦必敗也。此等情形，本司本不應言人之過，因奉憲臺函囑，將此間情形詳細稟聞，又不敢默默不言，是以密爲布告，越民從教之風如此，粵軍習氣又如此，欲挽回大局，非憲台不可。查越軍軍火悉運在北甯，越軍爲數不少，諒山龍州兩處轉運局所存無幾，今北甯越軍數十營，全數潰散，所有軍火盡爲敵資，聞法人散給教民，使民以敵官軍。自此以後，勦辦更爲棘手。且北甯魚米之地，龍州諒山兩處均在萬山之中，諒山靠北甯，龍州靠南甯接濟，現徐撫憲諒山存糧不及千石，卑軍採辦軍食，殊屬爲難，深爲焦急。茲卑軍孤縣異地，處此時艱，惟望憲臺時賜方略，俾有遵循，不致貽誤，則感高厚於無量矣。

其二

敬稟者，竊本司途次連接徐撫憲羽檄，北甯於二月十五日失守，諒江朗山狼甲等軍次第失陷，諒山教民亦欲蠢動。本司卽派四營進紮諒山，親率四營暫紮鎮南關，以固廣西邊界，而防各軍潰勇退入內地滋事。各情形曾經稟報憲臺，查考在案。本司於念一日到防，鎮南關比卽部署一切，又於二十三日單騎馳赴諒山，稟請徐撫憲方略，並察看地方情形，及布置先發四營駐紮處所。本

司連日周歷諒山附近二三里內外之地理形勢。查得諒省西北靠小河。東南靠大山。城之東南即通朝陽山半隴山。往長慶北寧。必由該兩山經過。城之西北。過小河即是丘驢墟。倘法人佔踞東南山嶺。俯擊城中。不能立足。若以一股渡水。擾劫丘驢。則城中糧與援兵均絕。真有待斃。夫守諒山必先守要險。若要隘不守。爲敵人所居。而城終必有失矣。本司比將此情稟商徐撫憲。幸蒙允可。本司卽派張提督春發率正前營。分兩壘紮朝陽山半隴山之左右。安設地雷。派何提督秀清率正左營。吳副將春魁率正右營。吳副將鎮林督率正後營。分紮丘驢山。以通糧道。徐撫憲調來防守諒山。粵勇計有五營。彼亦派兩營出紮城之東南山嶺。以二營守城。彼此救援不礙。本司卽派隊搭造河橋。以利師行。而便往來。查越南體制。各省始准建城。各府州縣亦有城。亦有無城者。城中不准民居。亦准兵駐。其總督巡撫衙署可用瓦屋。其餘領兵將弁兵丁均係茅草房屋。其諒山省在萬山之中。內無倉庫。亦無隔宿糧。卽粵西各軍防守多年。均係兵勇日買日食。並未造倉積糧。以備不虞。查諒山非產糧之區。向來靠北甯接濟。今北甯失守。諒山糧源已絕。我軍將來進兵。必由內地南甯一帶。採糧運濟。現本司派分各營暫飭勇兵在丘驢建堅堡。起造糧倉軍裝房。以便存儲軍火糧食。並於鎮南關海村等處搭造轉運房屋。以便棲止。大約出月初當告竣。以自下諒山情形而論。經本司

勉竭綿力。悉心籌畫。縱使強敵來犯。尚可支持。惟所慮者。粵西五十餘營敗後。有婦女者四處逃散。全不歸伍。掠取民食。情形如此。難免不因糧嘩潰。趙道一軍不知散於何處。劉永福一軍聞來援北。寧見粵西各軍不戰自退。亦收隊回興化矣。今粵西諸軍敗潰之後。徐撫憲過於仁慈。並不嚴懲。一殊切杞憂。查黃趙二統領。平日漫無紀律。此次法人進攻北甯。遙遙相擊。並未逼近城池。該勇丁等經已先攜婦女逃走。黃趙二統領未能禁止。只得一同逃走。致使軍火鎗砲以及餉銀二十餘萬。概資於敵。事前全無布置。貽誤大局。有損國威。事後不知愧奮。設法歸併。以圖再舉。而收桑隅之效。徐撫憲新任封疆。未及兩月。明知黃趙二統領全不可恃。意欲更換。又恐大敵在前。操之過急。別生事端。而黃趙二統領往往任性。不聽徐撫憲所商。蓋有所恃而不恐耳。本司初見徐撫憲時。曾蒙情致殷殷。欲舉本司總理戎機。諸軍統歸調遣等語。業經面爲力辭。不意回龍州後。月之二十日。接奉行知奏稿。舉本司幫辦軍務。本司愚昧之見。倘蒙俞允。亦當稟請收回成命。本司雖不願居其任。然可見徐撫憲待士之心。誠實無僞。真令人感佩無已。現因黃趙二統領玩視軍務。全師潰敗。寢不安枕。食不甘味。一時焦急之形。不堪目睹。本司勸慰再三。並云。惟今之計。尤宜保固精神。以圖再舉。上紓宵旰。下慰民望。不必焦勞過甚。免生敵人欺忤之心。蒙採納。飲食日增。形容日善。但此地情形。欲

挽回全局。非我憲臺親臨不可。蓋當今之時。深謀遠慮。威望才德。未有如我憲臺者也。如朝廷早納憲臺忠言。越南大局。何至如此。茲幸我軍趕至諒山鎮南關。力固廣西邊防。不然。更不堪設想矣。粵西官民。無不頌憲臺神機妙算。各皆感德。口碑載道也。本司聞之。雀躍尤殷。擬將軍糧趕運就緒。卽當率軍進剿。以報憲臺鴻慈於萬一也。至於餉項。已荷憲臺奏請。在於運庫項下。並江西省每月每辦銀二萬兩不敷之數。再由江寧籌撥等因。仰賴憲臺高厚體恤遠戍之軍。無微不至。本司前慮道阻且長。難乎爲繼。稟懇憲恩准湖南淮鹽局。就近按月照數兌撥支領湖南鹽局應解之銀。免得起運。而卑軍應領運庫之銀。又免長途請領。其江西應辦銀兩。就近發交西鹽局。解還江南運庫。如此辦理。則各有所裨。伏乞俯如前請。不勝感激盼禱之至。除秣馬厲兵。聽候徐撫憲調遣。相機辦理。隨時稟報外。各將軍抵諒山分筭要隘。及籌布情形。稟報憲臺查考。肅此其稟。恭請爵安。伏惟慈鑒。德榜謹稟。

劉省帥奏疏

奏爲法船併犯臺北。基隆滬尾同時危急。移師保顧後路。並接仗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前將法人擬調陸兵攻擾臺北各情。於七月二十八日附片馳陳在案。奴才拜摺後。敵人逐日以一兩艘擱泊滬尾口門。遇有商船卽搜。以阻援應。商船多日不來。音問不通。摺件無從齎遞。焦灼萬分。八月初二日大雨颶風之中。上海所雇匯利萬利兩船。裝載江陰劉朝祐勇六百人駛到。趕用剝船接卸百餘人。而風勢緊急。兩船皆避風入海。匯利仍將原勇裝回上海。萬利僅裝五十人。於次日先回。卸兵甫畢。而敵人已上船搜查。見無軍裝始去。當卽將前繕摺件。由萬利齎赴上海呈遞。初九日龔照璠所雇華安輪船。裝勇三百餘人。甫抵滬口。卽遇法船追回。於初十日由新竹上岸。至今未到。在基隆法船三隻。時行開敵。至十二日突來敵船八隻。連前泊者共計十一艘。十三日黎明。敵兵千人於口門外之西山登岸。恪靖營營官陳永隆武毅右軍營官畢長和。各帶勇百餘名。接戰往復。衝盪相持兩時之久。敵軍復從山頭抄擊。章高元陳永隆等退出山口。拚命抵禦。直至酉刻。敵人猛撲我隊。復經陳永隆等擊退。斬法酋一名。我勇傷亡百餘人。奈將士防守兩月之久。各勇日在災瘴

溽溽之中。將士多病。八營之衆。能戰者僅千餘人。曹志忠。章高元。蘇得勝。等督率將士。身自搏戰。毫無退心。正在全力相持之際。滬尾忽報。同日來敵船五隻。直犯口門。該處礮臺尙未完工。只安礮三尊。以保沈船塞口之處。敵礮如雨。孫開華。劉朝祐。等飭張邦才。用礮還擊。礮臺皆係新用泥土裝堆。不能堅固。被礮卽毀。陣亡礮勇十餘名。張邦才亦受重傷。飛書至基隆告急。奴才聞信。當以基隆前敵。正在萬分危急。滬尾又被急攻。基隆絕無兵力可分。而滬尾爲基隆後路。離府城只三十里。僅恃一線之口。藉商船稍通聲問。軍裝糧餉。盡在府城。儻根本有失。則前軍不戰立潰。必至全局瓦解。不可收拾。不得已。止有先其所急。移師顧守後路。當卽連夜率曹志忠。章高元。各營。由基隆拔營。趕回淡水。立派曹志忠。章高元。蘇得勝。共率奮勇數百名。馳救滬尾。軍裝隊伍。毫未遺棄。劉朝祐所帶百餘人。到後本在滬尾。協同孫開華。防守敵船。連攻兩日。孫開華。劉朝祐。伏軍海邊。敵人未得上岸。曹志忠等現已馳抵。該處如敵不添兵添船。暫可支持。奴才惟有勉循病傷。竭力防守。危急情形。想在聖明洞鑒之中。此法船併犯臺北兩處。接仗並披隊回援後路之情形也。伏念此次奴才以疲病之卒。支持兩月。情見勢絀。已成坐困。敵人自出閩口。卽聲言必攻臺北。稔知我兵單援絕。全力相犯。奴才憐士卒之瘡痍。慮全局之敗覆。僅能拔之出險。先顧後路。限於兵力太單。智力俱困。未能力保基

隆海口。各無可逃。相應請旨將奴才從重治罪。以示嚴懲。惟法既以全力注臺。臺局危如累棋。伏求聖明。迅施方略。以救險危。無任激切待命之至。除接仗情形電報南北洋。轉達總署外。所有陣亡士。容俟查明。具奏請卹。謹將基隆滬尾接仗並拔隊回援各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加緊馳奏。

何船政奏疏

奏爲法船猝發。我軍航壞廠傷。陸兵連日抵禦法兵。不敢上岸。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竊法將孤拔率領艦隊於閏五月二十二日。駛泊馬江。窺佔船廠。隨調集閩省大小各輪船。與之銜尾相拒。以圖牽制。臣於閏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兩次專摺馳報。我水陸各軍防守情形。四十日以來。迭與會辦大臣張佩綸等。將我軍與法船勉力相持。各節電達總理衙門在案。六月二十五六等日。英美兩提督來閩。商勸法船出口。未有成議。隨奉電傳諭旨。以法人如有蠢動。卽行攻擊。毋稍顧忌等因。張佩綸與臣勉勵水陸各將弁。益加嚴防。預備戰事。七月初一二兩日夜風雨大作。又未接總署電報。心殊焦急。初三日。天忽晴明。未刻接奉電諭。知法外部議款不成。勢必開戰。因與張佩綸傳令各船管駕。卽行動手。忽聞砲聲震耳。法旣先發。張佩綸一面飛飭各陸營出隊。一面借臣登高指揮。彼此互攻。約半時之久。揚武已被擊沉。福星隨壞。伏波藝新兩輪。仍由中歧退回。巔法船退至廠前。由廠中著弁開砲橫擊。旋即退去。隨又上駛。再爲擊退。究因砲小。法船未受大傷。前泊在廠前琛航。永保兩商船。正欲開輪往撞。爲法砲遙攻。船壞不行。隨被焚燬。其飛雲濟安振威三船。在下與法船

互擊。忽見火起。悉行自焚。福勝建勝兩砲船往來衝突。力戰逾時。一被擊沈。一被焚毀。其內海各師船及所備引火各船水勇木牌等件。以法船格林炮子如雨集。霎時均爲掃盡。時當申末。我駐防馬尾之陸勇。與羅星塔砲勇。伏溝互擊。抵死不退。法因聚船攢擊。相持至酉末。始各收兵。是日苦戰。我兵商各輪船被毀九艘。法船亦被我擊壞。其立沈大小船各一艘。彼軍固有傷亡。而我水陸傷亡更衆。陸營亦有傷亡。一時未能查悉。初四日早。法駛四船至廠前。排砲猛攻。方勳營勇由馬尾移紮廠前山腰。黃超羣兩營仍紮廠後山脚。與福靖後營相輔。悉力抵禦。彼以大砲轟擊。廠署半燬。我軍以克鹿卜陸軍砲及抬鎗洋槍應之。相持至晚。聞孤拔亦被我砲擊傷。又見我軍力守。遂不敢登岸。後收泊羅星塔下。初五日法大輪船八號。小輪船六號。開赴下游。必係移攻各砲臺。刻尙未知勝負。俟探明情形。再行馳報。此次法將以全力圍攻。我水師船小將弱。猶勉力支持。相拒月餘。晝夜嚴防。兵力已疲。故迭次請船赴援。深恐情見勢絀。爲敵所乘耳。乃法人橫詐性成。竟敢不告而發。行同海盜。無禮至極。臣目擊各船戰沒。末由援手。連日敗殘弁勇。泗水得生。水師皆焦頭折臂。慘不堪言。現既一面給費養傷。設法撫慰。臣自願一介書生。不能執戈前驅。力遏兇鋒。又不能擊楫赴敵。與之同命。慚對將士。悲憤填膺。且船廠係臣專責。又不能力籌保護。致爲法所殘毀。負咎實深。應請旨先行交

部議處其傷亡各弁勇容臣次第查明奏請優卹以勵軍心再船廠瀕水法事未定我無師船護助勢誠孤危當俟法船出口料檢一切分別奏明辦理謹將現在大概情形恭摺馳陳伏乞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張會辦奏疏

奏爲馬尾水軍失利。請旨嚴議。逮問治罪。仰祈聖鑒事。竊法提督孤拔以輪船駛入馬尾。窺伺船廠。閏五月三十八日。臣親率黃超羣兩營駐防馬尾。其時法船僅五艘。我船揚武及兩蟲船共三號。尋何如璋將振威伏波調回。張之洞亦以飛雲濟安來援。北軍聲勢賂壯。法乃增大兵輪二號。魚雷二號。入口相逼。臣屢請先發。請互援不得。勉以藝新福星兩小船及艇商船雜川牽制。及至六月二十以前。船略相等。而我小彼大。我脆彼堅。六月二十以後。彼合口內外常有十二三艘。出活入便。而我軍則止於兵船七艘。砲船兩號。臣以爲憂。密調諸將。以兵不厭詐。水戰尤爭呼吸。欲仍行先發之計。而諸將枕戈待旦。多者四十餘日。少亦二三十日。均面目枯槁。憔悴可憐。加以英美來船。與法銜尾。奇謀祕策。不復可施。臣知不敵。願求援無門。退後無路。惟與諸將以忠義相激勸而已。前月二十八日及本月初一日之電報。可覆按也。當六月下旬。美提督晤何如璋。以調處告稅務司賈雅格。函告督臣。又有英提督英領事欲調處之說。其辭甚甘。其事則巖。臣亦知其意。而無如與國牽制何。初二大兩如注。風勢猛烈。初二日子夜。初三日黎明。臣以手書飭諸管駕相機合力。有初三日風

定。法必妄動之語。未刻而法人砲聲作矣。臣一面飭陸軍整隊。並以小砲登山。爲水師相應。一面與何如璋各升山頂觀戰。緣是日法以潮大風順。於口外驟來一大船。發砲爲號。猛攻我軍。我船本約以各輪萃攻其上。游各船。而以艇船商船火攻牽制其下游各船。法大船入。則以六艘截振威飛雲。濟安於下。而以五大輪一魚雷船合攻揚武。比臣至山。則揚武已爲敵魚雷所碎。法船方圍攻福星。該管駕陳英轉振甚靈。放砲亦捷。酣戰不退。兩蟲船用砲助擊。相持至一時之久。一大船中砲退駛。他船亦皆桅斜枝洞。奈船大小過懸。衆寡不敵。未幾而該船及兩蟲船相繼沈燬。伏波藝新亦各中砲。駛上中歧。則我上流之船已沒。其下流之船。法以雙桅三筒烏波鐵船爲最大。振威爲其所擠。立斷爲兩。飛濟二輪。還砲之聲。猶相應答。法駛一魚雷船近之。則驟爲我臺上一砲所中。立沒於水。而烏歧亦爲我砲攢擊。火藥艙立時焚沒。飛濟兩艘。卽帶火流下。則高騰雲已爲砲擊去而死。我所餘之艇哨各船及所製擇雷船與木牌引火之具。以潮力抵牾。逆微不能上。皆爲法乘勝轟擊都盡。併泊近厥河之商船亦焚。計焚法一輪。壞一輪。沉一雷船。我則七兵輪兩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燼。惟餘伏波藝新兩輪。少受傷損。卽行駛回。此次法人譎詐百出。和戰無常。彼可橫行。我多顧慮。彼能約從。我少近援。一月之入。彼稔知我鄰疆眵域。士卒孤疲。輒乘雨後潮急。彼船得勢。違例猝發。天寶爲之。

謂之何哉。各船軍士用命。致死猶能鏖戰。兩時死者灰燼。存者焦傷。臣目擊情形。實爲酸痛。伏念臣甫到閩。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敵。材不足以治軍。妄思以少勝多。露廠小船。圖當大敵。卒至寇增援。斷。久頓兵疲。軍情瞬息萬變。臣既制於洋例。不能先發以踐言。復紐於陸居。不能登舟以共命。實屬咎無可辭。惟有仰懇天恩。將臣卽行革職。拿交刑部治罪。以明微臣惶悚之忱。以謝士卒死綏之慘。至連日洋商及我軍傳說。或云法燬六船。或云孤拔受傷已死。或曰烏波管駕已死。或云法焚溺三百人。要之我軍旣已大折。彼亦應稍有死傷。傳聞異辭。卽確亦不足信。惟此奏就臣所目見。參以各軍稟報。不敢有一字捏飾。一語含糊。再蹈奏報不實之罪。所有水師失利。請將臣治罪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會劫侯照會

本欽使於英九月二十二日接到貴大臣是月十五日照會。並貴國朝廷降旨所擬辦理越南東京事務條程。據貴大臣稱。於去年攻打東京時。曾有貴欽使白君及直隸總督所議一切。經奏明兩國朝廷云云。但貴大臣所言。係從去年十一月到今之事。至從前之事。則未嘗一言提及。此何以故。查越南於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以前。東京之地。物阜民康。從無騷亂。自我同治十二年。貴邦至東京通商後。民不安堵。變故頻生。致有去歲之事。本欽使於三年前會照會貴大臣。謂貴國欲在東京干預一切事。將來必有釁端。貴國置之不理。嗣於去歲六月十四日。又照會貴大臣。以爲此事關係實大。貴國務當三思。嗣後屢次行文。貴大臣總置不答。直至本年上月。貴國內閣大員始議其事。我國朝廷。以貴邦遲遲至此。甚滋不悅。惟本欽使以既經議及。頗深忻慰。聞貴國所議條程中。有不損兩國之權。不壞兩國之利云云。乃議自沿海經線二十一二十二度起。至紅河之西。老撾之北爲止。依此緯線。北爲中國地界。該處一帶。據貴國已准不駐兵。不開仗矣。惟南界尙欲另議。據云中國亦不能在該處駐兵。並增築砲臺。一切之事。仍歸越南官員管轄。倘有匪徒肆亂於兩國交界。有

不妥之處。兩國須商議。或合勦。或分勦。事平後。各卽退師。不准駐紮一兵一卒。至紅河上游之雲南。蒙自縣地方。欲開通商口岸。與中國各海口無異云云。本欽使已將此奏明朝廷。我皇上卽飭本欽使照會貴大臣。此議斷難允許。蓋以越南本屬中國。理當全境保護。況東京與中國交界。華民之在該處貿易者。實繁有徒。紅河一帶。向爲中國商人船隻往來必由之路。實與越南利益均沾。一氣相生之地。在貴國以爲中國祇圖保護雲南交界。殊不知中國原顧大局。越南是中國藩服。焉得不干預其事。然本欽使以上所云。前者屢次照會。俱已言之。而貴國所議條程中。並未提及。恐貴大臣或已遺忘。不得不再行瀆告。蓋貴大臣。若非遺忘。斷不出此條程耳。但本欽使之再四。而貴大臣終置腦後。竟若不聞。衡諸事理。恐亦難辭其咎耳。至中國朝廷所以不能允許貴國所議條程者。原無足怪。蓋此條程不過欲中國不預紅河南界之地。及許雲南蒙自通商二者而已。如此而欲中國允從。豈非將二百年服屬之全境。唾手而與貴邦乎。貴國條程中所云。不損兩國之權。不壞兩國之利。今如所議。貴國誠獨得權利矣。於中國則大損大壞焉。據本欽使所見。若非依照同治十二年前越南爲中國屬國。他國不得干預。或所議條程。中國得以統轄越南全境。並無專管紅河之說。斷不能從。惟中國朝廷未嘗不欲降心以就。但據所議兩條中擇之。或者第一條所言。西至老撾地方。

作爲越員自管。中法兩不干涉之處。中朝勉改二百年藩服之制。姑卽貴國所議條程。由南經線二十度至廣平關一帶地方爲界。而以紅河爲通商口岸。與中國通商各海口一例。其埠頭則祇准設於桑台對河之豐和關。將來貿易日盛。或再商量推廣。似此或可允從。若必如貴國所議。於蒙自通商。以老撾爲界。則中國實不能曲從也。以上本欽使所議。貴大臣如可俯從。實兩國如天之福。至於此外別籌他策。則本欽使無能爲役。中國朝廷亦斷難遷就矣。再者越南地方民情與貴國風俗實不相同。况中國邊疆苗民雜處。將來難保不往東京。與貴國商人滋生罅隙。所望貴大臣三思之。大清光緒九年九月十五日。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十月十五日。欽命駐紮英法大臣一等侯曾法蘭西國外務大臣刺。

劉軍門誓師文

雄威大將軍三宣提督劉爲誓師事。嗚呼！皇天無親，明德是輔。聖人有訓，佳兵不祥。我越南自白雉入貢以來，知中國有聖人，不敢自外，託於駢轡覆轡之中者，數千年於茲。中國亦待之以誠，撫之以惠，愛如骨肉，而親若家庭。偶有外患內憂，莫不煩天朝之綏靖。越南臣民，惟知有中國，不知有他國。故與各外國絕不相通。茲外夷逞其強悍，恃其機械，輒敢肆焉蠶食，恣厥鯨吞。毒比長蛇，貪逾封豕。既竊踞夫西貢，又潛窺夫東京。外託保護之名，中懷叵測之志。試思分疆畫界，各有臣民。各有政教，何待越俎代謀。是其藉辭行詐，包藏禍心，可以不言而喻。況自外兵東來之後，攻城掠地，荼毒越民。越南之倉庫，據爲己有。越南之關稅，收爲私藏。越南之城池，遭其蟠踞。越南之元氣，被其剝喪。招越南之叛民，以添其翼。墜越南之險阻，以快其心。種種狂悖之行，神人之所共忿。天地之所不容。我越人凡有血氣，莫不痛心疾首。透爪裂眚，願得外人之肉，寢外人之皮。真有一夫大呼，市人皆左祖之勢。永福以羈旅之身，受國王恩遇，資以土地，授以甲兵。其初一成一旅之衆，得所藉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積數十年之心力，有勁卒數萬人，賴以保障東南，用資戰守。三軍之士，當知食毛踐

士恩義並隆。去順效逆。殃咎立至。越南雖褊小。向爲中國不侵不叛之臣。今越南有難。中國必爲援助。茲者滇撫唐中丞。粵西撫徐中丞。皆已帶甲百萬。分道出關。兵遙駐。聲勢赫濯。粵督張制軍。粵東撫裕中丞。亦皆部署周至。轉應不窮。近又特簡彭宮保來粵督師。以守爲戰。韓范坐鎮。西賊喪膽。我軍有此奧援。士氣定當益壯。本提督不過中原一武夫。流寓來越。荷蒙國王恩禮有加。重資委任。爾衆士亦屢蒙大惠祿。養有年。三軍銘挾續之恩。多士戴如春之澤。固宜激發忠義。競作干城。而況中朝大皇帝特沛殊恩。寄以重任。本提督固責無旁貸。爾衆士亦義不容辭。當思受國王之恩養。咸懷報主之忱荷。中朝之化裁彌切。尊王之義先登。陷陣奮不顧身。飢剝外夷之膚。渴飲外夷之血。滅此朝食。所向無前。外夷之機械。適足自阱。外夷之兇暴。適足自戕。前者曾拿破倫第一。頗善用兵。其國人稱之天神。擐甲執兵。千人辟易。彼恃其武勇。橫暴不已。卒爲英人所俘。爲世大辱。厥後拿破倫第三。率乃祖之攸行。志在開疆。性善用武。橫征暴斂。戕怨小邦。天怒人憤。蘊久必發。爰假手普國。戮厥渠魁。燬其國都。外人之氣。爲之不揚。歐西各國。羞與爲伍。似此亦可稍自斂跡矣。而乃猶復怙惡不悛。不敢吐氣於他邦。轉欲逞志於我國。越南雖僻處海濱。號稱積弱。然以曲直爲老壯。兵以順逆爲勝負。外夷雖強。曾何足懼。自外夷入寇。狼奔豕突。跋扈鳴張。幾於目無越人。本提督率爾有衆。起而

力爭一戰而悅未學授首。再戰而波滑遁逃。科烈不能逞其凶。夏文不能施其計。大旗所指。蚩尤燿光。長戈所揮。淵日再起。賊軍矢窮糧盡。困守一隅。以海防河內爲負隅之恃。而我軍八道以擾之。亟肆以疲之。奇兵正兵。互爲策應。攻城攻野。動合機宜。南定驚草木之兵。海東懷烽燧之警。賊軍皆墨。我武維揚。外夷猶敢執迷不悟。逼我順化。盛我都城。乘我國之新喪。利援兵之道遠。遂乃抑勒新主。強爲要盟。夫要盟神勿之福。盟可要亦可寒。何足措意。而外夷乃自爲得志。益復驕橫。又敢窺我北甯。侵我桑臺。中朝之大度。則□爲畏葸。我軍之果敢。則視若仇讐。不恤衆口之交譏。不顧天心之弗順。國狗之瘦噬。遍乎友邦。巴蛇之吞首。遺夫象郡。賊與我勢不兩立。我與賊義不俱存。今與爾有衆共伸天討。各奮神威。轉戰無前。有進勿退。得外夷首一級。賞銀伍十兩。賊目倍之。獲兵船一艘。賞如其船之數。燬鐵艦者。倍之。其有我國遊民爲外夷所羅致。脅令當兵者。倘能悔罪自拔。悉予免究。反戈攻後。因而獲勝者。仍論功行賞。弗問前愆。惟外夷及其所部之黑夷。則盡殺無赦。必使東京之餘孽。掃蕩無遺。西貢之腥聞。湔除淨盡。上以副天朝倚畀之隆。中以報國王休養之德。下以舒越人怨毒之心。成收利鈍。所不遑計。爾衆士欲建不世之奇勳。成不朽之偉業。惟本提督馬首是瞻。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爾衆士惟時懋哉。檄到如律令。

劉軍門約戰文

雄威大將軍兼三省提督劉爲約期開仗事。查得爾外寇雄據歐州。虎視海宇。奪其詐謀。逞其兇暴。無土地不垂貪涎。無財賄不思恣噬。以傳教爲兆民之蠹。以通商爲各國之鯨。窮凶極惡。恃勢宣淫。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猶復乘間抵隙。謀併越南。藉通好之名。倡背盟之議。以愚天下。以逞雄心。奪邑攻城。戕官奪稅。使無辜蒼赤塗肝腦於郊原。從狡黠黨徒。肆毒逋於遠邇。書其罪。則罄南山之竹而難窮。念其恥。則決西江之水而難滌。本將軍奉詞討罪。師出有名。誓率三軍。殲爾醜類。本欲鸚舉星馳。雷轟電掣。直搗兔穴。痛殄狐羣。大快人心。事彰天討。第念河內亦國家之故壤。商旅皆安分之良民。不忍城郭作邱墟。老稚罹鋒鏑。爲此佈告。俾得週知。檄到之日。爾外寇旣形跋扈。自恃豪雄。其率爾羊犬之羣。以當我熊羆之旅。約於旬內。共決雌雄。擬以懷德府空曠之地。爲本將軍建績之場。倘知螳臂不可以當車。狐隊徒足以膏斧。思延殘喘。以保餘生。卽當自斬爾等頭目首級。詣轅獻納。并匿爾窟穴。退還我城池。本將軍體上天好生之德。承國家息事之心。必不殺降。以鳴得意。倘遲疑不決。貪得爲懷。一旦兵臨。禍將不測。嗟嗟。當見機而效順。勿恃頑以受誅。爾其深思。毋貽後悔。檄到其各傳知。切切。

法酋寄劉軍門詞

大法國北圻吏部尙書兼掌通國正事務生詞與黑旂大將劉提督知悉。我大法國既與提相攻。是天命不順乎提。而胡不順承天也。提若善推。則今何國而保永後大利。我大法雖擊提黨。而亦惜提是聰明智勇之將。提兵亦是勇悍之兵。假使歸我大法。則得爲大臣。名望及盛利諸事。若仍前與大法拒逆。則不惟失其名職各款。設立屯壘。據險以守。抑或逃去山林。潛回清國。無可得也。本爲天下惜才。經稟大法元帥大臣。咱許本職諭提來降。則准許提一大權。與才相稱。毋有吝爵。而我大法國官與提團同心。毋將作逆是好。如提欲情願。如何卽宜詞來本職知照。抑欲本職派人將通行札文。毋致阻礙者。亦卽詞回。俾提得遇我大法官相與商辦大事可也。茲寄。

劉軍門覆法酋檄

越南國三宣提督義良男劉致書法國吏部尙書生知悉。大凡爲國之道。必須上順天理。下順人心。方能長治久安。各保疆土。我越南並未失禮。爾法國無故相侵。本爵提督以一旅之師。與爾鏖戰多年。爾之損兵折將。亦已多矣。我越南之民。遭罹兵刃。亦甚苦矣。是兵端之始禍在爾。天怒人怨。必有所歸。若果再不知悔。必爲天下之所不宥矣。爾國縱欲逞忿。借國債。僱黑奴。逆天行事。希圖報復。然爾佔水。我佔山。我有無窮之餉源。爾無久支之兵費。爾縱設立碼頭。我必頻年興兵。殺爾人。焚爾居。擾爾商政。使爾不得安枕。雖有江河之利。爾法國豈得久享哉。今爾尙書深知天理不可強違。念我越南民人。久遭塗炭。欲與本爵提督議和。其意甚善。然本爵提督大清廣西省人也。父母之邦。不可背。又越南國極品元戎也。知遇之恩不可忘。爾尙書若以息兵保民。各國仍歸和好爲言。本爵提督敢不相聽。倘如來書以大權盛利相誘。欲陷本爵提督爲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本爵提督心如金石。豈爲爾所動搖。況高爵厚祿。大權盛譽。本提督之所固有。又何賴于爾國耶。今爾尙書果欲眞意講和。望卽將各國如何利益之處。據實言明。以待本爵提督奏請大清國。越南國。同派欽差。

一同會議。以期永遠無弊。得以長久相安。使海外各國。皆知本爵提督暨爾尙書大公無私之本意。豈不美哉。倘再恃強逞凶。執迷不悟。爾兵頭必有安鄴李威利之禍。悔之晚矣。肅此覆寄。

摘新聞報六則

閏月十一日報云。越南訪事人遞來確信云。法人之遠略東京也。以詭道籠絡越南。自謂底定干戈。而與中國言和。亦屬緩兵之計。詎蠶食無厭。於本月朔日。美律元戎調勁軍數百名。募越兵二百五十名。由北巡哨。距諒山不遠。見華兵數千。聯營駐札。法兵直抵其境。華軍拒不放行。法兵遂開槍轟擊。法統帶武弁名刁罷呢者。前在洪源地方被黑旗所敗受傷。此時愈難抵擋。且立於危地。進退維谷。華軍大勝。殺斃法兵數百。擄兵官五名。旗目哨弁四十名。受傷者七十五名。其餘荒落而走。此法兵陸敗情形也。法船由水道而來者。計廿艘。均被華兵設計悉數奪獲。船上軍裝火食甚多。現將各船駝回。其船上法兵踪跡全無。料必膏斧鉞矣。此法兵水敗情形也。刻聞華軍嚴爲之備。法兵敗燼糧絕垂危。欲望全生。難矣。

閏月十五西報云。華守諒山原資防護。迨法弁率其師旅直抵中國營壘。逼令獻地。華官奉命督師。未奉文明。豈容法兵妄越雷門一步。謂縱有和議。亦須簽押事妥之日。接奉諭旨。方可退兵。若以兵力相脅。願決勝疆場。法弁隨限以三日。務令華兵退守。詎於翌日遂放開花砲轟擊。華兵揮戈

應敵。法人竟大敗。香港海面駐泊法國戰艦四艘。啓程赴津。候法公使商辦事件。蓋爲諒山之役。意存要挾云。

六月十六日報云。接西友來書。言及哀的美敦文牘一事。頗有識見。而處今日之識見。尤屬緊要。蓋以博習萬國公法之士言之。哀的美敦書者。一國與他國約定如何辦理。除此更無他法。此書蓋係一全權議約大臣與他全權議約大臣最後之辦法也。若一朝廷與他朝廷哀的美敦之書。又再相與議論。是則先向言明哀的美敦爲最後之語。而反多言也。夫如是。則哀的美敦應作爲廢紙矣。卽以中法之事論之。法人向中朝索賠兵費二百五十兆佛冷士。且云此則我之哀的美敦書也。此書既投。法國可靜俟中朝如何回覆。如何舉動。或從或否。應歸中國朝廷酌議。法人不宜過問。今者法人既投哀的美敦之書。言已盡矣。而又從而商議。且仍敦和好。則法所投之哀的美敦書。法人自棄之也。可作爲廢紙矣。

申報載論官軍接濟已遲一則。大致謂法船泊芭蕉山時。煤糧已竭。中國並未照會各國守局。外不得接濟之例。致使上海奸商會德豐租天祥洋行之船裝煤二千墩。交孤拔船上。直至七月中旬。此船出口以後。本埠道憲始有照會台灣。來信則言。台防砲彈小而且少。不能禦敵。亟需再運大

彈接濟。而各國既得照會。皆守局外之例。中國轉不租賃洋船。招商局又已售之美國。竟致束手無策。是此照會不能困法國。轉以困官軍也。

六月二十二日新聞云。越南偵探續報云。我軍自浪急往攻諒江之後。法人以連戰皆敗。退回舊府。退回後。又敗二次。三歧興化之法兵。亦連戰失利。且多中水毒。刻下二處之兵。亦退回山西矣。前月二十三日。又有法兵千餘名。由舊府出與我軍開仗。被我軍引至險處。包其後路。即令南人解散。散其旁。解散者南人之頭目也。所部之兵。皆是苗人。善用毒弩。傷後見血。其人必發大渴。倘一飲水。三步卽死。法人以難忍渴。飲水而死者四五百人。刻下法人自失守三歧興化諒江三處之後。十分震動。惟死守山西北甯舊府三處而已。查各路法兵。除死傷千餘名外。又發往救馬達加斯加島之兵千餘名。現存不過一二千法人。恐兵力太弱。連往海防各近村招挑夫。即在每村勒取數十人。共有二千餘衆。押至北甯。逼之爲兵。又軍餉奇絀。商令各奸細索取海防永祥各公司等助銀百數萬。軍心十分渙散。若欲恢復北甯。此其時也。

六月三十新聞云。上海地方。因中法砲船犬牙相錯。前經寶山縣奉命出示。曉諭屬民。不准私自接濟法人。販售煤炭火食。以重軍務。而杜奸細。詎意竟有貪利之徒。陽奉陰違。潛行販運。彼國戰船。以小火船相接。此等奸民。輕視王章。當事者須嚴爲懲辦。以警貪頑云。

照錄與法國巴使會議改定條款

大清國大皇帝。大法民主國大總理璽天德。前因兩國同時有事於越南。漸致齟齬。今彼此願爲了結。並欲修明兩國交好通商之舊議。訂立新約。期於兩國均有利益。卽於光緒十年四月十七日。在天津商訂簡明條約。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允准。著作爲底本。爲此兩國特派全權大臣會商辦理。大清國大皇帝欽差全權大臣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保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李欽差。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刑部尙書管理戶部三庫左翼世職官學事務鑲黃旗漢軍都統錫欽差。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鴻臚寺卿鄧。大法民主國大理伯璽天德欽差全權大臣賞給佩帶四等榮光寶星並瑞典國頭等北斗寶星駐劄中國京都。總理本國事務巴德納各將。所奉全權文憑。互相校閱。均屬妥協。立定條約如左。

第一款

一、越南諸省與中國邊界毗連者。其境內法國約明。自行弭亂安撫。其擾害百姓之匪黨。及無業流氓。悉由法國妥爲設法。或應解散。或當驅逐出境。並禁其復聚爲亂。惟無論遇有何事。法兵永

不得過北圻與中國邊界。法國並約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其中國與北圻交界各
省境內。凡遇匪黨逃匿。卽由中國設法。或應解散。或當驅逐出境。儻有匪黨在中國境內會合。意圖
往擾法國所保護之民者。亦由中國設法解散。法國既擔保邊界無事。中國約明亦不派兵前赴北
圻。至於中國與越南如何互交逃犯之事。中法兩國應另行議定專條。凡中國僑居人民。及散勇等
在越南安分守業者。無論農夫工匠商賈。若無可責備之處。其身家產業得均安穩。與法國所保護
之人無異。

第二款

一。中國既訂明於法國所辦弭亂安撫各事。無所掣肘。凡法國與越南自立之條約章程。或已
定者。或續立者。現時並日後。均聽辦理。致中越往來言明。必不致有礙中國威望體面。不致有違此
次之約。

第三款

自此次訂約畫押之後起。限六個月期內。應由中法兩國各派官員親赴中國。與北圻交界處
所會同勘定界限。儻或於界限難於辨認之處。卽於其地設立標記。以明界限之所在。若因立標處

所或因北圻現在之界，稍有改正，以期兩國公同有益，如彼此意見不合，應各請示於本國。

第四款

一、邊界勘定之後，凡有法國人民及法國所保護人民，與別國居住北圻人等，欲行過界入中國者，須俟法國官員，請中國邊界官員發給護照，方得執持前往。僑由北圻入中國者，係中國人民，只由中國邊界官員，自發憑單可也。至有中國人民欲從陸路由中國入北圻者，應由中國官請法國官發給護照，以便執持前往。

第五款

一、中國與北圻陸路交界，允准法國商人及法國保護之商人，並中國商人連貨進出，其貿易定限若干處，及在何處。俟日後體察兩國生意多寡，及往來道路定奪，須照中國向地現有章程酌覈辦理。總之通商處所在中國邊界者，應指定兩處，一在保勝以上，一在諒山以北。法國商人均可在此居住，應得利益，應遵章程，均與通商各口無異。中國應在此設關收稅，法國亦得在此設立領事官，其領事官應得權利與法國在通商各口之領事官無異。中國亦得與法國商酌，在北圻各大城鎮揀派領事官駐紮。

第六款

一、北圻與中國之雲南廣西廣東各省陸路通商章程。應於此約畫押後三箇月內。兩國派員會議。另定條款。附在本約之後。所運貨物進出雲南廣西邊界。應納各稅。照現在通商稅則較減。惟由陸路運過北圻及廣東邊界者。不得照此減輕稅則納稅。其減輕稅則亦與現在通商各口無涉。其販運槍礮軍械軍糧軍火等物。各照兩國界內所行之章程辦理。至洋藥進口出口一事。應於通商章程內定一專條。其中越海設通商。願議定專條。此條未定之先。仍照現章辦理。

第七款

一、中法現立此約。其意係爲鄰邦敦睦。推廣互市。現欲善體此意。由法國在北圻一帶開闢道路。鼓勵建設鐵路。彼此言明。日後若中國酌擬創造鐵路時。中國自向法國業此之人商辦。其招募人工。法國無不盡力勸助。惟彼此言明。不得視此條係爲法國一國獨受之利益。

第八款

一、此次所訂之條約。內所載之通商各款。以及所訂各領章程。應俟換約後十年之期滿。方可續修。若期將滿六箇月以前。議約之兩國彼此不豫。先將擬欲修約之意聲明。則通商各條約章程

仍應遵照行之。以十年爲期。以後倣此。

第九款

一、此約一經彼此畫押。法軍立即奉命退出基隆。並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畫押後一箇月內。法兵必當從台灣澎湖全行退盡。

第十款

一、中法兩國前立各條約章程。除由現議更張外。其餘仍應一體遵守。至此次條約。現由大清國大皇帝批准。及大法國大理伯璽天德批准後。卽在中國京都互換。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六月初八日

大清國欽差全權大臣李 押

欽差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錫 押

欽差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鄧 押

大法民主欽差全權大臣巴 押

諫止中東和議奏疏

無名氏輯

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等跪奏

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等跪奏。爲特參昏庸駑蹇。喪心誤國之大臣。請旨罷斥。恭摺仰祈聖鑒事。伏惟倭人肇釁。變亂藩封。恭讀七月初一日宣戰詔書。仰見我皇上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仁至義盡。薄海同欽。乃者兩月以來。事機屢變。債軍失地。警報叠聞。朝野震驚。人心岌岌。恭讀八月二十六日皇太后懿旨。以干戈未戢。停辦頤和園典禮。深宮焦勞之意。感動中外。普天率土。切齒同仇。而禍變之從來。事機之貽誤。始終本末。可得而言。敢爲我皇上披瀝陳之。竊聞倭人國勢兵力。不能與西洋各國同年而語。國債重而民力困。則根本未堅也。有快船而無巨艦。則武備不足也。兵出於猝募。非訓練之師也。權紛於黨。非畫一之政也。兵事之興。凡曾經戰陣之士。通達夷情之人。莫不以爲螳臂當車。應時立碎。雖西人亦鑿鑿言之。而事竟有大謬不然者。韓城失矣。未幾復敗於牙山。仁川棄矣。未幾復潰於平壤。漢江之沈艦不歸。鹿島之戰船復燬。威旅爲海門鎖鑰。今則游弋不禁矣。義州爲奉天屏蔽。今則藩籬盡撤矣。用一衛汝貴。而百戰之淮軍化爲敗卒。用一丁汝昌。而大枝之鐵甲盡屬漏舟。朝鮮不可復。方且急圖捫鴨綠之防。仁川不可窺。方且憂大沽北塘之警。誰總帥干。誰

司進止。以大禦小。以強敵弱。潰敗決裂。一至於此。不能不太息痛恨於昏庸驕蹇喪心誤國之李鴻章也。李鴻章受命東援。而陰勒諸將。密爲箝制。既故不爲先事之防。復屢掣其臨時之肘。統計其小浦之戰。牙山之戰。平壤之戰。鹿島之戰。皆我軍端坐拱手。以待倭人之圍攻。其實決不能以此望和。而事機一失。徒以損國威而張敵勢。倭人惟事事先發。故能制我軍之死命。我惟事事後發。故始終爲倭人所制。遷延坐誤。全局瓦解。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一也。兵行千里。轉運爲先。內地尙設糧臺。何況出師疆外。至與外洋各國相角。尤以槍砲爲急需。李鴻章更歷兵事三十餘年。豈其慮不及此。而牙山之軍。缺軍火。缺糧餉於前。平壤之軍。缺軍火。缺糧餉於後。長夫不備。車馱無資。兵自負糧。槍無餘彈。以致饑軍掠食。結怨韓民。戰士死綏。徒手相搏。以二十年朝廷所注意。海內所仰望之重軍。徒以無糧無械。束手就斃。皆李鴻章信任私人。不肯早設糧台之故。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二也。倭人甘心韓地。蓄志有年。今歲春初。萌芽已露。北洋於外事消息最靈。豈竟一無聞見及乎。事之將起。袁世凱深悉倭情。屢騰密報。若使倭韓形勢。早達朝廷。則先事圖維。必不至如後來之倉卒。無如李鴻章始則模糊影嚮。諱莫如深。繼則揚厲鋪張。肆其洞嚇。直至事機決裂。而倭人陰謀之本末。疆臣知之。朝廷仍不盡知。聞朝旨召詢袁世凱。而李鴻章展轉禁錮。不使至京。代呈各路電奏。時時刪改。

以就該督意旨。務使真實洋情。不得上聞。廟算指揮。無憑遙度。奸欺蒙蔽。罪不勝誅。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三也。比年以來。天下之利權。李鴻章縮之。天下之兵權。亦李鴻章主之。朝廷倚李鴻章爲長城。李鴻章廣蓄私人。以欺罔朝廷。盛宣懷爲耳目。張士珩爲腹心。丁汝昌衛汝貴爲牙爪。龔照璜劉含芳爲羽翼。此數人者。皆天下所姍笑指目。而李鴻章分布于海關電報糧台軍械各關緊要軍國重任之區。窟穴深固。牢不可破。平時病民蠹國。事墮壞于冥冥之中。暨乎有事之秋。躊躇爲幻。不但助李鴻章以欺罔朝廷。抑且賈李鴻章以邀利。有所謂不恤。而李鴻章方且卵翼之。濡洙之。爲之仇讎言官。變亂黑白。甚至奉命撤退丁汝昌。抗不遵旨。坐使數千里藩封。斷送于三五小人之手。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四也。尤有甚者。則倭米船則放之。倭運開平煤則聽之。倭牒被獲。或明縱。或私放。外有海光寺傍居民王姓。經天津縣獲究。而李鴻章之子。前出使日本大臣李經芳。爲之說情。倭奸石川氏。及軍械所劉姓被獲。供詞牽涉李經芳及軍械所局員。而盛宣懷述李鴻章意旨。勸令天津縣李振鵬改供。爲振鵬斥駁而止。而台灣擊獲日本運船。又爲之請旨釋放。軍械所歷年所儲鎗砲。多被監守盜賣。及東事已起。猶檢不合用之前膛鎗子賣於日本。得銀十四萬兩。局員明分。而李鴻章爲之補給領字。外間并有傳聞。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李經芳在日本

各島開設洋行三所。以及李鴻章利令智昏。皆爲倭人牽鼻。聞敗則喜。聞勝則憂。雖道路之言。而萬口流傳。豈得無故。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五也。總論此數次敗衄之故。由海軍之不得力。而海軍則丁汝昌主之。從前避倭。不敢當敵。及至渡送銘軍。倉卒擣戰。而致遠衝鋒。獨進無一鑑繼之者。丁汝昌之督師有方乎。斬先逃之濟遠管帶。而獨寬統帥之罪。于法未平。海軍之氣不能振。陸軍之敗。由衛汝貴望風先逃。棄志超繼之。聞先敗數日。左保貴有密電。始撤衛汝貴一軍。諸將尙可効死。否則同歸于盡等語。蓋以衛汝貴虐遇韓民。奸淫擄掠。無所不至。以致韓民視我如仇。大軍無所得食。軍敗之時。父子伏草叢中。幾爲下所殺。又平時尅扣糧餉。虐待軍士。種種罪狀。罄竹難書。然天下之人。知朝廷必不能誅此兩人也。李鴻章一日不去。北洋兩巨奸一日不能伏法。三軍之氣一日不能振。作潰敗之局。一日不能挽回。何也。三軍之氣。視統帥之賞罰爲鼓舞。如海軍劉步蟾被劾。李鴻章反使護理水督事。林國祥力竭船沈。李鴻章反使暫行褫革。甚且以首先潰退貽誤大局之衛汝貴。而李鴻章反以爲得力。種種顛倒功罪。務使敢戰之士。人人氣阻。如此三軍之衆。有不解體者乎。倭主出居廣島。親自督師。八月初三。卽聞有限二十日取平壤之說。而平壤果于十六日失守。今又聞以四禮拜取奉天矣。又聞九月內破津沽矣。敵兵號稱九萬。大隊入寇朝鮮不已。進而盛京津沽不已。

則京師重地。所爲窺伺。我戰守之備。無一足恃。而專委命于一昏庸驕蹇喪心誤國之李鴻章。如此而謂陵寢之無動。京師之無警。誰能保之。軍士初起時。若宋慶。若劉永福。皆忠勇發憤。請赴前敵。而皆阻于李鴻章壅遏。卽淮軍一聶士成。津人一曹克忠。號稱能戰。于諸將中爲優。而李鴻章以常其私遏抑之。頃聞命宋慶節制前敵諸軍矣。然以李鴻章爲後路。恐逆其妒忌。行其阻撓之計。文書之呼應不靈。餉械之接濟多缺。平壤覆轍。可爲寒心。天下士民公論。謂李鴻章如不發譴去津。則天下之精兵猛將。必不可得其死力。挽回既潰之局。故李鴻章一人之去留。實于宗社安危。生民休戚之關係。伏維皇上乾斷。速賜施行。若再圖于庸。議迂就疑。則士氣仍前畏葸。而奉天之震動。旅順之失守。比在意中。萬一陪都有失。近畿告警。變起倉卒。雖食李鴻章之肉。於事奚裨。且恐以罪人不去之致。朝廷目下急治。而天下之兵觀望不前。有非臣子所忍言者。此所謂同聲感。而不敢不泣陳我皇上之前者。如蒙皇上採擇。芻言。斷以行之。請量簡知兵大員。老成宿望者。星馳往代。速籌戰備。非不知臨敵易師。兵家所慎。但以李鴻章情私縱放。後患孔長。倘再事姑容。必致大局糜爛。伏乞迅賜罷斥。然後宗社可安。軍氣可振。東藩亦可期恢復。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謹奏。

安侍御奏疏

掌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安維峻跪奏。爲強臣跋扈。戲侮朝廷。請明正典刑。以尊主權。而平衆怒。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北洋大臣李鴻章。平日挾外洋以自重。當倭賊犯順。自恐寄頓倭國之私財。付之東流。其不欲戰。固係隱情。及詔旨嚴切。一意主戰。大拂李鴻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濟倭國煤米軍火。日夜望倭賊之來。以實其言。而于我軍前敵糧餉火器。則故意勒措之。有言戰者。勦遭呵斥。聞敗則喜。聞勝則怒。淮軍將領。望風希旨。未見賊卽先逃避。偶遇賊卽遽驚潰。李鴻章之喪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屢參之。臣不復贅陳。惟葉志超衛汝貴等。均係革職拿問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爲逋逃薮。人言嘖嘖。非爲無因。而于拿問之丁汝昌。竟敢代爲乞恩。並謂美國人有能作霧氣者。必須丁汝昌駕馭。此等怪誕不經之說。竟敢直陳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爲兒戲也。而樞臣中竟無一人敢爲爭論者。良由樞臣暮氣已深。過勞則神昏。如在雲霧之中。霧氣之說。入而俱化。故不覺其非耳。張蔭垣。卻友濂。爲全權大臣。未明奉諭旨。在樞臣亦明知和議之一舉。不可與人言。旣不能以死生爭。復不能以去就爭。祇爲掩耳盜鈴之事。而不知通國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賊與卻友濂有隙。竟敢索

派李鴻章之子李經芳爲全權大臣。尙復成何國體。李經芳乃倭賊之婿。以張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適中倭逆之計。倭賊之議和。誘我也。彼既外強中乾。我不能激厲將士。決計一戰。而乃俯首聽命于倭賊。然則此舉非議和也。直納款耳。不但誤國。而且賣國。國中臣民。無不切齒痛恨。欲食李鴻章之肉。而又謂議和出自皇太后懿旨。李連英實左右之中。此等市井之談。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歸政我皇上矣。若猶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乎。至李連英是何人斯。敢干預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李連英豈復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鴻章恫喝。不及詳審利害。而樞臣中或係李鴻章私黨。甘心左袒。或恐李鴻章反叛。姑事調停。殊不知李鴻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淮軍將領。皆貪利小人。無大伎倆。其士卒恆被剋扣。則皆離心離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足以制服李鴻章而有餘。此其不能反之實在情形也。若能反則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猶事事挾制朝廷。抗違諭旨。其心目中不復知有我皇太后皇上。乃敢以霧氣之說戲侮之也。臣實恥之。臣實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鴻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將士有不奮興。倭賊有不破滅。卽請斬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鑒臨。臣實不懼。用是披肝膽。冒斧鑕。痛哭直陳。迫切待命之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江督力爭和議電奏一

總署鈞鑒。聞和議各條。不勝焦灼痛憤。倭寇狂悖至此。種種利害。顯然可見。中外諸臣。均已懇切陳奏。無待瀆陳。其中如旅順劉公島天津駐兵各條。尤爲可駭。查旅順威海。乃北洋門戶。若不退還。則北洋咽喉。從此梗塞。以後雖有水師。何處停泊修理。旅順劉公島常駐倭船。天津又駐陸兵。近在肘腋。旅順到津。沽山海關。皆一日可到。煙台尤近。彼日肆要挾。稍不滿欲。朝發夕至。且倭約各條。貪苛太甚。臺灣民悍。不甘屬倭。必然啓衅。各省軍民。必致痛哭深怨。斷不甘心。稍有枝節。彼卽謂不依條約。立刻生事。彼時戰不及戰。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卽欲暫避。亦不及避。倭性兇狠。不同西國。其禍豈堪設想。查要挾各條之害。聖明豈有不知。朝廷所以勉爲和議者。不過爲保全京城根本。姑冀目前粗安。徐圖補救。若照倭索諸條。更是自困自危之道。欲求旦夕偷安而不可得。又洋報有與中國聯合以備戰守一條。大約是爲中國經理各省機器製造鐵路等事。尤爲險詐。查購買洋械。本難常恃。幸各省尙有數局。可造槍砲彈藥。稍資接濟。經此倭事。創鉅痛深。正須急籌鉅款。竭力擴充。運兵鐵路。亦須量力修造。今若令倭人干預。則內地軍火運道。皆在倭掌握中。水師旣不能再振。陸軍

亦不能自主。中華何以立國。且倭駐旅威。則自遼陽以至威海榮城。周圍三千里。處處水陸。皆須永遠設防。所費太鉅。當此賠款百萬之際。防費將從何出。至蘇杭織造絲綢。川楚織造紗布。則各國亦必效尤。改造土貨。中國工匠生計。從此盡矣。海軍無歸宿。陸軍無利器。威海棄則京畿無屏蔽。商民貧則軍餉無來源。各國欺凌。商人嗟怨。外患叠至。內變將作。恐係大學士李鴻章昏迷之際。李經芳等冒昧應許。竊維遣員議和。乃朝廷休兵息民之盛德。顧全大局之苦衷。洞雖愚蒙。亦知仰體。斷不敢爲大言迂論。以瀆宸聰。所慮者京城不能安。和議不能成。不論遠患。先有近憂。伏望聖明熟思深察。敕下王大臣等迅速會議。設法補救。以候聖裁。但此時總須乞援。方易措手。惟有速向英俄德諸國懇切籌商。優與和益。訂立密約。懇其實力相助。問其所欲。許以重酬。絕不吝惜。無論英俄德酬謝若何。去中國較遠。總較倭患爲輕。此須先請各國公同告倭。令其停戰。以便從容議辦。尤爲緊要。迫切上陳。萬分惶悚。請代奏。洞肅。

江督力爭和議電奏二

倭約萬分無理。地險商利。餉力兵權。一朝奪盡。神人共憤。意在吞噬中國。非僅佔數地而已。所有棄臺旅之害。威海劉公島駐兵之害。與中國聯合備戰各條之害。二十六日電奏已詳陳。近聞通商條目。賠款限期。尤堪駭異。各省口岸城邑。商業工藝輪船。處處任意往來。任意製造。一網打盡。工商生路盡矣。倭在滬製造土物。一照洋貨納稅。各國效尤。如何能拒。釐金虧矣。賠款二萬萬兩。六年付清。又加五釐利息。卽借英國款轉付。分期攤還。每年亦須還本息一千數百萬兩。各海口洋稅空矣。今借款係赫德一手經理。專借英款。將來無論如何搜括。亦不能還清。英國必索我地方作抵。是又生一患矣。民貧極則生亂。釐款去則無餉。陸師海軍永不能練。中國外無自強之望。內無勦匪之力矣。威旅之兵。必致永遠不撤。京城亦無安枕之日矣。一倭如此。各國援例要挾。動以窺伺京城爲詞。更不能拒。後患不可勝言矣。然非藉兵威不能廢約。此時欲廢倭約。保京城安。中國惟有乞援強國一策。俄國已邀德法阻倭占地。正可乘機懇之。乞援非可空言。必須予以界限。商務實利。竊威旅乃北洋門戶。台灣乃南洋咽喉。今朝廷旣肯割此兩處與倭。何不卽以此賂倭者轉而賂英俄乎。所

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爲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會倭盡廢全約。卽酌量劃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並許以推廣商務。如英肯助我。酌量劃分西域之後藏一帶地。讓與若干以酬之。亦許以推廣商務。外洋通例若此。兩國有聯盟密約。有戰事卽可相助。不在局外之例。俄現有兵船三十餘艘在中國海面。英有兵船二十餘艘在中國海面。俄英兩國。祇許有一國允助。其兵船已足制倭而有餘。其船或開向橫濱長崎。或逕趨廣島。或遊行南北。洋兵船一動。倭艦立阻。倭極畏西洋。斷不敢與俄英開戰。若俄英有一國相助。則兵不血刃。而倭約自廢。京城自安。若倭敢戰。則我拒其陸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國都。倭必滅矣。同一棄也。而損益遠之西域。以保緊要之威旅。全膏腴之台灣。且可盡廢一切毒害中國之約權。其輕重利害顯然。且遼東旅順。國家根本。台灣歸化康熙初年。而旣開拓。藏衛大定。則在乾隆中葉。先後緩急。亦有不同。譬如人有疾病。台灣割棄。成旅駐兵。咽喉之病也。內地處處通商。賠款力不能還。心腹之患也。西域邊遠。腴肉之損也。蓋俄英本強。然歷次條約。尙無吞併中國之意。卽以重利酬之。於彼有益。於我尙無大損。倭專心欲害中國。正苦餉力不足。若此約允行。則從此既強且富。是我助以專噬中國之資矣。至倭約各條。處處包藏禍心。而字句巧黠。意圖含混。尤望將和議各條。發交王

大臣等細心閱看。自知其間之毒謀矣。此因和議已許割地。故擬爲此權宜轉移之策。冀以救急紓
禍。憂憤迫切。仰候聖裁。請代奏。張之洞肅。

劉彝等諫止和議奏

具呈四川舉人劉彝等爲協懲代奏事。竊聞立國之道在乎自強。自強之本在於得人。我朝文德武功高掩前代。頃因征倭失利。停戰議和。受倭人百端之要挾。大旨重於輸金割地。夫輸金至數萬萬之多。任彼屯兵腹地。以索償爲名。歲給以養兵之費。已屬弱不可言。重以割地數千里。徹我蕃籬。制我要害。旅順平壤。姑云倭人力所自取。台灣全省。遼河以南。非倭人力所必得也。一旦決然捨去。使億萬生靈。如赤子之失父母。曠古以來。中外有此和局乎。伏維皇上大孝深仁。恐兵連禍結。沿海生民。俱遭塗炭。京城距海。僅二百餘里。防其闖入。上貽皇太后焦勞。奉省陪京。列祖陵寢。尤恐倭寇震驚。故從權議和。暫紓目前。然金地有盡。寇欲無厭。羣臣所以報稱於國家者。當不如是。卽皇上之初心。亦決不如是。或者本計自強。佯爲議和之說。以作天下之士氣。而隱覘任事者之忠奸。則非臣下所敢知也。今主和議者有數說。曰火器不精。曰鐵船不備。曰士卒不振。曰糧餉不敷。請爲分別言之。夫前明之銃砲勝於本朝。然明卒以亡。本朝卒以興。彼之火器未施。我之刀箭已至。泰西諸國所製明林敦前膛後膛等。俱稱轟烈。然法蘭西不免於敗。土耳其不免於亡。蓋同一武備。用之在人。

此不足慮者一也。鐵船誠防海要務。左宗棠沈葆楨輩已詳言之。然如前日之何如璋。近日之丁汝昌。襲照瑛。舉連年所費數千百萬之鐵甲魚雷電機。一朝拱手而授之敵人。船將焉用。況倭人耀兵在海。所貪在陸。我不與之戰。陸而偏與之爭海。前明唐順之之水師。戚繼光俞大猷之陸隊。孰得孰失。殷鑒不遠。此不足慮者二也。凡言兵者。以敗爲諱。竊獨以爲不足諱。蓋望風而走。謂之潰。力戰不支。始可云敗。潰之中必有鬱怒而不願潰者。敗之後必有忿激而不服敗者。此際正可申簡練。鼓忠義。韓岳之勁旅。未必無童貫之逃兵。况倭兵數萬。我兵數十萬。此不足慮者三也。糧餉誠不支矣。然轉餉無費和敵。安得有費以和敵。取費於民。民必怨且吝。以轉餉取費於民。民必踴躍輸將。此不足慮者四也。四者不慮。何以捷少敗多。愈撲愈熾。此有故焉。賞罰不明。事權不一。而任事非人之過也。以本不知兵之人。賄賂重臣爲統領。其下則賄賂統領爲營哨官。不問其人有無才略。或親或友。借軍事爲安置情面之地。以此輩馭弁統兵。奈之何不敗且潰也。誠得其人以練兵。兵在精不在多。行伍進退。測量準擬之法。中西參用。凡老弱驕縱。不堪戰事者。悉汰去之。兵少則餉厚。餉厚則勇生。作其必死之心。復予以可生之法。未有不縱橫如意者。或恐汰兵足以致亂。豈知不能禦賊之兵。亂亦無損。團練謹嚴。足以制之矣。軍械則或購或造。因時因地而爲。聞倭人最畏中國擡槍便捷。巧中過。

於子母彈。工精費約。此物即可多備。必遠致德比英法諸利器。恐爲怯戰者之所藉口。且其器來自重洋。我兵素未演習。不諳施放。置之行陣。只娛觀瞻。不聞斬木揭竿。陳涉遠以亡秦乎。惟轉餉之事。稍費躊躇。然而捐職捐銜。又不足恃何也。州縣爲親民之吏。每得一缺。雖科甲上兌。亦費六七千金不等。他途可知。國負債則取之於官。官負債必取之於民。同是閭閻之膏血。假手而取。何如名正言順。剴切佈告。勸民以毀家紓難。况假手者其數虛。自取者其數實。更進一說。曰裁宮庭之冗費。核關稅之釐金。罷無用之委員。嚴行伍之冒濫。向日素稱報効者。不入於私。而入於公。又如葉志超、黃士林等。當斬則軍前正法。否則責以助餉若干萬。既見朝廷之寬。又裨疆場之務。餉仍不敷。有是理乎。且夫能守。然後能戰。能戰然後能和者。謀國之至計也。爲今日計。戰尤似急。倭人以勁旅飄忽海上。隨地設防。百萬之師。各不給。試問軍興以來。我軍有一人一騎。渡長崎之島。望橫濱之埔者乎。果有之。彼方內顧之不暇。何敢肆出騷擾。卽不然。守土之臣。清野堅壁。而戰其地。不敢退縮。互相救援。不敢規避。倭人旣憚於深入。我軍能截其餉道。何至割肉喂虎。使之肉盡而啖人耶。且夫兵人也。將亦人也。將易帥難。帥爲闔臣。相乃樞臣。曩日之職兼樞闔者。失機玩寇。挂名彈章。皇上固已稔之矣。今之督師大帥。去秋九月接旨。行兩月餘。始抵天津。君父之急。如此逗遛。新春駐兵山海。了無措施。

幸兵有約束。不似衛汝貴之擄掠耳。幫辦大員。平昔自負清流。抗表請纓。與宋慶爲聲援。一聞倭警。策馬先歸。使三十餘營。不戰而潰。始欲追步林則徐。繼則酷似張佩綸。天下譁笑。以爲必受極刑。孰知皇恩廣大。許其再任封圻。與李培榮。田在田等。如國憲何。如天下之義憤何。天下之爲皇上計者。請伸獨斷。破資格於營務中。擇其忠勇有勞。如文職之李光玖。魏光燾。武職之章高元。馬玉昆。宋得勝者。於廢官中。擇其威望素著。如唐炯者。使獨當一面。或兼統數軍。將得人而後擇帥。於督撫中。擇其曾諳軍務。暮氣未深。如李秉衡者。寄以重任。使人自擇人。嚴行考取。非知兵略而藝冠衆人者。不得記名統領。或能一藝者。始准記名營哨。官無技藝。而由賄賂與情面進身之人。概行汰盡。功不必限期。權不可旁撓。勿謂資格稍卑。難資彈壓。要知能貴人者皇上也。樞臣自軍機而兵部戶部。擇其忠直諳練者。與之定計。有魏相之主持於內。乃有趙充國之成功於外。皇上聰明燭照。無俟臣下嘵嘵。樞臣亦不得藉口密勿。掩飾一切。總而言之。曰實心任事。比年來臣下泄沓而發直言者。目爲躁氣。持正理者指爲迂疏。輾轉遷延。釀此莫大之禍。倘實心任事。何至於此耶。此天下所爲皆痛心扼腕。而不以和爲可恃。且以得人中興爲皇上厚望者也。頃聞倭人師老財費力已不支。每到一處。猶開倉放賑。量材授官。愚民無知。遭其煽惑。三軍裹甲坐食。糜費糧餉。又中其計而飽之。意者人欲烹

我必助以薪油耶。庸詎知主和議者。不於數萬萬金之中。分肥自飽。多樹私黨。以心制朝廷耶。或謂割地之後。可圖恢復。不知倭國大如彈丸。尙扼我吭而制之命。倘英法諸國。襲倭故智。何以禦之。或謂諸國交伺。不容倭人我吞。藉此可施權術。試思不得已而依人。宇下偷安。成何體統。况有萬不足持者。軍興一年。奉省王氣所在。半已割付他人。再遲一二年。未審樞臣閫臣輩。將置皇上於何所。舉人等百計圖維。繕械練兵。括餉。皆以得人爲急。得人者安而久。失人者危而速。若鐵路鐵船。非今時所能猝辦。遷徙之舉。尤非今日所宜言。草茅下土。不知政體。不識忌諱。謹臚罪言。干冒天威。不勝悚惶待命之至。此呈。伏乞都憲大人臺前俯准施行。

易順鼎劾權奸誤國奏

二品頂戴按察使銜丁憂河南候補道易順鼎跪奏。爲醜虜跳梁。不宜遷就。權奸誤國。不可姑容。恭摺愚誠。仰祈聖鑒事。竊臣風聞出使日本全權大臣李鴻章電奏。稱倭船廿餘艘。將出廣島。若不定約。卽將犯京。請割遼東台灣兩地予倭。並賠兵費二萬萬。爲保京計。不得不然。業經定約書押等語。此外條款。不一而足。人言嘖嘖。似非無因。微臣迫於杞憂。未敢緘默。謹就見聞所及。不避斧鉞。披瀝陳之。溯自咸豐同治以來。中國與外夷。凡三次用兵。一曰咸豐十年庚申之役。一曰光緒六年庚辰之役。一曰光緒十年甲申之役。庚申之役。尤爲我朝中外大局。絕要關鍵。其時髮捻縱橫。寰區鼎沸。天下岌岌。不可終日。而海外各國。亦復同時生釁。英法合從。兵臨城下。僧格林沁敗於津沽。北塘勝保敗於朝陽門。八里橋。曾國藩。胡林翼諸人。勤王之師。緩不濟急。敵騎長驅直入。京師不守。宗社幾危。時勢艱難。殆有百倍於今日者。假使各國要求土地。恐不能不聽客所爲。乃當日講和。不過立約通商。稍償兵費而已。初未聞割尺寸之土也。至若庚辰之役。俄據伊犁邊境。僅一二百餘里。使臣業已擅許。而疆臣左宗棠等。堅欲索還。抗兵相加。大局幾將決裂。然不久卽和。僅償款數百盧布。

而已。不惟未割地。且並伊犁亦索回也。甲申之役。法取越南。攻甯波。擾台灣。陷馬江。沿海戒嚴。天下騷動。滇粵邊防戰事之棘。不亞今日。然不過讓以越南而已。未嘗於越南之外更有所予也。試執今日之事。與昔日之事相衡。敵雖強。未必出於英法俄之上。事勢雖急。未至於庚申之危。彼不過虛聲恫喝。肆意要求。我卽稍緩順。與之再決一戰。再遲數日。而後定議。未嘗不可。卽不然。償以兵費數百萬。亦未嘗不可。卽不然。許其比照各國在江海各口通商。開設馬頭。亦未嘗不可。而皆不出此賠款至數千萬。猶以爲未足。竟舉腹心根本膏腴要害一二千餘里之地。開門而延寇。拱手以與人。何其畏倭人甚於畏英法俄諸大邦。重遼東台灣。反不如重新疆伊犁及滇粵荒徼之地也哉。伏思割地一事。尤爲萬不可行。以理之是非論。其不可有三。以勢之利害言。其不可有六。祖宗創業於前。子孫守成於後。非若自我得之者。可以自我失之。試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之締造遼東。世祖章皇帝。聖祖仁皇帝之經營台灣。取之既如此其難。棄之何忍如此其易。矧陪京密邇。陵寢攸存。坐使長陵坯土。自我而變爲邊界。皇太后皇上將如列祖列宗何。此理之不可者一。自有本朝。未聞割地予人之事。自有中國。未聞以重地要地割予海外島夷之事。玉斧劃河。珠崖棄郡。若非甌脫。卽係石田。豈有臥榻之旁。供人鼾睡。書於史冊。辱甚燕雲。坐使赤臬神州。自我而淪爲異域。皇太后皇上將

如後世史書何。此理之不可者二。遼東台灣之民。或本從龍。或由化向。二百餘年。食毛踐土。芸芸亦子。孰非我國家之孝子順孫。今乃屬之他人。儼成敵國。父母雖窮。尚不忍輕鬻其子。國家未盛。獨何忍違棄其民。坐使海隅蒼生。自我而化爲他族。皇太后皇上。將如天下百姓何。此理之不可者三。遼東者。北洋之藩籬。台灣者。南洋之門戶。今日無遼東。明日即可無北洋。今日無台灣。明日即可無南洋。天下畏盜之人。必求遠盜。未有掛盜於門內。而求其不發。篋探囊。天下畏虎之人。必求遠虎。未有納虎於室中。而冀其不磨牙吮血。行見奉錦登萊一帶。不復能立錐。江浙閩粵各疆。不復能安枕。海口海面。皆非我有。餉械無以接濟。而海運立窮。戰守無從布置。而海防又立窮。中國將來必無可辦之洋務。此勢之不可者一。英法垂涎台灣。俄人蓄謀遼東。豈伊朝夕。况各國狡焉思逞之計。貪得無厭之懷。誰不欲拓境開疆。因時取利。今見倭人以一舉手啓口之勞。而得地如此多。獲利如此厚。雖云無故。亦必生心。倘羣起效尤。則中國雖大。恐一日之間。可以瓜剖立盡。然此猶他國也。卽以倭事驗之。同治十一年。彼因琉球難民爲生番所殺。藉端挑釁。兵抵台灣。當時大吏不能折之以理。忱之以威。反以數十萬金賠款了局。彼見中國易與。始漸輕視中國。而謀益迫。勢益驕。推其得隴望蜀之情。曾可已極。此日之厲階。既皆由於昔。他時之慾壑。恐更甚於今。中國將來必無可存之地。此勢之

不可者二。自軍務平定後，謀臣猛士，多就彫零，千百之中，僅存什一。此次徵求宿將，招集舊部，士馬精壯，已有可觀。乃甫聚，又將令之散。既散，恐不可復聚。且所練之新軍，營費幾何？練成而不用，待用之時，又將臨時另練。所購之新械，勞費幾何？購齊而不用，待用之時，又須臨時另購。今日尚不能戰，以後豈復有能戰之時？再閱數年，一有緩急，如今日之將與兵，且不可得。宿將舊部，消亡既盡，新募者未經戰事，對當大敵，中國將來必無可用之兵。此勢之不可者三。賠款至二萬萬之多，不知從何搜括。淨盡之後，尚有應辦之事，必需之款，何所取資？夫使賠款既交，而我不可不作一事，彼可相安十年，猶之可也。正恐我之防務，仍不能不辦，兵餉仍不能不需，鐵路仍不能不修，驛車仍不能不設。入款則有減無增，出款則有增無減。意外之舉，尚無暇論。而彼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款未清，後款又來。以斯民有盡之脂膏，填彼族無窮之豁壑，剝肉補瘡，肉將盡而瘡更劇，抱薪救火，薪將竭而火更然。中國將來必無可籌之餉。此勢之不可者四。長白鴨綠，爲祖宗發祥鍾靈之地，黑龍江吉林等省，爲國家植根歸宿之區，地利最多，民氣亦厚。當此強鄰環伺，正宜乘時經路，加意保全。較之台灣，尤關緊要。一旦遼東爲倭所有，則俄自北侵，倭從南襲，不數年內，其民與地，皆將折而入於俄。與倭東三省全境之危亡，可立而待。且京外八旗人民，既不謀生，又不習鬥，一朝有事，而東三省已不能

歸退則爲倭寇爲草菅。進則爲亂民所蹂躪。中國將來必無可保之旗民。此勢之不可者五。台灣一省。饒富著稱。近來文教振興。更已變椎結爲衣冠。進侏儒於禮樂。其士民皆稱君親。上好義急公。而林維源身爲民望。官列京朝。勢不能以家委敵。况彰義之名。出自純皇帝所賜。台人固必思義而顧名。皇上又安可數典而忘祖。至於遼東之爲豐沛鄉里者。更無論矣。民情何常之有。親之則親。疏之則疏。向之則向。背之則背。雖厚澤深仁。已浹於祖宗之世。而先疇舊德。不保於子孫之朝。恐未免兆姓寒心。四方解體。倭旣據畿內地。且將取我民心。以利誘之。而桀黠者必爲倭爪牙。以威迫之。而鷲弱者必爲倭魚肉。行見流民無所依歸。而西晉雄特之禍起。奸民與相勾結。而嬴秦勝廣之變生。毆魚爲淵。瞻烏誰屋。中國將來必無可固之民。此勢之不可者六。以上各節。不過據臣所私憂竊慮。粗舉大端。而其禍變相尋。尙有不勝枚舉者。以言理之是非。則如彼。以言勢之利害。又如此。大約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爲之。稍有知識之人。皆必能見及之。而不謂渥蒙國恩。深悉時務之李鴻章。竟悍然不顧。冥然罔覺。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之所不忍出之言。臣前見李鴻章行事。不憚人心。尙疑其別有苦衷。代爲原諒。直至今日。始灼然有以知其心術之幻。而得其罪狀之真。所謂臧孫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者。恐宋臣秦檜。明臣仇鸞之奸。尙未至此也。且遼

東台灣。並割予倭。臣以爲窮倭之兵力不能及此。充倭之始願。亦未嘗及此。如其兵力能及此。則何不逕取遼瀋。以索登萊。逕取台澎。以索閩厦。囊括席卷。彼豈有所恤而不爲。如其始願嘗及此。明知遼東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牛莊。明知台澎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澎湖。是其情形已可概見。不謂有李鴻章焉。爲虎作倂。教猱升木。於是倭不啻取懷而予操券以償。蓋倭力不及此。而李鴻章之力能及此。倭願不及此。而李鴻章之願早及此矣。抑微臣更有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者。李鴻章雖奸。尚不及其子李經方之甚。李經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已貲數百萬借給倭人。購船餉兵。所納外婦。卽倭主陸仁之甥女。其奸詐險薄。誠不減蔡京之有蔡攸。嚴嵩之有嚴世蕃。假使憑依城社。竊據津塗。張邦昌劉豫之事。不難立見。我朝貽謀之遠。立法之善。爲前古所未有。當此之時。而欲以島夷入主中國。以人臣攘執太阿。蓋亦戛戛乎難之。不圖天地躍金。陰陽鑄錯。於倭生一陸仁。於中國生一李經方。以權奸爲醜虜內助。而始有用夷變夏之階。以醜虜爲權奸外援。而始有化家爲國之漸。俱成頭角。各長羽毛。木腐蟲生。霜寒冰至。今日此事。尤爲中國汚隆。本朝興替一大關鍵。微臣悲江河之日下。痛滄海之橫流。所爲涕泗洑瀾。而不能自己者也。雖然。李鴻章敢於犯天下之不韙。欺朝廷以其方者。窺見皇太后皇上與諸臣畏倭之心。而後藉詞保京。反自託爲忠愛之忱。以巧遂其

奸欺之詐也。在李鴻章固以爲舍己別無他人。舍此別無他策。微臣不揣冒昧。竊於此策之外。爲朝廷敬畫二策焉。伏揣朝廷畏倭之心。不過以明爲鑒。不知明之亡。不亡於邊患。而亡於流寇。不亡於諱言和。而亡於諱言遷。夫國君死社稷。乃指諸侯而言。若天子以四海爲家。何代不有遷移之事。明之君臣。不通古今。昏憤紛呶。以至亡國。如早遷都江南。固尙可存。我朝法度修明。湛恩汪濊。既非明致不綱。加賦召亂者可比。一統金甌。處處完善。既無流寇之禍。僅有海邦之憂。又非明之天下糜爛。無地圖存者可比。惟以海禁大開。形勢久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此而遷。又何所諱。宅中建極。莫若太原五臺。經累朝巡幸。供列聖御容。行宮尙存。盛軌可溯。其善一。京師千里之程。十日可達。往來迅速。進止從容。其善二。土厚水深。人民殷富。其善三。兵精馬健。風氣勁強。其善四。河汾太岳。表裏山川。其善五。平陽安邑。步趨虞夏。其善六。而太行起天下之脊。冀州居天下之中。我能往。彼不能來。尤足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去年十二月。微臣在都。曾以此議條陳。未獲上達天聽。若當日早定大計。則此時八方風雨。三晉雲山。業已高屋建瓴。神京鞏石。砥方隅而鏡寰海。礪泰山而帶黃河。何至虛宵旰之焦勞。患畿疆之危徧哉。然投鼠忌器。此後方多。則亡羊補牢。及今未晚。與其以二萬萬借盜窟糧。而利歸海外。何如以二萬萬營都充帑。而利在國中。此微臣所畫一策。曰遷者是也。又揣朝廷

畏倭之心。不過以犯京爲慮。不知倭力果能犯京。何待今日。豈於去年京師無備之時。不敢來犯。而於今年京師有備之時。反敢來犯哉。且倭人進兵。不外水陸兩途。由遼藩進兵。則尚有依克唐阿長順。裕祿。唐仁廉在。由錦州進兵。則尚有宋慶。魏光壽等在。由榆關進兵。則尚有劉坤一。及俞虎恩。熊鐵生諸將在。由津沽南北進兵。則尚有王文韶。聶士成。曹克忠等在。即使內犯京畿。亦尚有程文炳。董福祥在。而諸臣等亦莫不在。倭兵未必盡如神鬼。豈竟不由關津經過。而飛入京師耶。我兵未必盡屬疲弊。豈竟任其飛入京師。而毫無聞見耶。微臣逆料倭人必不能犯京。其故有四。請略舉近日軍事證之。以釋朝廷疑慮之端。一曰倭人不能攻堅。我所失之地。皆瑕也。非堅也。惟旅順威海。可謂之堅。然旅順之失。以守將爭逃。威海之失。以海軍不戰。且一由皮子窩。一由落風港。均係蹈瑕乘虛。抄後而入。不敢直犯當前。蓋其兵餉最重。精銳無多。護惜鋒鏑。每虞傷損。肉薄攻堅。決無此事。觀於聶士成之守堅。而彼不敢犯。慮天嶺。裕祿。徐慶璋之守堅。而彼不敢犯。遼藩。唐景崧。劉永福之守堅。而彼不敢犯。台灣。况畿輔爲我最堅之地。而彼敢輕於嘗試乎。此其不足慮者一。一曰倭人不能持久。越國鄙遠。糜餉勞師。多一日則多一日之糧。少一兵則少一兵之用。倭至今日。黔驢之技已窮。騎虎之勢難下。左支右絀。外強中乾久矣。夫以中國之地大物博。餉足兵多。尙以曠持爲憂。叢爾之倭。

更何能堪。試觀其乘威海而不留。攻台灣而卽返。不能持久。亦復可知。此其不足慮者二。一曰倭人不能疾驅。考倭之軍制。皆效德國陸操。步武整齊。紀律嚴肅。誠有足多。而輜裝繁重。行走甚遲。以之持重則有餘。以之疾驅則不足。視中國之卷甲銜枚。一日夜可行二三百里者。實有長短優劣之殊。觀於此次牛莊之戰。倭由閒道。甫至牛莊。曾未多時。而李光玖聞警後發之兵。亦已踵至。吳大澂由田莊退至雙台子。親軍僅數十人。距敵僅數十里。若使倭能疾驅。非但我軍噍類無遺。卽甯錦亦恐相隨不守。而倭竟不能。豈獨於京師能疾驅數百里耶。此其不足慮者三。一曰倭人不能深入。夫以無援之軍。不繼之餉。而入最深之地。極厚之兵。是必有進無退。有死無生。而後可鈔掠剽忽。不顧其後之賊。或能爲之。而倭人固未能出此。如其出此。則必用全力擲孤注。行險徼幸。而自津至通。一線長途。兩旁皆水。沿途一帶。皆有重兵。程文炳。董福祥。可以挺禦於前。聶士成。曹成忠。可以合圍於左右。劉坤一。率諸將可以追躡於後。彼非深入送死而何。且彼之兵力犯我。則其後路必虛。獨不畏人取朝鮮。襲廣島耶。觀其得榮城文登。而不敢深入山東。得海城牛莊。而不敢深入奉錦。又何能越關津畿輔。而深入京師。此其不足慮者四。又况魏光燾堅固不搖。李光玖奮勇敢戰。牛莊雖敗。而殺傷倭寇。亦足相當。倭見湘軍人人敢死。竟不敢再過雷池一步。諸將領之最忠勇者。一聞和議。皆痛哭。

堅臥不肯起食。可見將士皆有死志。並非軍心瓦解。勢不可爲。且依克唐阿、宋慶、聶士成皆倭人所畏。而丁槐一軍隊伍已到。唐仁廉一軍槍械已濟。皆可與倭一決。倭人情見勢絀。漸成弩末。我卽不與之戰。而但與之堅持。再閱數時。彼力斷難支久。然後再言議和。自必易於轉圜。此又微臣所畫一策。曰守者是也。總之以遷爲戰之地。能遷則不戰而已。可屈人之兵。以守爲戰之地。能守則不戰而已。可制人之命。或遷或守。雖非上策。而不失爲中策。賠款割地。非僅下策。而實無策。伏查光緒六年。卽庚辰一役。崇厚亦以頭等全權大臣使俄。與俄國定約。畫押讓地。一二百里。尙非割地。且係邊外之地。經廷臣交章論劾。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立將崇厚拿交刑部治罪。其與俄所定之約。雖已畫押。仍行更改。俄人終亦降心俯首。就我範圍。今昔相衡。以敵言則俄更強大於倭。以事言則讓地尙非割地。邊地尙非內地。一二百里之地。尙非一二千里之地。是李鴻章賣國之罪。尙爲崇厚所無。而以定約言。則一係擅許。一係請旨。擅許者至拙。而請旨者至工。是李鴻章賣國之術。與其誤國之心。較崇厚尤爲加倍。惟有仰懇皇上天威獨斷。上思列祖列宗。下念薄海民臣。照崇厚例。將李鴻章拿交刑部治罪。并撤回李經方革職嚴辦。一面飭王文韶、劉坤一妥備戰守。獎勵裕祿、唐景崧等以安人心。一面明發諭旨。宣示中外。奉皇太后西幸。命恭親王留守京師。如戰而不勝。賠款割地。尙爲未

遲戰而糜款。猶勝於和。而割地如國。或遷或守。而致貽誤大局。請先誅微臣以謝天下。皇上爲英主。爲辱主。中國爲強國。爲弱國。本朝爲大朝。爲小朝。諸臣爲貞臣。爲邪臣。皆視此一舉。微臣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伏祈聖鑒。謹奏。

易順鼎敬陳戰事六條疏

二品頂戴按察使銜丁憂河南候補道易順鼎稟爲敬籌戰事六條仰懇代奏事竊職員於本月初二日披瀝上書本月初四日荷蒙代奏在案現聞和議要挾太多礙難照准聖意振勵薄海同欽惟一經決裂必有戰事且距四月十四日之期已爲迫近尤當力爭先著不憚冒昧敬籌事宜六條伏陳於聖主之前一曰加兵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與其重懸賞格不如普加兵餉湘軍口糧每名每月四兩二錢各軍皆然夫四兩二錢之銀而欲贍其身家賺其性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論者皆言今日之兵不可恃而其不可恃之故實在於此爲今日計惟有暫將關內外防勦各軍月餉普加兩倍俟戰事畢後再復舊章所有賞格仍另行核給不在加餉之內加餉一項以每名每月銀十兩計之目下大軍約十數萬人一月不過百萬一年不過千萬十年不過萬萬較之以二萬萬爲敵人充餉者其利害得失果何如耶擬請皇上聖斷一面敕下戶部一面電諭各路統兵大臣轉諭兵勇一體知悉必將歡聲如雷感泣奮舞而爭求效死者兵勇旣食重餉諠不忍逃勢不能逃夫然後將可以死戰責兵帥可以死戰責將國家可以死戰責帥譬之有廉俸而後可以責官之廉節有

恆產而後可以責民之恆心。其理一也。一曰用地溝。越南之役，岑毓英等曾行地營之法，以拒法人。頗有成效。此次各軍，稍知仿辦。而丁槐尤爲熟悉。職員考其規制，微覺煩重。似不如地溝之更簡捷。地溝者，卽倭人所謂梅花坑。隨地隨時，皆可立成。只須兵勇各帶洋鏃，以備開挖之用。旣可以避敵之槍砲，又可以施我之槍砲。旣可以藏我之兵，又可以擊敵之兵。而扼防海岸，尤宜用此。蓋敵船不能近岸。如欲登陸，必以大砲從船上轟我岸上之兵，使不能抵禦。而彼乃一面以小舟或巨筏載其陸兵乘勢而登。用地溝則彼船上之砲不能擊我伏溝之兵。而我溝內之兵可以擊彼登岸之賊。如鴨綠江，倭以棚布鐵桿搭橋，築成海邊。倭以長條細板編筏，當時若先有地溝，伏兵於內，乘其半渡擊之，彼必不能飛渡。可知擬請敕下各路統兵大臣，嚴督諸將，訓厲兵勇，隨時隨地，實力奉行。以此爲安身立命，禦倭折衝之地。其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一切辦法，不能預定。仍願各將領斟酌妥籌，以期適用。一曰攻老巢。自九連、鳳凰，以至金復、海蓋、營口、旅順，皆爲賊老巢久矣。然其各處屯兵，實不甚多。而九連、鳳凰等城之賊尤少。合計各路不過數萬，其力僅足以自守，而不足以攻人。力足以攻一處，而不足以攻數處。其不敢來攻我者，實畏我之往攻。再本年三月，吳大澂之攻海城，不能得手。反至失利者，由於調度之誤，佈置之疏，非攻之罪也。夫攻堅之兵，必分數路進兵，而後可使人之力。

薄。又必分數層進兵。而後可使我之力厚。查關外前敵各軍。遼蕃奉錦一帶。有依克唐阿二十餘營。長順二十營。沙克都林札布數營。合以徐慶璋之敵軍。十數營。共有三萬餘人。可作爲中路。由遼陽進攻海城。其陳湜十營。孫顯寅。呂本元。共十餘營。益以唐仁廉之三十營。共有二萬餘人。可作爲東路。由摩天嶺等處進攻九連。鳳凰兩城。其宋慶三十餘營。魏光燾二十餘營。李光久數營。合以吳鳳桂之數營。徐邦道之十一營。共有四萬餘人。可作爲西路。由雙臺子等處進攻牛莊營口。三路之中。每路又各分半進攻。分半接應。必可以直搗賊巢。而不至蹈吳大澂之覆轍。且遼東一帶百姓。久望王師。高麗沿邊地方。皆附中國。若大兵進圖收復。則各處團練義民。俱可駐召響應。各處礦匪獵戶。俱可收納招降。倭之勢蹙計窮。不難立待。一曰掣賊勢。海軍覆後。彼有船我無船。彼能來我不能往。朝廷所以慎重而恐其犯京者。爲此故耳。然彼之兵船亦祇有此數。近聞台灣澎湖等處。又擊沉其船數艘。彼若攻台灣。則不暇犯津沽。彼若犯津沽。則我台灣尚有兵船。卽南洋亦尚有兵船。獨不能攻廣島耶。况台灣一省。朝廷此次業已度外置之。不妨卽以破甌視之。爲台灣計。與其瓦全。不如玉碎。與其爲人攻。不如出而攻人。唐景崧。劉永福等。身當此時。固已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必肯奮不顧身。與倭一決。擬請溫諭獎勵。令其督率船艦。逕出台灣。並請敕下張之洞。令其選擇水師騎將。如

黃金滿等。統帶南洋各兵船。會合唐景崧。劉永福。游弋海面。以壯聲援。視倭船之進止。爲進止。視倭船之向背。爲向背。若犯彼津沽。則我攻廣島。雖以之掃滅賊氛。尙覺不足。而以之牽掣賊勢。固自有餘。但使彼有所顧忌。而不敢內犯津沽。則大局已無足深慮也。一曰聯外援。聞俄法兩國。頗以兵艦假我。果有此事。豈非大幸。若無此事。而但有此意。亦爲難得。又聞俄人方求琿春。法人方求蒙自開礦。兩國若真能助我。卽不妨各如所願。以酬之。割琿春。猶勝於割遼東。台灣兩地。許蒙自開礦。猶勝於許各口通商。以利歸法。俄猶勝於以利歸日本。所謂兩害相形。則取其輕是也。况遠交近攻。古人之遺法。實今日之要策。擬請密敕總署。妥商俄法兩國使臣。如果兩國真能出力相助。協同勦倭。則中國或以地爲謝。或以巨款爲謝。皆無所不可。卽使不能出力助勦。而但能出爲調停。不許倭人肆意要求。則我之所全已多。卽以琿春謝俄。以蒙自開礦謝法。亦未始不可。一曰絕內應。李鴻章者。日本之內應也。孫毓汶者。李鴻章之內應也。李鴻章日以本國之機密輸之於日本。孫毓汶又日以朝廷之機密輸之於李鴻章。有此二臣。而天下大事已敗壞決裂不可收拾矣。是故日本不過癱疥之疾。而李鴻章。孫毓汶則爲腹心之疾。且因有李鴻章。孫毓汶。而所謂癱疥之疾者。亦變爲腹心之疾。吳若早誅伯詔。何至行成於越。宋若早誅秦檜。何至服事於金。國家欲禦外侮。而保丕基。非亟罷李

鴻章、孫毓汶二臣不可。此二臣者，國人皆曰可殺。萬口一詞，皇上寬待大臣，或未忍置之重典，應請立加罷斥，以儆奸邪。倭人既失奧援，自必折其詭謀，輯其驕倖，而僉壬既黜，忠讜始升。乾斷克昭，人心共奮。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基，長視此矣。犬馬微忱，不勝迫切屏營之至。伏乞鑒核，代奏施行。

張羅澄上李鴻章書

四川長寧縣舉人張羅澄。頓首上書爵閣部堂閣下。竊以澄髫年卽耳大名。以爲伯仲間見伊呂矣。猶憶庚辰公車初上。同年友於壁上題詩。詆公有黑頭。此日稱公輔。青史他年有定評之句。澄信筆改其稱字爲眞字。友人大不平。時令戚楊玉書在旁。竊許澄爲公知己。自是之後。凡有詆公者。澄無不嘵嘵與人爭閱。今垂十五載矣。夏五月。倭人不靖。朝命征之。公所用丁汝昌、衛汝貴、葉志超、趙小山、衛汝成、龔照璵諸將。都中皆指爲公奧援。無一堪任戰事者。澄謂公中興第一流人物。知人善任。內舉亦何須避親。乃未幾而平壤失。未幾而旅順失。未幾而金州、鳳凰城又失。而水師戰艦亦大半委以資敵。上書時尙有戰船十四號。今年正月。丁汝昌率十三號降倭。諸將果如人言不用命。平日與澄論公是非者。皆得執辭相詬厲。澄始羞顏降氣。口張而不能飲。何敢復與人爭。倖倖出都。仲冬朔。到天津。意欲窺公動定。自卿大夫以至樵夫牧豎之儔。悉細心偵訪。皆曰不怕倭寇來。只怕中堂反。猶以爲若輩故甚其辭耳。至朔有六日。澄於永和棧門首。見公家眷相率乘輿去。其後無數箱篋。上貼爵閣部堂封條。下貼紅簽少簽記。一號二號以至數十百號。排比而發。咸耳而目之。曰中

堂家眷由輪船赴香港矣。澄始爽然自失曰：公之過故耶，抑誤耶？如以爲誤，津門神京堂奧，朝廷倚公爲長城，今賊未至而先去，以爲民望效死，不去之謂何？無惑乎諸將之望風而潰也。然猶可諉曰：兒女情長，送未免吃驚耳。自古忠臣烈士，未途改節，大率因妻子一轉念誤之。或者公鑒彼覆車，故將家眷屏去，得以清心寡欲，戮力王事，冀保生靈，命而紓宵旰憂，斯亦何非家國兩全者？乃遲至二十有七日，竟聞公夜乘小輪船欲乘間逸去，下流冰忽凍，台舟不能發，始悵惘返棹歸，嗚呼！此非人怨激成天怒，何以冰凍之能惡作劇如此？其時天寒特甚，澄聞之，澳然汗出，而顛熱如喝病狀，倘亦澄羞惡之良動於中耶？公何弗思之甚！况人言嘖嘖，公以五百萬金買倭茶商，另設有三大洋行，公子又爲倭駢馬，倭犯旅順時，公特資其芻豆，故旅順七統領不戰棄城逃，公七十衰翁，人言何恤，然不爲一時計，獨不爲千秋萬世計乎？誠不知自居何等矣。或曰：公將學魏武，不知魏武老賊，其才古，今罕覩，即使才如魏武，亦只竊比周文，未敢躬犯篡逆，况才遠不逮魏武耶？等而下之，如王莽、董卓輩，其位望與公同，而卒也闔干天位，不獲保首領以沒，空貽千古唾罵，想公能學不敢學，亦不忍學也。頃讀公致各營手書曰：聖眷去矣，衆議沸騰，至求削髮爲僧而不可得，夫求爲僧不可得，而求爲赤心報國之臣，則固無甚難事，請自今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力盡反其前日之所爲，用人尤宜加察。

試自付三十年中奉令承顏。所爲聯指臂寄腹心者。今皆無益。而又害之。於是舉平日不受公憐。公亦甚愛惜之。人不能早用。今急求之。擇其才之大小。不拘資格錄用。居常氣節自矜。見危斯能授命。此第一急務也。而又休休有容。凡有一長。有一技。無不虛心採納。則奇材異能之士。皆輕千里而來告。東隅之失。無不可收之桑榆耳。君子之過。皎如日月。將來蓋棺論定。庶足以洗前日之污。而博千秋之美。今澄狂瞽。未免言之過激。然不激又恐不足以辱公聽。故人謂公一日不死。則天下一日不平。澄謂公一日不私。則天下一日不亂。曾何倭人之足患哉。良藥苦口。請一嘗之。澄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上言。

長洲江文藻上常熟翁叔平計相書

菰蘆下土。謹上書於帝師大司農樞部叔平宮保鈞座曰。竊維難求者際遇。難得者事權。宜擇者賢奸。宜盡者忠孝。方今倭寇鷓鴣張極矣。憑陵藩封。姑不具論。自渡鴨綠江以來。幾於無戰不勝。無攻不克。著著爭先。若操成算。我軍則非亡卽潰。望風披靡。坐使嚴城要隘。餉艦軍火。拱手送人。嗚呼。此非將士不用命哉。然推原其故。豈盡將士之咎哉。此皆廷臣之無一識大體謀國事。既莫展一籌。而猶妬賢嫉能。自古云。權臣在朝。未有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國朝名儒孫夏峰先生。亦嘗於勝國末造。語茅元儀曰。古未有將相不合。能立功於外者。昔唐德宗相李泌將帥。若韓節度滌。李西平晟。馬北平燧。渾威寧城。豐功偉績。彪炳一時。德宗忌滌等鄴侯。至以百口保之。至武宗時。李德裕入相。雖德器不如裴晉國。而河北三鎮。無不奉詔。故宋范祖禹讀史至此。慨然曰。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繇一相者哉。卽明神宗時。張江陵當國。雖威權稍重。而其綜覈名實。用戚南塘諸將。莫不奉命唯謹。九邊烽靖。非皆明徵歟。茲則世臣親臣。非權相私黨。卽畏權相如虎。唯唯諾諾。畏蕙苟安。如出一轍。間有一二老臣。亦若味道之模稜。東陽之伴食。意謂可告無罪矣。嗚呼。當國家危急之秋。詎恪恭匪懈。

已足報稱君父哉。故愚謂毛髮浙瀉之李太尉，終勝於汗透重裘之令狐綯者，無他，一救時一關葺也。今上使我皇上忍尤含垢，宵旰焦勞，下使億萬黎民同罹鋒鏑，雖一介編氓，稍具天良，懷三百年食毛踐土之恩，靡不痛心疾首，而在廷尸位素餐諸公，請假者有之，移眷者有之，竟如秦人之視越人，肥瘠漠不關心，毋乃忍乎。惟朝野隔闕太遠，聲氣瞢然，道路傳聞，胡足憑信，而例以春秋責備所痛惜者，獨公耳。蓋藻之與公，論分則雲泥而無半面也，而論誼固桑梓兼同郡也。家世德業，粗知崖略，可得而言。溯自公祖咸封公官海州學正，卽祀該州名宦祠。迨傳至公父文端公，以清介正直，受屢朝特達之知，由詞臣致位宰輔，服官四十年，出處本末較然。海內引重，是公之先烈。至公則金張世胄，晁董巍科，名宰相之令子，兩節度之介弟，叔姪大魁，門生故舊，且半天下，而且爲天子之師，任地官之職，枚卜有日，庶幾韋平濟美，當世之聞風嚮慕者，咸比之唐之蘇李，洎我朝桐城之張，諸城之劉，誠古今不數觀。是公之際遇，而我皇上猶恐師傅言有未盡也。權之不屬也。上年特旨命與高陽相國同贊樞密，所謂一德君臣者，非歟。是公之事權，道咸之朝，長白倭文端公究心程朱之學，同時曾文正、何文貞諸公，朝夕討論，以實學相砥礪，迨後於公獨折行輩訂交，呼爲畏友，是公之品節。又聞公先叔兄圃玉公之總制湖廣也，受藏獲輩之朦蔽，篋篋不飭，爲言官所劾，皇太后念文端與

公故疏特留中。委曲成全。卽密諭公彌縫之。公先寓書。任所動以利害諷之。引決制府不悟。則託言回籍。單身赴鄂。勸令自裁。得以罪讐消弭。而恩眷保全弗替。是公之大義。當今上未歸政時。中外諸臣。議狃鐵路。舉國若狂。公棘棘不阿。值乞假回籍葬親之時。以去就爭之。鐵路卒以垂成而止。是公回天之力。故愚謂大臣本無忠君愛國之忱。則不必言。雖有忠君愛國之忱。而際遇非時。事權莫屬。則言如不言。而公固何如乎。論籌餉則司農爲首。論籌兵則軍機爲要。造膝陳詞。夙夜密勿。此身實繫天下社稷安危。乃初未聞宏謨黨論。君之視臣手足。臣之視君。國人可謂忠乎。宅高鎬豐。乘輿播法。本非至計。當咸豐十年。夷踞都城。毀海淀。胡文忠嘗言。太王遷岐。萋敬入關。時議必然。惟僅變一法。易一地。謂可久安。措於磐石。尙未深信。蓋我能往。寇亦能往也。然在當時。文宗意注出巡。而廷臣交章固爭。倭文端涕泣上表。一則籲懇回轡。維國本而正人心。再則曰。時事變危。亟宜挽救。伏望警蹕回宮。誓同戮力。至公家文端。則時已退居。亦上疏力言不可。上皆採納。不以爲迂。而今上則憤島國之遠順也。宸威赫濯。鎮靜如常。在婦寺之見。佞幸之徒。或者狃于苟安。祇圖自全。聳天聽以冀西狩。原無足論。乃或云。公亦隨聲附和。嘻。異矣。愚謂公但返讀兩文端奏草。恐非惟冥冥中負此知己良友。抑且顯違庭訓。可謂孝乎。至於賢奸之辯。則眞若水之與油。冰之與炭。有格格不相入者。但稍

留意卽眞僞亦何難立辯。而所謂大臣者曰爲國求賢。曰求賢者渴。曰進賢退不肖。古聖賢同升諸公。以臣事君。輕史彰彰可睹。何等鄭重。正不必遠徵前代。道咸之朝。中興名臣如駱如胡如曾如官之數公者。莫不以汲引人才爲己任。而胡文忠尤感人者深。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文忠所特荐。不盡相識也。又曰孔子之教。各舉所知。周公之訓。人無求備。開府鄂省。首立寶善堂。厥後人才輩出。卒成中興偉業。其集中與人書疏。不曰求統將。則曰求營官。言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兵。有可勝不可敗之將。無必勝必不勝之兵。公固閱歷戎行最久。而手握兵柄。固應爾也。若閣臣部臣。祇求統將已提綱挈領矣。故吾吳潘文恭之薦林文忠。文勤之薦左文襄。眞足稱無雙國士。一代偉人。祖孫知人之明。若相照台。疇謂古今人不相及哉。然當今之世。豈少賢者。特居人上者。不知求賢耳。無論未登仕版。不知草野埋沒者。幾何矣。卽大僚中文如東撫之李。臺撫之唐。豫撫之劉。雖位至疆圻。不得謂之不用。然各不相顧。動輒牽制。未可謂竟其才也。武員中好謀敢戰。能獨當一面者。益多矣。若關外之宋唐馬。現調赴山左之丁章。粵之馮蘇。臺之劉楊。戰功卓著。不能掩也。惜乎或並無重權。或用違其地。甚或離散其部曲。使之孤掌難鳴。當此狂寇深入。多方狡詐。聲東擊西。避實搗虛。是其慣

技。尚可各懷意見。枝枝節節。若庸醫所謂頭痛醫頭。有不疲於奔命。師老無功哉。夫軍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敗。唐代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其時名將如郭李。猶不能免。蓋謀議可資於衆人。而決斷須歸於一將。此軍事之大較也。而猶言夫古人也。就近事言之。則咸豐二年七月。常粵逆犯長沙城。已岌岌可危。江忠烈時在郴州。偕道由衡州。援省會。馳踞城南。天心閣賊。無能爲嗣。官軍四集。惟虛河西一路。請調重兵。駐龍迴塘。扼賊竄路。期盡殲焉。而諸將逡巡莫敢前。緣是時。春經略罷免。新帥徐公廣。縉久不至。城內外巡撫三。提督二。總兵十。莫相統攝。謀用不成。賊由是龍迴塘竄出。掠舟西遁。而東南大局墜矣。迄今山海關內外各省。徵調防勦兵勇。據聞以年杪截止。已不下四百餘營。奈何將與兵。既不相習。而將與將。更不相能。戰守不相聞。勝敗不相顧。昧師克在和之義。集兵雖多。庸有濟乎。與向時長沙情形。何異。欲矯斯弊。非亟求統將之賢不可。夫賢統將。豈無人哉。取顯而易見者。卽如唐會辦仁廉之告示。劉總戎永福上總署之書。一種公忠體國。慷慨誓師之志。與夫悲憤勢孤。扼腕難言之隱。俱流露於字裏行間。讀之而不怦然心動者。非人情也。豈公獨未之見乎。若二公者。尚不得謂賢統將乎。果使前敵共事。必能相得益彰。宜爲之合弁。愚謂賢之宜辨者此也。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此張文紀之首劾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也。今合肥權相。在昔豈無功績。惟有

功者膺鉅賞。而朝廷賞之。亦不謂不厚。斷不能以從前擊賊之功。而足抵誤國殃民之罪也。九卿科道。交章彈劾。不謂不多。亦不謂不嚴。甚有劾其謀叛之心。誠不免言之激而過當。在世受國恩。位極人臣者。或不至此。要之。暮氣已深。如某侍御所謂平日挾外洋以自重。當倭賊犯順。自恐寄頓倭國私財。付之東流。其不欲戰。固係隱情。及詔旨嚴切。一意主戰。大拂厥心。於是倒行逆施。幸倭奴之來。以實其言。而我軍前敵糧餉火器。則故意勒措之。有言戰者。動遭呵斥。灌軍將領。望風希旨。未見賊即先逃避。偶遇賊即遽驚潰。凡此誅心之論。殊非無因。何則。但觀其任性妄爲。遇事牽制。則有擻髮難數者。除丁汝昌等狼狽爲奸。總領軍艦悉聽其進止。迨潰敗決裂。則互相諉飾。毋庸計較外。餘如湘撫吳。投袂而起。未始無勇往直前之概。乃甫到時。首將其自募之勇。改隸他部。俾掣其肘。唐會辦所有萬桿快鎗。措不發給。以及提督賈制壇。先告奮勇。願臨前敵。則嘉其有志。而詭稱關內要地。以厄其行。又楚督張。藉祝嘏之獻。伸効忠之忱。所貢新式鎗砲。值計百萬。擬撥湘撫吳營。以助其前敵銳氣。亦經改給私黨。此皆牽制之較著者也。若夫陰爲牽制者。當朝廷兩召劉淵亭鎮軍。則嗾臺撫以臺澎吃緊奏留。屢召馮萃亭宮保。則嗾粵督以欽州防務需人奏留。至詔令廣東水師提督鄭紹恩。統安勇直搗日本。自然更易藉口。直以無船莫渡覆奉了之矣。此雖明出各該省督撫回奏。實則

莫非黨羽。正不必授意。而早已心心相印。牽制之不遺餘力矣。奈何廷臣不請旨嚴詰。略謂臺嶠欽州。誠哉要地。第較諸歷代陵寢龍興之陪京。暨三百年建都。今皇太后皇上九重宮闕之都城。孰輕孰重。彼等縱狡。復有何辯。尤詫者。衛汝貴。葉志超等。俱係革職拿問之人。胆敢藏匿天津。以督署爲逋逃藪。希圖議和末減。凡此辜恩溺職。目無君父。恐雖與其至親。亦難爲之曲諱。卽詰之彼。相常亦百喙無辭也。固已朝野皆知。人言藉藉。而唐會辦且登諸奏牘矣。公爲王者師。爲軍機。爲戶部。一無猷替。豈真一無見聞乎。然則公之深謀遠慮。豈難知者。無非公私交戰於胸中。公不足以敵私耳。畏其權而自度勢與才非其敵。私也。畏其權而恐一旦逆其鱗。則身家莫保。甚且貽禍子孫。尤私也。奪其職而環顧中外。接替無人。間或有之。猶吾大夫崔子也。事仍無補公也。奪其權而懼其老羞成怒。甚且激變其部下。不得已而姑事調停。俾免萌反側之心。似公而實私也。夫外重則內輕。有尾大不掉之虞。直督而兼北洋。兵權太重。有識者早慮啓唐代藩鎮之漸。今公揣權之不及。深懷投鼠忌器。亦未始非老誠謀畫。然昔曾文正早慮及之。奏疏中大聲疾呼。亦屢言之矣。無如袞袞諸公。無一省而思患豫防者。蓋我皇上冲齡踐阼。悉賴疑丞輔弼畫。所謂其敷乃腹心。弼予邦治。果孰使之權重若此哉。恐公等均難辭咎也。然奪其權旣不能。且先分其權。分其權奈何。譬如權相有營五十。凡營

務處糧台至於分統營哨無一非其私人自然承其頤指聽其號令而公亦儘可另立五十營專擇平日不附彼相之將帥所有營務處轉運糧台以及一切營哨各員悉由該統將自派心腹者聯爲一氣而糧餉則以公戶部總其成今各直省藩庫運庫暨各道海關餉需究以解部爲大宗則糧餉不足慮餉足則軍火無難購辦則軍火又不足慮彼相縱勢大滔天其能效秦繆醜矯金牌截各路餉需之不解戶部乎彼究無此威權也又能若李師道遣盜刺殺武元衡乎亦究無此逆謀也況今將帥之不附權相者豈少也哉卽其舊部所以悉承意旨聽號令者無非其違令則一絕救援再絕糧餉軍火不啻刑其足而楹其吭卽足以制死命若果將各有權不受其節制加以統將知人推誠布公兵事不難轉機也果有成效忠義廉恥人情大抵相同孰不樂爵祿之賞而甘斧鉞之誅哉卽其舊部亦將相率而思變計矣我勢盛則彼勢衰我權重則彼權輕消長之機自然倚伏由是而其舊部有不漸次渙散乎彼豈真庸流哉自不敢仍前驕盈然後虛其位而徐裁其柄若隋主之寵楊素唐代宗之待李輔國所以制權臣包藏跋扈之禍心卽所以體朝廷不棄勳舊之仁德未始非保全其歲寒晚節彼且感公之不遑矣何報復之有聖賢復起不易吾言愚謂奸之宜辨者此也蕩之欲上書者屢矣祇以族戚無官宦都門寡交游苦不得介筆將下而輒止然如骨鯁在喉而終思

一吐爲快。乃正初番。馮張尙書使倭。道出瀨濱。其鄉人憤其小邦求和。辱國甚矣。一時閉廣肇山莊門。毋許僂入。并相戒不許一人接見。倘修相見禮者。卽擯而不齒。嗚呼。彼粵族何若是矯矯。而吾吳固若是之沒沒乎。鄭昭宋聾已深。媿及。至正月十二日。閱某報。恭讀上諭。有命公及高陽相國。扈皇太后。變輿西狩云云。令人不忍卒讀。尤不忍形諸紙墨。憤火中燒。五內欲裂。胸中塊壘。一齊奔赴腕下。雖蹈妄言之罪。亦不暇顧矣。或有諷藻者曰。子旣感憤。曷不投營効力。以抒忠悃。當愀然曰。雖具忠義之忱。苦無投足之處。况賢而有位。若馮劉諸公。尙爲要路所蔽。不令一展所長。而孱弱書生。一腔熱血。復向何處灑哉。然上年十一月。嘗擬續罪言十則。雖非經濟。要亦切中時弊。尙非脈不對證者。倘遇督師。如昔林胡兩文忠。當亦不廢其言。今則大臣中有其位者。苦無其權。有事權而在高位者。又志非報國。卽有志奮勤王。迹近忠義者。又類整綸巾。揮如意之謝豫州一流。矜豪傲物。恐潏潏之漬。當亦不遠。况言多不知忌諱。不幾若蘇季子書十上而不行。奚可哉。雖然。誠欲及時補救計。仍不出藻十則之中。而尤要者。則莫如一事。權汰弱兵。審地勢。寬從四條耳。請言其略。一事權者。如朝廷旣命宋宮保總統軍務。所有防勦陸軍事宜。宜一歸調度。切不可狐裘蒙茸。頭上加頭。蓋軍情瞬息千變。詎可遙制。溯昔曾文正規復安慶時。水師總統楊彭。皆係舊部特拔之人。猶在祁門。具疏

奏稱楊載福、彭玉麐本臣舊部。茲復奉旨歸臣調遣。惟軍情未可審度。奏報不可太遲。楊載福統率水師，謀勇器識，度越諸將。所有江面戰守事宜，仍令該提督自行具奏。此何等豁達大度。公而忘私。今宋宮保事，事須請權相轉奏。顯滯事機。暗多牽制。非其伎心過甚乎。借曰宋公未足勝任。且有自懼權重之請。則何妨更替。卽劉淵亭鎮軍，猶曰限於資格聲望未孚。而馮萃亭宮保，昔爲張忠武舊部。不僅資崇深。在咸豐十一年，已奉旨督辦鎮江軍務。且甲申諒山之役，法人敗績，靡不喪胆。至今彼國之人，猶若談虎色變。豈此時尙難勝統將之任乎。果請皇上假以重權，便宜行事。一切糧餉軍火，悉歸調度。泯文武之猜嫌。將帥調和。如裴度之任李愬，而軍事仍無轉機者，愚不信也。汰弱兵者，兵在精而不在多。古人先言之矣。曾文正嘗云：欲富國惟減用。欲強兵惟汰兵。當時胡文忠歎爲千古不易之論。蓋行軍之道，添兵則弱，汰兵則強。如人亦然。發胖則氣虛也。道咸時，江忠烈以湖南鄉勇出境討賊，祇募勇五百。後增至千人。乃於桂林之鷓鴣洲三戰三捷。洎在湖南蕤衣渡，則應戰兩晝夜。厥後長沙、湘潭及江西之南昌，無攻不克。又羅忠節前後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轉戰大江南北。亦僅所募千人。卒使湘勇之名遠出營兵之上。李忠武則所部以三百六十人爲始，旋增爲五百人。所向無前。一時諸將中無與倫比。至多都統禮堂，則自稱願得馬步萬人，可得橫行天下。胡

文忠亦許其有馬步萬人。必能滅賊。成大功。然則果有名將。奚必兵多哉。縱曰倭孽兵強器利。非髮逆暮氣可比。然愚謂若得勁旅五萬。亦足制倭奴死命矣。五萬人者。却非曾經部五六千。丁軍門苗訓練不可。若劉軍黑旗兵。本有三萬。今招萬人。當易集事。益以馮宮保舊部五六千。蘇軍門元春舊兵五六千。已不下三萬矣。更佐以廣東鄭軍門部下之安勇。張香帥由粵招集江陰砲台之廣勇。再於現在關外之宋唐魏陳各營。精選胆壯驍健者。足成五萬之數。以一帥總其成。以專事權。以齊號令。古人將帥必在行間者。非獨爲均勞逸共甘苦也。意必親歷其境。呼應乃靈。商量乃妥耳。以數將任前後左右。各率所部。分其統以專責成。以便約束。帥則集思廣益。將則和衷共濟。庶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聯爲一氣。頭頭是道。或戰或守。無往而不宜矣。然後將其餘十數萬衆。妥爲設法。陸續裁汰。以虛耗無益之餉需。歸併於五萬人之內。則餉且增至四倍矣。有不將士用命。一以當十者乎。胡文忠嘗言。天下萬事萬物。便宜者必非奇貨。而兵勇之驍。果與士人之智識過人者。非重祿優餼。不足以瞻之。若以二三百人之餉。培養大將分統之才。使之稍稍充裕。招致才優之士。分理營事。則異日人才輩出。層見疊起。用之不窮。若每日減一百人之兵食。爲幕府養士。積久以規其識力。歷試以觀其志氣。則分委分辦之路不窮。才不竭。財乃自豐矣。然則汰弱兵。非僅節餉計也。而猶不止。

此凡將貪者必怯。兵驕者必潰。取范六丈一筆勾之之例。正使我良將強兵。免染庸劣風氣耳。然而汰兵正非易言矣。夫未集兵先籌餉。未思進先計退。此固人人知之。而權相固亦深知之。此次重拂其意。坐觀成敗。佯爲不知耳。無足怪也。所可恥者。在廷樞臣。不但無知人之明。且兵事稍有閱歷者。亦絕無其人。一言戰事。若飢嬰思乳。急病投醫。無論將之優劣。兵之強弱。紛紛征調。至四百餘營之多。坐使頓兵榆關內外。不能戰。幷不能守。軍餉浩繁。浪擲如泥沙。設轉運不繼。患豈小哉。况應募而來者。遠如滇黔川粵。無論矣。卽論江南山東一帶。今日過十營。明日過八營。行則需舟。車停則需柴火。尙謂鮮紀律者少。違約束者多。而所過之境。已騷擾紛紜。人烟絕迹矣。然此已往事。猶患之小者也。請言其未來而患之大者。則能戰時遣散是已。曾忠襄恢復金陵。兵不滿十萬。况克平大憝。何等軍容之盛。事機之順。文正公尙日夜籌維。焦勞萬狀。每謂坐轎者肯息。抬轎者不肯。各軍悉就範圍。放牛歸農。雖以優餉爲要。然駕馭之方。亦煞費經營矣。或曰。此時軍務方殷。尙能籌此遣散鉅款乎。則曰。固知其難也。故前之言曰。妥。曰設法。曰陸續。已可不言而喻矣。况與其曠日持久。聚此不能戰守之兵。嗣後仍須遣散。仍須籌款。何如早爲之計。較可違節月餉乎。而愚則猶有一策。向從何處招募來者。卽仍還何處。不曰援勦他方。則曰調防本省。令各該省督撫提鎮。徐徐遣散。則勢既分而

無決裂之患矣。再今之潰兵多者，不僅將不與兵習也，首以部臣惜費，次則統將以下，若營官哨弁，靡不層層剋扣。部臣常亟思唐劉晏造船之言，統將等則痛改前轍，勿先計飽私囊，果能賞罰嚴明，滴滴歸公，與士卒同甘苦，兵事而無轉機者，愚尤不信也。審地勢者，凡槍砲、技藝、陣圖，猶可以訓練，數月有成。獨紮營以及戰守進退，非素來地勢爛熟於胸中不可。蓋有規數省之地勢，有取一省之地勢，卽小至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無不各有地利，故有探至數十里而止者，亦有須探至百十里之外者。何處安兵，何處屯糧，何處設伏，何處援應，何處足守，何處宜戰，何處活路，何處絕地，何處旣勝而克窮追，何處雖敗而可相持，總須瞭如指掌，而參以識見，閱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當有把握而識要害，所謂要害者，在我爲要，在敵爲害也。胡文忠云：軍事以審地勢審賊性爲第一要義。如當時謀皖，以桐城樅陽廬江爲要害，而奇計則尤妙于拊其背，衝其腰，抄其尾，從天堂山內打出，此卽地中鳴鼓角，天上出將軍也。然非深明地勢，同心協力者能之乎？又若前載江忠烈之蓑衣渡，龍迴塘等處，李忠武續賓之克九江，則令霆軍先破小池口，李彭之先破湖口，曾忠襄之克復安慶，則令嘉字營先紮南岸，韋志俊先紮樅陽，靡不熟悉地勢，而踞其要害。至旣克安慶，方進規無爲州，圖裕溪口，打運漕鎮，謀西梁山，而曾文正尤亟亟以廬江爲重，因廬江爲必爭之地，與懷桐相犄角也。卽

賊中亦未嘗不知地勢。故咸豐八年二月。鄭秦兩提督以二萬人敗於桐城。賊係從廬江來。十月李忠武以六千人覆軍於三河。賊亦從廬江來。審是而俱知爲要害矣。今倭奴之破旅順。正坐其由。魏子窩上岸而闖入耳。縱虜性狡詐。專於避實擊虛。然使將帥有深明地勢者。先踞要地。如武侯之布置陰平。老熊當道。又胡至乘我不備。失此天險哉。卽榆關外。苟稔何處要衝。何地可越。擇夫尤要。而設以有用重兵。決不至蹈罷於奔命。頭痛醫頭之弊也。寬脅從者。此次投倭之人有二。一爲失守地方被擄之民。一爲失守地方被擄之兵。雖未必各具忠忱。而一念家鄉骨肉。并逼衝頭陣。有不憚然心動。誓願倒戈者乎。無如受其箝制。且俱已剪辮改裝。勢不能反正。種種飲恨爲難。前罪言中已備言之矣。若嚴治則成固結不解之勢。網寬可使各生離異之心。昔曾文正祁門作解散歌。令軍中唱之。厥後降者日多。賊勢漸衰。金陵亦漸次收復。尤爲明證。宜亟效之。則觸發天良。幡然改悔。非難事也。否則倭勝則張大其勢。脅從愈多。倭敗則先死降衆。傷及彼族。則脅從者先無瞧類矣。豈不重可哀哉。惟至要者。降衆切不可利其稍識敵情。重編入伍。亟宜設法分別遣散。因軍事招撫最難。恐若輩彙聚。一旦變生肘腋。爲禍滋甚。詎可奉前明熊文燦。楊嗣昌爲師承哉。某帥欲招撫倭人直夢嚙耳。蓋彼族方張。萬無此事。卽倖而勝之。尙須防其計賺內應。爲此說者。非僅全不知兵。雖謂之不識

時務童子可矣。彼且煌煌鉅示，竟全不顧天下有識者，暨各國所竊笑乎。以上四則，謂行之而軍事終無轉機者，愚尤斷斷乎不信也。願公虛懷采納，一意孤行，倘仍患得患失，曲意調停，將謂保令名乎。保身家子孫乎。愚實竊以謂左矣。何則。目前之計，非戰卽和。請先言和。割地則辱國甚矣。無已，則賠兵費，常茲庫藏支絀，各省勸捐，大部煞費苦心，以息借良法，頒告天下，亦體恤，亦鼓勵，可謂善於招徠矣。而猶百無一應。間有明大義者，原以忠憤感激，樂輸報效。若一旦以鉅款獻敵，恐卽富如猗陶，亦未必樂於從事。若廣東一省，已有成議。若謂願毀家殺敵，而不願媚敵慷慨者，如此慳吝者，更可藉口矣。款既無着，和亦空言。我公爲戶部之長，無籌餉之策，任債事之名，溺職之實。所謂令名者何在。不能和，再請言戰。夫北洋海軍經營十餘載，耗億萬萬金錢，軍艦之堅利，砲台之鞏固，方且倚若長城。及至兵未交綏，望風而潰。大兵雲集，除宋宮保獨障狂瀾，遂得相持至今外，餘則數百營謂之無兵，無將可也。而南方風氣柔弱，水陸兵力，猶遠遜於北。設倭戈南指，江浙曷能抵禦。而公常熟一邑，獨能固守乎。所謂保令名者，更安在。或謂子言過矣。京外阻隔，廟堂機祕，或傳聞未實，則妄測高深，或儘有諫章避人焚草，或獨抒讜論無事虛名，似亦賢者固有之事。曰是矣。雖然，愚豈以和爲非計哉。是亦不識時務之甚矣。况此時歐亞二洲，寢成大七國之勢，未有終於戰而不和也。惟不能

速言和及輕言和耳。一言以蔽之曰。惟能戰然後能守。惟能守始可言和。且和之字義。極勿明矣。廣韻和順也。諧也。不堅不柔。尙書曰。協和萬邦。朱子註。和者。無乖戾之心。今議和於我中國。屢敗不一敗之際。豈兩國諧順之時乎。名曰議和。雖謂之求和可也。試問倭人有不志驕氣盈。百端要挾者乎。即使勉強言和。勢必外和者內不和。口和者心不和。暫不和久不和。始和者終不和。和於一時。不出二三年齟齬啓矣。故愚謂中倭終歸於和。而在此時亟亟言和。則非計也。然則如何而可。愚謂縱不能兩國失地潰敗。傷亡相抵。亦必使彼財竭兵亡。較中國十之三四。亦將漸有悔心。而倦於戰矣。然彼兵亡十之三四。談何容易。而愚有一至愚之策。曰懸巨賞。出一號令。不論中外朝鮮軍民。及彼東學黨并脅從人等。如有得一真倭奴首。驗之確實者。賞銀百兩。得一倭死屍連首者。賞銀二百兩。得一活倭奴而解營正法者。賞銀三百兩。誅一倭奴頭目者。賞銀千兩。誅一倭奴統將者。賞銀十萬兩。如脅從之人。則除照給外。並赦其罪。而賞以虛銜。是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當必有聞風起應者。不過費銀二十萬。即可誅倭奴五萬衆矣。按倭奴處心積慮。十年訓練。能逾十萬師乎。自朝鮮起衅。彼真倭兵亦未嘗並無傷亡。且守國需兵。守高麗需兵。去其五萬。心胆裂矣。卽有續練者。我兵抵敵。亦不至有軒輊矣。或慮所費太鉅。然較賠兵費需洋四百兆。則銀二十萬僅二十中之一耳。况與賠兵

費國體之榮辱何如。籌餉之順逆難易又何如。果能公等文武一心實事求是。采納以上各條。一一見諸施行。普天之下。豈俱守財虜而無毀家紓難之人哉。徒以不甘飽。形同犬彘之貪夫。而終無濟於大局。擲黃金於虛花爲不值耳。况果軍餉無措。愚前罪言中尙有籌餉變計。倘真能殺敵。當不難恩威並用。補救時局也。夫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朱註上無失政。下無私議。今皇上天縱英武之聖人。竟成孤立。下以惜公累世勳奮之重臣。阿順素餐。更虞剝膚之災者。則家世清白。羞爲左袵。所以縱干重譴而不能已於言也。而况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臨書無任屏營迫切之至。江文藻謹狀。

康祖詒等六零肆人公車上書

具呈舉人康祖詒等爲安危大計。乞下明詔。行大賞罰。遷都練兵。變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國命。呈請代奏事。竊聞與日本議和。有割奉天沿邊。及臺灣一省。補兵餉二萬萬兩。及通商蘇杭。聽機器洋貨。流行內地。免其釐稅等款。此外。尚有繳械。獻俘。遷民之說。閱上海新報。天下震動。聞舉國廷諍。都人惶駭。又聞臺灣臣民。不敢奉詔。伏思本朝人心之固。斯誠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覆。數百年而得此。然伏下風數日。換約之期迫矣。猶未聞明詔。赫然峻拒日夷之求。嚴正議臣之罪。甘忍大辱。委棄其民。以列聖艱難締構而得之。一旦從容誤聽而棄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豈忍上負宗廟。下棄其民哉。良由誤於議臣之言。以謂京師爲重。邊省爲輕。割地則都畿能保。不割則都畿震驚。故苟從權宜。忍於割棄也。又以羣議紛紜。雖力擯和議。而保全大局。終無把握。不若隱忍求和。猶苟延旦夕也。又以爲和議成後。可十數年無事。如庚申以後也。左右貴近論率如此。故盈廷之言。雖切而不入。議臣之說。雖辱而易行。所以甘於割地棄民而不顧也。竊以爲棄臺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社

稷安危。在此一舉。舉人等棟折榱壞。同受傾壓。故不避斧鉞之誅。犯冒越之罪。統籌大局。爲我皇上陳之。何以謂棄臺民卽散天下也。天下以爲吾戴朝廷。而朝廷可棄臺民。卽可棄我。一旦有事。次第割棄。終難保爲大清國之民矣。民心先離。將有土崩瓦解之患。春秋書梁亡者。梁未亡也。謂自棄其民。同於亡也。故謂棄臺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於臺灣。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島已割。諸夷以中國之易欺也。法人將問滇桂。英人將問藏粵。俄人將問新疆。德奧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啓。有一不與。皆日本也。都畿必驚。若皆應所求。則自啖其肉。手足腹心。應時盡矣。僅存元首。豈能生存。且行省已盡。何以爲都畿也。故謂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此理至淺。童愚可知。而以議臣老成。乃謂割地以保都畿。於此敢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國所痛哭。日本所陰喜。而諸夷所竊笑者也。諸夷知吾專以保都畿爲事。皆將陽爲恐嚇。都畿而陰窺邊省。其來必速。日本所爲。日日揚言攻都城。而卒無一礮震於大沽者。蓋深得吾情也。恐諸夷之速以日本爲師也。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來也。皇上試召主割地議和之臣。以此詰之。度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來。而都畿之不震也。則今之議割地棄民何爲乎。皇上亦可以翻然獨斷矣。或以爲庚申和後二十年。乃有甲申之役。二十年中。可圖自強。今雖割棄。徐圖補救。此又敢以美言欺皇上。賣天下者也。夫治天下者。勢也可靜而不可動。如

箭之在楛。如馬之在墀。如決堰陂之水。如運高山之石。稍有發動。不可禁壓。當其無事相視。莫敢發難。當其更變朽株。盡可爲患。昔者辛巳以前。吾屬國無恙也。自日本滅琉球。吾不敢問。於是法取越南。英滅緬甸。朝鮮通商。而暹羅半剪。不過三四年間。而吾屬國盡矣。甲午以前。吾內地無恙也。今東邊及臺灣一割。法規演桂。英規藏粵。俄視新疆。及吉林黑龍江。必接踵而來。豈肯遲遲以禮讓爲國哉。况數十國之逐逐於後乎。譬大病後。元氣既弱。外邪易侵。變症百作。豈與同治之時。吾國勢猶盛。外夷窺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無歸。外患內訌。禍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無日矣。今乃始基耳。症脈俱見。不待虛扁。此舉人等所爲。日夜憂懼。不憚僭越。而謀及大計也。夫言戰者。固結民心。力籌大局。可以圖存。言和者。解散民體。鼓舞夷心。更速其亡。以皇上聖明。反覆講辯。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當獨斷。聖衷翻然變計者。不揣狂愚。統籌大計。近之爲可戰。可和。而必不致割地棄民之策。遠之爲可富。可強。而必無敵國外患之來。伏乞皇上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而已。何謂鼓天下之氣也。天下之爲物。譬猶器也。用其新而棄其陳。病乃不存。水積爲淤。流則不腐。戶閉必壞。樞則不蠹。礮燒則精瑩。久置則生鏽。體動則強健。久臥則委弱。况天下大器。日摩洗振刮。猶恐塵垢。置而不用。壞廢放失。日趨於弊而已。今中國

人民咸懷忠義之心。非不可用也。而將士貪懦。兵吏怯弱。乃至聞風譁潰。馴至辱國請和者。得無皇上未有以鼓其氣耶。是有四萬萬之民。而不善用之也。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開創之聖人也。而順治十八年中。責躬之詔屢下。穆宗毅皇帝手定艱難。中興之盛功也。而同治元二年間。罪己之詔至切。天下臣民。伏讀感泣。踴躍憤發。然後知列聖創定之功所由來也。傳謂禹湯罪己。興也勃焉。唐臣陸贄謂以言感人。所感已淺。言猶不善。人誰肯懷。今日本內犯震我盛京。執事不力。喪師失地。幾驚陵寢。列聖怨恫。皇上爲人子孫。豈無有震動厥心者乎。然於今經年。未聞有罪己之詔。責躬咎厲。此樞臣輔導之罪。宜天下之有望於皇上也。伏乞皇上近法列聖。遠法禹湯。特下明詔。責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厲天下。同雪國恥。使忠臣義士讀之。而流涕憤發。驕將懦卒讀之。而感愧忸怩。士氣聳動。慷慨效死。人懷怒心。如報私仇。然後皇上用其方新之氣。奔走馳驅。可使赴湯蹈火。而豈有聞風譁潰者哉。此列聖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詔宜下也。皇上旣赫然罪己。則凡輔佐不職。養成潰癰。蔽惑聖聰。主和辱國之樞臣。戰陣不力。聞風逃潰。寇扣軍餉。喪師失地之將帥。與夫擅許割地。辱國通款之使臣。調度非人。守禦無備之疆吏。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膽。或輕予褫革。以蔽其辜。詔告天下。暴揚罪狀。其餘大僚尸位無補時艱者。咸令自陳。無妨賢路。庶幾朝政肅然。海內吐氣。竹頌聖

明願報國恥。此明罰之詔宜下也。大奸既黜。典刑既正。然後懸賞功之格。爲不次之擢。將帥若宋慶。依克唐阿。疆吏若張之洞。李秉衡。諒山舊功若馮子材。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或內綜樞柄。或外典畿疆。以鼓舞天下。夫循資格者。可以得庸謹。不可以得異材。用耆老者。可以爲守常。不可以爲濟變。不敢言遠者。請以近事言之。當同治初年。沈葆楨。李鴻章。韓超。皆以道員爲擢。巡撫。閻敬銘。則由臬司擢。撫山東。左宗棠。則以舉人部員賞三品卿督辦軍務。劉蓉。且以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陝西巡撫。席能各展材力。克佐中興。若漢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測之刑威。用能奔走人才。克成功業。伏讀世祖章皇帝。聖訓屢詔。舉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隱逸。舉貢生監佐貳雜職。皆引見擢用。此誠聖主鼓動天下之盛心也。今日變甚急。天下未爲乏才。而未聞明詔。有求才之舉。似非所以應非常之變也。夫有非常之事變。卽有非常之才應之。同治中興之臣。率多草澤之士。宋臣蘇軾。謂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養之者也。伏乞詔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撫兩司。各舉所知。不論已仕未仕。引見擢用。隨才器使。昔漢高之於樊噲。每勝增其爵級。其於韓信。一見卽拜大將。凡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旣懷國恥。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報皇上。故求才之詔宜下也。夫人主所以駕馭天下者。爵賞刑罰也。賞罰不行。則無以作士氣。賞罰顛倒。則必至離民心。今聞日本要

我以釋喪師之將。是欲以散衆志而激民變也。苟三詔既下。賞罰得當。士氣咸伸。天下必踴躍鼓舞。奔走動容。以赴國家之急。所謂下詔鼓天下之氣者此也。何謂定天下之本也。自古都畿皆憑險阻。自非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爲都。故婁敬挽輅。漢祖移駕。宋汴梁無險。致敵長驅。徵欽之辱。非獨失德使然也。方今旅順已失。威海旣墜。海險無有。京師孤立。近自北塘蘆臺神堂澗河。遠自山海撫甯。昌黎樂亭清河蠶沙。處處可入。無以爲防守之計。此次和議卽成。而諸夷窺伺。皆可揚帆而達津沽。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旣失矣。國何可守。故今日大計。必在遷都。請以前事言之。我朝當道光之時。天下全盛。林則徐督粵。鄧廷楨督閩。叠敗英酋。檣查額爾金之兵。而移師天津。卽開五口而補二十萬矣。其後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咸豐八年。皆始戰終和。藉京師以爲要挾。諸口益開。巨款累償。暨庚申之變。我文宗顯皇帝至爲熱河之狩。焚燒御園。震驚宗廟。至今萬壽山營繕雖雜。餘燼尙在。由是洋人掉臂卻畿。知吾虛實。此事非遠。皆諸臣所目擊。前車易鑒者也。尋五十年來。吾大臣用事。及清流進議者。不深維始終高談戰事。及震動津沽。宮廷惶駭。則必以戰無把握。輸款求和。於是尸位無恥之流。累借議和以容身。朝廷雖深知主戰之直。必不見從。亦明知議和之非。俯徇所請。蓋實患旣至。亦復空言所能抵塞。故外夷之累。藉以脅制者。皆以吾京師近海之故。彼雖小醜。無

求不得。吾雖大勝，終必請和。亦既彰明較著矣。用事者既不早爲自強之謀，又不預作遷都之計。夷既開，虛僑空談，相與言戰。及稍敗，震動畏縮，苟幸得和，乃至割根本之地，棄千萬之民，而亦爲之。其不智而失計亦甚矣。以今事言之，吾所以忍割地棄民者，爲保都畿。安乘輿也。微論將來，外夷繼軌，都畿終不能保。乘輿終必致驚，而以區區十里之城，棄千里之地，十兆之民，以易之，甚非策也。以後事料之，諸夷知我之專保都畿也，咸借端開釁，陽攻都畿，以索邊省。我必將盡割沿邊十餘省，以保都畿。是棄天下萬里之地，數萬萬之民，以易區區之都畿也。夫王者有都，以治天下耳。豈有割天下以保都城，而恃爲至計哉。以五十年來前後今事考之，吾之款和輸割，皆爲都畿邊海之故。其事易徵，其理易明。昔者苟能自強，雖不遷都，猶可立國。今日雖欲自強，而外夷連軌，計不及待，故非遷都，智者無所聘其謀，勇者無所竭其力，必將坐困脅割盡而後已。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國，豈不痛哉。故今日猶言不遷都者，非至愚病狂，則甘心鬻國。大臣既不能預鑒於前，而至辱國，又不能補救於後，必至喪邦。皇上聖明，試以詰難諸臣，當無從置喙。或下羣臣集議，當亦從同。而後宸衷獨斷，定議遷都，以安宗廟，而保疆土，無逾於此。或謂我能往，寇亦能往。我遷都以避，寇深入以爭。自古遷都之謀，皆遂爲偏安之計。此明臣于謙所以力爭，而庚申所以止議也。不知古今異形，今昔殊勢。

外夷政由議院。愛惜民命。用兵甚慎。不敢深入。與古不同。今日本用兵。已可概見。我卽遷都。可以力戰。雖沿邊糜爛。而朝廷深固。不爲震懾。卽無所脅制。主和者無所容其身。主戰者得以激其氣。豈不鑒於五十年事。而尙以爲孤注哉。獨不畏徵欽之辱乎。或謂國君有死社稷之義。此尤不達經義之響言也。失國君者。諸侯之謂。以社稷受之。夫子當死守之。猶今地方有司。有城池之責比耳。若天子以天下爲家。四方皆可建都。立社何一城之爲。明莊烈帝旣爲愚儒所誤。明社遂屋。豈可復以此再誤我國家哉。且一朝而有數都。自古爲然。商凡七遷。周營三邑。漢室二京。唐世兩都。及明祖定鼎金陵。永樂乃遷燕薊。以太子留守南京。宮殿官僚悉仍舊制。擇有司扈從行在。廟社官署隨時增脩。永分兩京。可以爲法。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熱河遼瀋。則更迫強敵。南入汴梁金陵。則非控天險。入蜀則太深。都晉則太近。天府之腴。崑函之固。莫如秦中。近雖水利不開。漕運難至。然都畿旣建。百貨自歸。若藉機器督散軍。亦何水利之不開哉。夫京都建自遼金。大於元明。迄今千年。精華殆盡。近歲西山崩裂。屢年大水。城垣墮圯。閭閻房屋傾壞無數。甚者太和正門。祈年法殿無故而災。疑其地氣當已洩盡。王者順天。革故鼎新。當應天命。謂宜捨燕薊之舊京。宅長安爲行在。然人情樂於守常。難於移動。以盤庚遷殷。誠諭至煩三詔。以魏文遷洛。世臣猶有違言。蓋世臣大家。輻重繁多。遷徙不易。聽其

戀舊。庶免阻撓。自非大有爲之君。不易破尋常之論。魏文南征。永樂北伐。皆借巡幸留而作都。皇上既講明利害。遠之防諸夷之聯鑣。近之拒日本之挾制。急斷乃成。亟法漢高卽日移駕。奉皇太后巡於陝西。六龍西幸。萬人歡慶。幸當議和之時。民心稍靜。擇親藩之望重者。留守舊京。車駕從容西狩。擇百司扈從。以重兵擁衛。必不慮宵小生心。日人雖欲輕兵相襲。數日乃抵津沽。而我大兵雲集都畿。猶可一戰。彼豈敢深入內地。飛越四天門。瀟關之險哉。然後扼守函潼。奠定豐鎬。建爲行在。權宜營置。激厲天下。妙選將才。總屯重兵。以二萬萬之費。改充軍餉。示之以雖百戰百敗。沿海糜爛。必不爲和。日本既失脅制之術。卽破舊京不足輕重。必不來攻。都城可保。或俯就駕馭。不必割地。和議亦成。卽使不成。可以言戰矣。故謂遷都以定天下之本者此也。何謂強天下之勢也。凡兩物相交。必有外患。獸有爪牙之衛。人有甲冑之蔽。列國並立。兵者國之甲冑也。昔戰國之世。魏有武卒。齊有輕騎。秦有武士。楚莊投袂。屢及劍及。卽日伐宋。蓋諸國並駢。無日不訓討軍實。國乃可立。今環地球五十餘國。而泰西爭雄。皆以民爲兵。大國練兵至百餘萬。選兵先以醫生視其強弱。乃入學堂學習。布陣騎擊。測量繪畫。其陣法營壘器械鎗礮。日夕講求。確有程度。操練如真戰。平居如臨敵。所由雄視海內也。日本步武其後。遂來侮我。而我猶守大一統之舊以待之。不訓兵備。至有割地款和之事。今日

氛未已。不及精練。然能將卒相知。共其甘苦。器械精利。壯其膽氣。亦自可用。選將購械。猶可成軍。夫用兵者。用其氣也。老將富貴已足。無所願望。或聲色銷鑠。精氣竭衰。暮氣已深。萬不能戰。卽或効忠一死而已。喪師辱國。不可救矣。近者楊芳失律於粵城。鮑超驕蹇於西蜀。令彼再如爲兵時。跳身坐轍。眼上豈可得哉。此趙惠所以致疑於廉頗。光武所以不用馬援也。伏讀聖祖仁皇帝聖訓。亦以老將氣衰不能用。此真聖人之遠謨也。惟少年強力。賤卒懷賞。故敢輕萬死以求一生。故選將之道。貴新不貴陳。用賤不用貴。且外夷戰備日新。老將多恃舊效。昧於改圖。故致無功。今請更練重兵。以待敵變。都畿根本至重。必有忠勇謀略下士。愛民之督撫。如李秉衡之流者。專督畿輔之軍。假以便宜。令其密選將才十人。不拘資格。各練十營。日夜訓練。厲以忠義。激以國恥。擇其精悍。優其餉糈。以爲選鋒。既有李克用之義兒。李成梁之家丁。緩急可恃。得此五萬。都畿可守。再有將才可以續練。前敵之宋慶。魏光燾。李光久。宿將之馮子材。並一時人望。可咨以將才。假以便宜。悉用選鋒。厲以仇恥。沿邊疆臣。亦宜選振作有爲之人。不宜用衰老資格之舊。各選將才。各練精兵萬人。並飭紳士各自團練。遇有警迫。堅壁清野。並請勅下羣臣。外至守令。傳諭紳士。有忠義沈毅慷慨知兵之士。不拘資格。悉令薦舉。引見拔用。或交關內外軍差遣。各縣草澤中皆有魁梧任氣忠勇謀略之士。責令州縣各

薦一人拔十得一。才不可勝用。必有干城之選。足應國家之急者。是謂選將。管子謂器械不精。以卒予敵。外夷講求鎗礮。製作日新。鎗則德有得來斯鎗。毛瑟鎗。法有沙士鉢鎗。英有亨利馬梯尼鎗。美有哈乞開司鎗。林明敦鎗。祕薄馬地尼鎗。俄有俾爾達奴鎗。而近者英之利姆斯鎗。爲尤精。礮自克虜伯礮。嘉立礮。外近有毒烟開花礮。空氣黃藥大礮。以及暗礮臺。水底自行船。機器飛車。禦彈戎衣。測量礮子表。巧製日新。日本步武泰西。亦能自製新器。曰苗也理鎗。而我中國未能創製。只購舊式。經辦委員不解製造。於堅輕遠準。無所諳曉。或以舊鎗改充毛瑟。貪其價廉。乃不可用。其中飽者益無論。聞近來所購者多暹羅廢鎗。香港以二兩八錢購得。而中國以十二兩購之。查同治十三年。德之攻法。每分時鎗十餘響。光緒三年。俄之攻土。鎗三十餘響。至日之犯我。鎗乃六十餘響。我師潰敗。雖將士不力。亦器械不精。故膽氣不壯。有以致之。故吾非懸重賞以厲新製。不足取勝。今不不及辦。宜選精於製造。操守廉潔之士。專購英之黎姆斯鎗十數萬。以備前敵。並廣購毒烟空氣之礮。禦彈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無恐。是謂購械。又我南洋諸島民四百萬。雖久商異域。咸戴本朝。以喪師割地爲諸夷媼笑。其懷憤怒過於內地之民。其人富實。巨萬之資。以數千計。通達夷情。咸思內歸中國。團成一軍。以雪國恥。特去天萬里。無路自通。若派殷商密令舉辦。派公忠智略通達商情之大臣。

領之。或防都畿。或攻前敵。並令聯通外國助攻日本。或有奇功。所謂練兵以強天下之本者此也。然凡上所陳皆權宜應敵之謀。非立國自強之策也。伏念國朝法度。因沿明制數百年矣。物久則廢。器久則壞。法久則弊。官制則冗散萬數。甚且嚮及監司。教之無本。選之擇。無故營私交賄。欺飾成風。而少忠信之吏。學校則教及詞章詩字。寡能講求聖道。用非所學。學非所用。故空疎愚陋。謬種相傳。而少才智之人。兵則綠營老弱。而募勇皆烏合之徒。農則地利未開。而工商無製造之業。其他凡百積弊。難以徧舉。而外國奇技淫巧。流行內地。民日窮賤。乞丐遍地。劫盜滿山。卽無外費。精華已竭。將有他變。方今常數十國之覬覦。值四千年之變局。盛暑已至。而不釋重裘。病症已變。而猶用舊方。未有不喝死而重危者也。竊以爲今之爲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蓋開創則更新百度。守成則率由舊章。列國並立則爭雄角智。一統垂裳則拱手無爲。言率由而外變。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無爲而諸夷交爭。必至四分五裂。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董仲舒曰。爲政不調。甚者更張。乃可爲理。若謂祖宗之法不可變。則我世祖章皇帝何常不變。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貝勒舊法爲治。則我聖清豈能久安長治乎。不變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馴至於亡。與變法而光宗廟之威靈。可以大強。孰輕孰重。孰得孰失。

必能辨之者。不揣狂愚。竊爲皇上籌自強之策。計萬世之安。非變通舊法。無以爲治。變之之法。富國爲先。戶部歲入銀七千萬。常歲亦已患貧。大農仰屋。羅掘無術。鬻官稅賭。亦忍恥爲之。而所得無幾。然且旱潦河災。船礮巨帑。皆不能舉。聞日本索償二萬萬。是使我臣民上下。三歲不食。乃能給之。若借洋債。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無償理。是自斃之道也。與其以二萬萬償日本。何如以二萬萬外修戰備。內變法度哉。夫富國之法。有六。曰鈔法。曰鐵路。曰機器。輪舟。曰開礦。曰鑄銀。曰郵政。今奇窮之餘。急籌巨款。而可以聚舉國之財。收舉國之利。莫如鈔法。令天下銀號報明資本。皆存現銀於戶部。及各省藩庫。戶部用精工製鈔。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給現銀之數。而加其半。許供賦稅祿餉。其大者。戶部皆助費本。其虧者。戶部皆代攤償。助其流通。昭彰大信。巨商樂借國力。富戶不患倒虧。以十入行省計之。可得萬萬。既有官銀行上下相通。若有鐵路船廠太工。可以代籌軍務賑務。要需可以立辦。國家借款。不須重息中飽。外國匯款。無須關票作押。公票寄存。可有入息。鈔票通行。可擴商務。今各省皆有銀票錢票。而作僞萬種。利不歸公。何如官中爲之。驟可富國哉。此鈔票宜行。一可縮萬里爲咫尺。合旬月於晝夜。便于運兵。便於運械。便於賑荒。便於漕運。便於百司走集。便於庶士通學。便於商賈運貨。便於負擔謀生。便於通言語。一風俗。有此數便。不費國帑。而更可得數千萬者。莫如

鐵路鐵路之利天下皆知。山海關外久已興築。方今運兵其效已見。所未推行直省者。以費鉅難籌耳。若一付於民出費。給牌聽其分築。官選通於鐵路工程者。畫定行省郡縣官路。明定章程。爲之彈壓保護。凡軍務運兵。器械賑荒。皆歸官用。酌道理遠近。人數繁寡。收其牌費。吾民集款力自能舉。無使外國收我利權。天下鐵路牌費。西人計之以爲可得七千萬。且可移民出於邊塞。而荒地闢爲腴壤。商貨溢於境外。而窮閭化作富民。俄人環春鐵路將成。邊患更迫。但爲防邊。已當極築。况可得巨款哉。且可裁漕運。而省千萬之需。去驛舖而溢三百萬之項。此鐵路宜行二。機器廠可興作業。小龍舟可便通達。今各省皆爲厲禁。致吾技藝不能日新。製作不能日富。機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敗。徒使洋貨流行。而禁吾民製造。是自感其國也。官中作廠。率多偷減。敷衍欺飾。難望至精。則吾軍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虜伯。英之黎斯姆。著於海內。爲國大用。皆民廠也。宜縱民爲之。並加保護。凡作機器廠者。出貨領牌。聽其創造。輪舟之利與鐵路同。官民商賈。交收其益。亦宜縱民行之。出費領牌。聽其拖駛。可得巨款。此核器輪舟宜行三。周官邠人。漢代鐵官開礦之法。久。美人以開金銀之礦。富甲四海。英人以開煤鐵之礦。雄視五洲。其餘各國開礦。均富十倍。而藏富於地。中國爲最。如雲南銅錫。山西貴州煤鐵。湖廣江西銅鐵鉛錫煤。山東湖北鉛。四川銅鉛煤鐵。其最著者。亘古封禁。留待

今日方今國計日蹙。雖極節儉。豈能濟此艱難哉。家有重寶。而仰屋嗟貧。無策甚矣。山西煤鐵尤甚。星羅棋布。有百三十萬方里。苗皆平衍。品亦上上。德人以爲甲於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盡。又外國蒙古阿爾泰山卽金山也。長袤數千里。金產最盛。苗亦平衍。有整塊數斤者。俄人並爲察驗繪圖。至滇粵之礦。尤爲英法所窺伺。我若不開。他人入室。今雲南已專設礦務大臣。熱河開平亦設官局。並著成效。而未見大利者。由礦學之未開。采辦之非人也。礦學以比國爲最。自山色石紋。草本苗脈。子色皆有專書。宜開礦學。專延比人教之。且爲踏勘購機器。以省人工。築鐵路以省轉運。二十取一。而無定額稅。選才督辦。而無濫私人。則吾金銀煤鐵之富。可甲地球。此礦務宜開四。錢幣三品以通。有無其制。最古自濠鏡通商。洋銀流入中國。漸徧內地。及於京師。觀其正朔。則耶穌之年號。而非吾之紀元也。是謂無正朔。考其漏卮。則每歲運入約數百萬。進口無稅。八成夾鉛。而換我足銀。市價漲落。七錢二分之重。或有漲至八錢者。多方折耗。是謂大漏卮。名實俱亡。吾政之失。孰大於是。而吾元寶及錠。形體既難握攬。分兩又無一定。有加耗減水折色貼費之殊。有庫平規平漕平之異。輕重難定。虧耗滋多。而彼重率有定。體圓易握。人情所便。其易流通固也。查泰西皆用本國之銀。如俄用盧布。法用馬克。德奧用福祿林。英用喜林。外國銀錢不許通用。我宜自鑄銀錢。以收利權。今廣東已

開局鑄銀。但患經費不敷。未能擴充。以鑄大圓耳。夫金銀質軟。只用九成。查美國鑄銀。每刻可成大圓一千二百。而每圓之利三分。移作製造之費。猶有餘饒。利亦厚矣。請飭下戶部。預籌巨款。並令各行省皆開鑄銀局。其花紋年號式樣成色。皆照廣東鑄造。增置大圓。由督撫選廉吏精明專司此局。厚其薪水。嚴其刑罰。督撫以時月抽提。戶部以化學核驗。他日礦產既成。增鑄金錢。抵禁洋圓。改鑄錢兩。令嚴而民信。可以塞漏卮。而存正朔矣。此鑄銀宜行者五。我朝公牘文移諭旨奏摺。皆由塘驛汛舖傳遞。而軍務加緊。又有驛馬徧布天下。設官數百。養夫數萬。歲費帑三百萬兩。而民間書札不得過問。費費重厚。猶復遠寄艱難。消息浮沉。不便甚矣。查英國有郵政局。寄帶公私文書。境內之信。費錢二十。馬車急應時無失。民咸便之。而歲入一千六百餘萬。我中國人四萬萬。書信更多。若設郵政局。以官領之。遞及私書。給以憑樣。與鐵路相輔而行。消息易通。見聞易廣。而進坐收千餘萬之款。退可省三百萬之萬驛。上之利國。下之便民。此郵政宜行六。行此六者。國不患貧矣。然百姓匱乏。國無以爲富也。中國生齒。自道光時已四萬萬。今經數十年。休養生息。不止此數。而工商不興。生計困蹙。或散之他國。爲人奴隸。或嘯聚草澤。蠹害鄉邑。雖無外患。內憂已亟。夫國以民爲本。不思養之。是自拔其本也。養民之法。一曰務農。二曰勸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窮。天下百物皆出於農。我皇上躬耕。

皇后親蠶。董勸至矣。而田畷之官未立。土化之學不進。北方則苦水利不關。物產無多。南方則患生齒日繁。地勢有限。遇水旱不時。流離溝壑。尤可哀痛。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外國講求樹畜。城邑聚落。皆有農學會。察土質。辨物宜。入會則自百穀。花木。蔬果。牛羊。牧畜。皆比其優劣。而精其異。等田樣。各等機車。各式農夫。人人可以講求。鳥糞可以肥培。壅。電氣可以速長。成。沸湯可以暖地。脈。玻璃可以禦寒氣。刈禾。則一人可兼數百工。播種。則一日可以三百畝。擇種一粒。可收一萬八千粒。千粒可食人一歲。二畝可養人一家。瘠壤變爲腴壤。小種變爲大種。一熟可爲數熟。吾地大物博。但講之未至。宜命使者譯其農書。偏于城鎮。設爲農會。督爲農官。農人力薄。國家助之。比較則棄楛而從良。鼓舞則用新而去舊。農業自盛。若絲茶。爲中國獨擅。特爲大利。而近年意。大利。法。蘭。西。日。本。皆講蠶桑。印度。錫蘭。茶葉與吾敵。奪我之利。致吾衰減。至千餘萬。而吾養蠶未善。種茶未廣。再不講求。中國之利源塞矣。宜設絲茶局。開絲茶學會。力求振興。推行各省。其餘東南種棉蔗。西北講牧畜。棉以紡織。蔗以爲糖。牛羊之蠶。可以織呢絨氈毯。以及沙漠。可以開河種樹。海濱。可以漁網取魚。種樹之利。俄在西伯利。部歲入數百萬。漁人之計。美之沿海。可得千餘萬。今材木之運。罐頭之魚。中國消流甚盛。宜有以抵拒之。又美國養蜂。西人以為能盡其利。所入等於舊金山之金礦。宜有以鼓勵之。此務農宜。

行一也。周官考工。中庸勸工。諸葛治蜀。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管仲治齊。三服女工。衣被天下。木牛之制。指南之車。富強之救也。嘗攷歐洲所以驟強之由。自嘉慶十二年。英人始製輪船。道光十二年。即犯我廣州。遂闢諸洲屬地四萬里。自道光二十五年。鐵路創成。俄人以光緒二年。築鐵路於黑海裏海。開闢基窪阿爾霸等國六千里。其餘電線。顯微鏡。德律風。傳聲筒。留聲筒。輕氣球。電氣燈。農務機器。雖小技奇器。而皆與民生國計相關。若鐵艦。礮械之精。更有國者所不能乏。前大學士曾國藩手定大難。考知西人自強之由。創議開機器之局。近者。各直省漸爲增設。而只守舊式。絕無精思。創爲新製。蓋國家未嘗教之也。宜令各州縣。咸設考工院。譯外國製造之書。選通測算學童。分門肄習。入製造廠。閱歷數年。工院既多。圖器漸廣。見聞日闢。製造日精。凡有新製繪圖。貼說呈之。有司驗其有用。給以執照。旌以功牌。許其專利。工人自爲身名。必殫精竭慮。以求新製。鎗礮之利器。用之精必有以應國家之用者。彼克虜伯。礮毛瑟。鎗爲萬國所必需。皆民造也。查美國歲給新器功牌一萬三千餘。英國三千餘。法國千餘。德國八百。奧國六百。意國四百。比利時。噠國。瑞士皆二百餘。俄國僅百餘。美之富。故冠絕五洲。勸工之法。莫善於此。此勸工宜行二也。凡一統之世。必以農立國。可靖民心。並爭之世。必以商立國。可伴敵利。易之則困敵矣。故管仲以輕重強齊國。馬希範以工商立國。湖南。且夫

古之滅國以兵。人皆知之。今之滅國以商。人皆忽之。以兵滅人。國亡而民猶存。以商滅人。民亡而國隨之。中國之受斃。蓋在此也。今外國鴉片之耗我。歲凡三千三百萬。此則人盡痛恨之。豈知洋紗洋布。歲耗凡五千三百萬。洋布之外。用物如洋綢。洋緞。洋呢。漳絨。羽紗。袍毯。手巾。花邊。鈕扣。針線。傘燈。顏料。箱篋。磁器。牙刷。粉胰。皂。火油。食物。若咖啡。呂宋烟。夏灣拿烟。紙捲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餅。洋糖。洋鹽。藥水。丸粉。洋乾果。洋水果。及煤鐵。鉛銅。馬口鐵。材料。木器。鐘表。日規。寒暑針。風雨針。電氣燈。自來水。玻璃。鏡。照相片。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戶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亦皆銷流。耗我以萬萬計。而我自絲茶。減色。不敵鴉片。其餘自草帽。辦駝毛。羊皮。大黃。麝香。藥料。綢緞。磁器。雜貨。不值三千萬。僅得其洋布之半數。而吾民內地。則有釐捐。出口。則有重稅。彼皆無之。吾物產雖盛。而歲出萬萬。合五十年計之。已耗萬兆。吾商安得不窮。今日本且欲通及蘇杭。重慶。梧州。又加二萬萬之償款。吾民精華已竭。膏血俱盡。坐而垂斃。弱者轉於溝壑。強者流爲盜賊。卽無外患。必有不可言者。似宜特設通商院。派廉潔大臣。長于理財者。經營其事。令各直省。設立商會。商學比較。廠。而以商務大臣統之。上下通氣。通同商辦。庶幾振興。商學者何。地球各國貿易條理繁多。商人愚陋。不能周識。宜譯外國商學之書。選人學習。徧教直省。知識乃開。然後可收外國之利。商會者何。一人之識未周。

不若合衆議。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會大公司。國家助之。力量也厚。商務乃可遠及四洲。明時葡萄牙之通澳門。荷蘭之收南洋。英人乾隆時之取印度。道光時之犯廣州。非其政府之力。乃其公司之權。蓋民力既合。有國助之。不獨可以富國。且可以闢地。商會所關。亦不小矣。比較廠者。何泰西賽會。非騁游樂。所以廣見聞。發心思。辨良楛。凡物有比較。優劣易見。則劣者滯銷。而優者必行。彼之貨物流行中土。良由此法。今我並宜設立此廠。於是廣紡織。以敵洋布。造用物。以敵洋貨。上海造紙。關東捲烟。景德製瓷。蘇杭織造。北地開葡萄園。以釀酒。山東製野蠶繭。以成絲。江北改土棉。而紡紗。南方廣蔗園。而製糖。皆與洋貨比較。精妙華彩。務溢其上。又令吾領事探其所好。投其所欲。更出新製。且以奪其利。非止敵其貨而已。然後蠲釐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稅。以擴商務。此外發金銀煤鐵之利。足以奪五洲。製臺艦鎗砲之精。可以橫四海。故惠商宜行三也。我生齒既繁。鐵路未開。運貨爲難。卽以北口之皮。京師之煤。天津之貨。作貨者人四百。而運貨者人六百。生之者少。食之者多。其餘窮困無業游散無賴所在皆是。京師四方觀望而乞丐徧地。其他孤老殘疾。無人收恤。廢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士夫。車聲隆隆。接軫不問。直省亦然。此皆皇上赤子也。皇上不忍匹夫之失所。但九重深居。清道乃出。不知之耳。若親見其呼號無訴。瘡痍臥道。豈忍目視乎。以一人而養天

下勢所不給。宜設法收恤之。恤之之法。一曰移民墾荒。西北諸省。土曠人稀。東三省蒙古新疆疏曠。益甚。人迹既少。地利益以不開。早謀移徙。可以闢利源。可以實邊防。非止養貧民而已。移有三曰罪遣。今俄國徙希利尼黨於西伯利部。而西伯利部以開。曰認耕。英之喀拿大新疆般鳥各島。美之密士失必河東南各省。巴西全國是也。曰質遷。荷蘭南洋諸島。皆商留者也。英自移民之後。開地過本國七十倍。民並繁盛。豈有苦其生齒之繁而棄之。今我民窮困游散最多。爲美人傭奴。然猶不許。且以見逐。澳洲南洋各島。效之。數百萬之民。失業來歸。何以安置。不及早圖。或爲盜賊。或爲間諜。不可收拾。今鐵路未成。遷民未易。若鐵路成後。專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謀生之路。共有樂土之安。百姓樂生。邊境豐實。一舉數善。莫美於是。二曰教工。周禮有里布以罰不毛。園土以警游惰。游民無賴。小之作奸。大之爲盜。宜令州縣設立警惰院。選善堂紳董司之。凡無業游民。皆入其中。擇其所能。教以藝業。紳董以其工業。鬻給其食。十一取之。以充經費。限禁出入。皆有程度。其有大工大役。以軍法部署。俾充役作。其能改過取保。乃放。再犯不赦。其小過犯人。皆附入之。等其輕重。以爲歲月。其乞丐之非老弱殘疾者。咸收於外院。工作如之。窮民得食。而良民賴安。仁政之施。似難緩此。三曰養窮。鰥寡孤獨。疲癯殘疾。盲聾啞啞。斷者。侏儒。民之無告。先王最矜。皆常饋焉。宜令各州縣市鎮聚落。並設諸

院咸爲收養。皆令有司會同善堂勸籌巨款。妥爲經理。其司事經理有效。窮民樂之。聯名請獎。許照軍功勞績獎勵。則無一夫之失所。其於臯仁豈爲小補。民心固結。國勢繫于苞桑矣。故恤窮宜行四也。然富而不教。非爲善經。愚而不學。無以廣才。是在教民。學校之設。選舉之科。先王之法盛矣。然漢魏以經法舉孝廉。唐宋以詞賦重進士。明以八股取士。我朝因之。誦法朱子。講明義理。亦可謂法良意美矣。然當今禁用後世書。則空疏可以成俗。選舉皆限之名額。則高才多老名場。况得之則詞館而躡公卿。借于旦夕。失之則耆碩不聞徵聘。終老茅菅。題難故少。困於搭截。知作法而忘義理。額隘故老。遂於科第。求富貴而廢學業。標之甚高。束之甚窄。甚至鑑於明末。因噎廢食。上以講學爲禁。下以道學爲笑。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無多。乃至嗜利無恥。蕩成風俗。而國家緩急。無以爲用法。弊至此。亦不得不少變矣。若夫小民識字已寡。或有一省而無禮律之書。一縣而無童蒙之館。其爲不教甚矣。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學。則農工商賈無才。產物成器。利用厚生。旣不能精。化民成俗。遷善改過。亦難爲治。非覆幬羣生之意也。故教有及於士。有逮於民。有明其理。有廣其智。能教民則士愈美。能廣志則理愈明。今地球旣闢。輪路四通。外侮交侵。閉關未得。則萬國所學。皆宜講求。宋臣姚燮謂我之所爲。彼皆知之。彼之所爲。我獨不聞。安得不爲所制乎。嘗考泰西之所以富強。不在

砲械軍兵。而在窮理勸學。彼自七八歲。人皆入學。有不學者。責其父母。故鄉塾甚多。其各國讀書識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學塾經費。美國乃至八千萬。其大學生徒。英國乃至一萬餘。其每歲著書。美國乃至萬餘種。其屬郡縣各有書藏。英國乃至百餘萬冊。所以開民之智者亦廣矣。而我中國文物之邦。讀書識字僅百分之二十。學塾經費少於兵餉數十倍。士人能通古今達中外者。郡縣乃或無人焉。夫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土耳其天下陸師第一。而見創。印度崇道無爲而建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開其智。武科弓刀步石無用甚矣。王制謂羸股肱決射御。出鄉不與士齒。此武后之謬制。豈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楨請廢武科。近年詞臣潘衍桐請開藝學。今宜改武科爲藝科。今各省州縣徧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編旆分立學堂。而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選學童十五歲以上入堂學習。仍專一經以爲根本。延師教習。各有專門。學政有司會同院師試之。以經題一論及專門之業。通半中選。不限名額。得薦於省。學謂之秀才。比之諸生。五年不成者出學。省學書器益多。見聞益廣。學政督撫會同其院師。每歲試其專門之業。增以經一論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選。不限名額。貢於京師。謂之舉人。五年不成者出學。京師廣延各學。教習圖器尤盛。每歲總裁禮部會同大教習試之。其法與省學同。不限名次。

及半中選謂之進士。三年不成者出學。其進士得還爲州縣藝學總教習。其舉人得爲分教習。並聽人聘用。其諸生得還教其鄉學塾。及充各作廠。其文科童試。卽以經古場爲正場。自占經解一專門之學。一二場試四書文。一中外策。一詩。一亦及格卽取。不限名額。每場考試人數不得過三百。增設學政。每道一人。可從容盡力矣。其鄉會試頭場四書義。一五經解。一詩。一縱其才力。不限格法。聽其引用。但在講明義理。宗尙孔子。二場掌故策。五道。三場問外國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額。殿試策問。不論楷法。但取直言。極諫條對。剴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藝科。願互應者聽。其有創著一書發明新義。確實有用者。皆入翰林。進士授以檢討。舉人授以庶吉士。諸生授以待詔。如是則天下之士。才智大開。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其餘州縣鄉鎮。皆設書藏。以廣見聞。若能厚籌經費。廣加勸募。令鄉落咸設學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學。通訓詁。名物習。繪圖算法。識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則人才不可勝用矣。周官誦方訓。方皆攷四方之隱。詩之國風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聞報館名曰新聞。政俗備存。文學兼述。小之可觀物價。瑣之可觀土風。清議時存。等於鄉校。見聞日闊。可通一務。外國農業商學。天文地質。教會政律。格致武備。各有專門。以爲新報。尤足以開拓心思。發越聰明。與鐵路開通。實相表裏。宜縱民開設。並加獎勵。庶裨政教。然近日風俗人心之壞。更宜講求挽救之方。蓋風俗弊

壞由於無教。士人不勵廉恥。而欺詐巧滑之風成。大臣託於畏謹。而苟且廢弛之弊作。而六經爲有用之書。孔子爲經世之學。鮮有負荷宣揚。於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惑吾民。直省之間。拜堂葦布。而吾每縣僅有孔子一廟。豈不可痛哉。今宜亟立道學一科。其有講學大儒發明孔子之道者。不論資格。並加徵禮。量授國子之官。或備學政之選。其舉人願入道學科者。得爲州縣教官。其諸生願入道學科者爲講學生。皆分到鄉落講明孔子之道。厚籌經費。且令各善堂助之。並令鄉落淫祠悉改爲孔子廟。其各善堂會館俱令獨祀孔子。庶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其道學科有高才領學。欲傳孔子之道於外國者。明詔獎勵。賞給國子監翰林院官銜。助以經費。令所在使臣領事保護。予以憑照。令資游歷。若在外國建有學堂。聚徒千人。確有明效。給以世爵。餘皆投牒學政。以通語言。文字測繪算法爲及格。悉給前例。若南洋一帶。吾民數百萬。久隔聖化。徒爲異教誘惑。將淪左衽。皆宜每島派設教官。立孔子廟。多領講學生。分爲教化。將來聖教施于蠻貊。用夏變夷。在此一舉。且藉傳教爲游歷。可調夷情。可揚國聲。莫不尊親。尤爲大義矣。夫教養之事。皆由國政。而今官制太完。俸祿太薄。外之則使才未養。內之則民情不達。若不變通。無以爲教養之本也。天下之治。必自鄉始。而今知縣選之既不擇人望。任之兼責以六曹。下則巡檢典史。一二人皆出雜流。豈任民牧。上則藩臬道府。

徒增冗員。何關吏治。若京官則自樞垣臺諫以外。皆爲閒散。各部則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廩祿。堂官則每署數四而兼差反多。文書則每日數尺而例案繁瑣。至于鬻及監司。而吏治壞濫極矣。今請首停捐納。乃改官制。用漢世太守領令長之制。唐代節度兼觀察之條。每道設一巡撫。上通章奏。下領知縣。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縣升爲四品。以給御編檢郎員及道府之愛民者授之。其巡撫之下。增置參議參軍支判。凡道府同通。改授此官。其知縣之下。分設功曹決曹賊曹金曹。以州縣進士分補其缺。其餘諸吏皆聽諸生考充。漸拔曹長行取郎官。其上總督皆由巡撫兼管。各因都會以爲重鎮。使吏胥之積弊化爲士人。三老之鄉。官各由民舉。整頓疏通。乃可爲治。其京官則太常光祿鴻臚可統于禮部。大理可併于刑部。太僕可併于兵部。通政可併于察院。其餘額外冗官。皆可裁汰。各營一職不得兼官。章京領天下之事。宜分以諸曹。翰林爲近侍之臣。宜輪班顧問。部吏皆聽舉貢學習。以升郎曹通政。准百僚奏事。以開言路。駢枝既去。宦途甚清。以彼冗糜。增此廩祿。令其達官。有以爲輿馬僉從之費。而後可望以任事。其小吏有以爲仰事俯畜之用。而後可責以守廉。若以魏隋之制。予以世祿之田。既體羣臣。庶多廉吏。內弊既除。則外交宜講。春秋子羽能知四國之爲。漢武下詔。求通絕域之使。蘇武不辱。富弼能爭。列國交爭。其任重矣。而今使才未養。不諳外

務至辱國體。爲夷姍笑。今宜立使才館。選舉貢生監之明敏辨才者入館學習。其翰林部曹願入者聽。各國語言文字政教法律風俗約章皆令學習。學成或爲游歷。或充隨員。出爲領事。擢爲公使。庶幾通曉外務。可以折衝。考俄日之強也。由遣宗室大臣游歷各國。又遣英俊子弟詣彼讀書。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習其業。歸而變政。故能驟強。我親藩世爵大臣與國休戚。啓沃聖聰者也。而不出都城。焉能學問。非特不通外國之故。抑且未知直省之爲。一旦執政。豈能有補大臣。固守舊法。習爲因循。雖利國便民。力阻罷議。一誤再誤。國日以替。宜選令遊歷三年。講求諸學。歸能著書。始授政事。其餘分造品官。激厲士庶。出洋學習。或資游歷。並給憑照。能著新書皆爲優獎。歸授教習。庶開新學。則上之可以贊聖聰。下之可以開風氣矣。夫中國大病。首在壅塞。氣鬱生疾。咽塞致死。欲進補劑。宜除噎疾。使血通脈暢。體氣自強。今天下事皆文具而無實。吏皆奸詐而營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號而莫達。同此興作。並爲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國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夫以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撫一二人僅通章奏。以百僚士庶之衆。而惟樞軸三五人日見天顏。然且堂廉迴隔。大臣畏謹而不敢盡言。州縣專城。小民冤抑而未由呼籲。故君與臣隔絕。官與民隔絕。大臣小臣又相隔絕。如浮屠百級。級級難通。廣廈千間。重重並隔。夫天下萬物之繁。封圻千

里之廣。使督撫樞軸皆是大賢。然是數人者心思耳目所及。必有未周。才力精神之運。必有不逮。以之運驟四海措置百務。已狹隘不廣矣。况知人之哲自古爲難。唐帝失之于共兜。諸葛失之于馬謖。任川偶誤。一切乖方。而欲倚之以扶危定傾。經營八表。豈不難乎。天下人民四萬萬。庶士億萬。情僞百端。才智甚廣。皇上僅寄耳目于數人。而數人者又畏懦保祿。不敢竭盡。甚且煬忠蔽賢。壅塞聖聰。皇上雖欲通中外之故。達小民之阨。其道無由。名雖正矣。實則獨立于上。遂致有割地棄民之舉。皇上亦何樂此獨尊爲哉。夫先王之治天下。與民共之。洪範之大疑大事。謀及庶人爲大同。孟子稱。進賢殺人。待于國人之皆可殺。盤庚則命衆至庭。文王則與國人交。尙書之四目四聰。皆由闕門。周禮之詢謀詢遷。皆合大衆。嘗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廣益。通達民情。實以通愛共患。結合民心。昔漢有徵辟有道之制。宋有給事封駁之條。伏乞特詔。頒行海內。令士民公舉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縣。約十萬戶而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因用漢制。名曰議郎。皇上開武英殿。廣懸圖書。俾輪班入直。以備顧問。並准其隨時請對。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于太和門。三占從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員歲一更換。若民心推服。留者領班。著爲定例。宣示天下。上廣皇上之聖聰。可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愛樂而忘公私。皇上

舉此經義。行此曠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紆財。共贊富強。君民同體。情誼交孚。中國一家。休戚與共。以之籌餉。何餉不籌。以之練兵。何兵不練。合四萬萬人之心。以爲心。天下莫強焉。然後用府兵之法。而民皆可兵。講鐵艦之精。而海可以戰。予以恢復琉球。掃蕩日本。大雪國恥。耀我威棱。昔德國相臣畢士麻克嘗以中國之大冠絕四洲。他日恐爲歐羅之患。思與諸國分之。後以中國因循不足畏。議遂中止。今若百度更新。以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人。二十六萬種之物產。力圖自強。此真日本之所大患。畢士麻克之所深忌。而歐羅巴洲諸國之所竊憂也。以之西撻俄英。南收海島。而有餘。何至忍諾含恥。割地請款於小夷哉。及今爲之。猶可補牢。若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諸夷環伺。間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必來。後欲悔而改作。大勢旣壞。不可收拾。雖有聖者。無以善其後矣。且夫天下大器也。難成而易毀。兆民大衆也。難靜而易動。故先王懷朽索之馭馬。慮天命之無常。兢兢業業。若履薄冰。楚莊王之立國也。無日不訓討軍實。慮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怠。諸葛亮之佐蜀也。工械究極。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率皆君臣上下。振刮摩厲。乃能自立。稍有因循。卽懷愆蒙塵。徵欽hi見虜矣。近者土耳其其爲回教大國。不變舊法。遂爲六大國割地廢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爲鑒。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爲之。

君自強爲天行之健。志剛爲大君之德。洪範以弱爲六極。大易以順爲陰德。詩曰。天之方憺。無爲夸毗。說者謂夸毗。體柔之人也。伏惟皇上英明天竄。下武膺運。歷鑿覆轍。獨奮乾綱。勿搖于左右之言。勿惑於流俗之說。破除舊習。更新大政。宗廟幸甚。天下幸甚。夫無事之時。雖勸舊之言不能入。有事之世。雖匹夫之言或可採。舉人等草茅疏遜。何敢妄陳大計。自取罪戾。但同處一家。深虞胥溺。譬猶父有重病。庶孽知醫。雖不得湯藥親嘗。亦欲將驗方鈔進。公羊之義。臣子一例。用敢竭盡其愚。惟皇上採擇焉。不勝冒昧隕越之至。伏惟代奏皇上聖鑒。謹呈。

上書志士清數列後

吉林省

德懋一人

直隸省

劉世駿等三十七人

江蘇省

徐普等四十七人

安徽省

李汝穉等八人

山西省

柴淇等十人

陝西省

陳協華等五十九人

福建省

董元亮等八人

江西省

陳鵬運等二人

湖北省

黃慶曾等四人

湖南省

劉鎰等四人

四川省

張聯芳等八十七人

甘肅省

李于錯等三十三人

廣東省

周元蘭等九十五人

廣西省

周炳蔚等九十九人

雲南省

王佩瑄等十五人

貴州省

黃鍾杰等九十五人

冤海述聞

無名氏撰

牙山戰事記實

自倭人未啓衅之先。初聞朝鮮土匪不靖。丁提督汝昌於五月初一日遣齊遠率揚威赴高麗仁川口。合平遠爲一小隊以護之。迨葉聶兩統領率兵千餘赴牙山。護以超勇船。恐其力單。復分揚威赴牙山。只留濟遠。平遠兩船在仁川口。自是倭人運兵之船絡繹而至。始數千人。繼萬餘人。濟遠管帶方伯謙。卽晤美法俄各兵船主。探詢倭兵何多來。韓皆云。駐韓袁觀察世凱告倭使有中國將派兵一萬援韓之語。所以彼亦厚集倭兵前來。方管帶慮倭人添兵不已。將啓衅端。身居隊長。旣駐仁川護韓。自應以電實告丁提督。適電斷無從傳達。而平遠又乏煤。急不能行。遂自駛濟遠赴牙山。派超勇回威海。將倭人添兵情形稟請丁提督。上達衙相。先是袁觀察因中國派兵一萬之語。致倭兵寢盛。竟瞭報衙相。倭兵只有千餘。是以衙相亦只派葉聶兩統領率兵千餘赴牙山護韓。至是得方信以失機咎袁。袁銜之反。詎濟遠爲驚逃。(袁致電衙相以濟遠爲驚逃絕大過兩次)試思倭人無故增兵來韓。照公法例當開砲擊之。濟遠無其權。自當上告。無電可達。無船可派。勢必親行就近派船回報。且牙山亦有倭船赤城等數艘。如濟遠驚而逃。何敢更入牙山乎。至五月二十日。鎮遠始至仁川。事旣決裂。衙相召

各船回威海。合大隊以爲備。六月初一日抵威海。二十日丁提督又遣濟遠率威遠、廣乙二船往牙山護愛仁、飛鯨等裝兵船。並往大同江一帶遊巡。二十一日三船到牙山。二十二刻愛仁到。辰刻飛鯨亦到。濟遠遂派各船小火輪照料裝運。拖帶駁船。將兵丁、軍裝、馬匹、大米各等件運駁上岸。並派船上水手幫同起卸。是日寅刻威遠送電報往仁川。午刻由仁川回牙山。報稱念一且漢城韓倭已開仗。電線已被截斷。往見英兵船主羅哲士。據云：倭大隊兵船。明日即來濟遠。遂飭船上員弁。趕催水手。幫助陸兵駁運馬匹、米石上岸。並令威遠先出牙山口外。復以威遠木船。堪受砲。且行駛甚緩。倘出口遇敵。徒失一船。是晚十一點。令其先赴大同江一帶取齊。念三寅刻濟遠即傳旂廣乙。角貫出口。預備禦敵。七點半將出漢江。望見倭船三艘。一吉野。一浪速。一不知名。旋轉取勢而來。知其有異。遂號令廣乙。嚴奮備戰。駛近一萬碼左右。忽聽倭督船先發號砲一聲。倭三船遂砲聲並起。均向濟遠轟發。濟遠亦將前後大砲。左右哈乞開司砲。即時均擣倭督船。忽倭砲中濟遠望臺。大副都司沈壽昌。頭裂而亡。方管帶與並肩立。腦血尙沾衣也。又一砲傷前砲台。二副守備柯建章中砲洞胸。學生守備黃承勳中砲斷臂。六品軍功王錫山。管旂頭目劉鵬均中砲。同時陣亡。望臺並砲臺各處弁兵陣亡者十三人。傷者四十餘人。方管帶屹立望臺。指揮發令。猛戰至一點多鐘。未分勝負。

而廣乙早已遁逃矣。於是倭三船繞擊一濟遠。而濟遠之前砲臺積尸不能運動。僅剩後砲一尊。禦敵連發後砲四十餘出。中倭船浪甚多。該船稍傾。行駛遂緩。正在酣戰。陡見西南烟起。知是高陞裝兵船至。操江護之。當卽升旗告操江。我已開仗。爾須速回。其時烽烟彌天。旂升。而操江未答。倭船行速。二船驟不及避。遂爲所及。方倭之分船趕高陞也。濟遠乘間迅督收拾前砲臺。挪尸而出。試運前砲。復振後砲。方管帶顯濟遠船雖受砲甚多。均非要害。知倭船放瞄不準。因卽發令。如倭船復來。我須看真瞄準。方許開砲。甯死而待。不准輕放。旋見倭用二船趕來。一稍緩。一甚疾。轉瞬間。督船吉野至矣。彼連發數砲。皆高過濟遠船。濟遠故停砲不放。倭疑我砲壞。子藥盡。愈駛愈近。我船轉左。彼亦左。我船轉右。彼亦右。以避我前砲。迨隔三千餘碼。方管帶發令。將船前轉看瞄準。猝放後砲一發。中其望臺下。該船火藥。砲子震裂。翻去望臺。殲其提督員弁二十七人。並水勇無算。再發中其船頭。火起。水進。又發中其船身。船便傾側。升白旂。龍旂而遁。其緩行之船。尙未及也。濟遠因舵機受傷。轉動不靈。追之不及。遂駛回。是役也。丁提督原約濟威。廣乙開船後。卽遣大隊戰艦接應。至念二日下午三點鐘。大隊在威海。已升火將啓行矣。丁提督電爵相告行期。右翼總兵劉步蟾。擲行。揣時方議和。當軸必不輕啓。卽竟將丁電私加遇倭必戰四字。爵相得電果爲所悚。覆電令緩行。是以船已

起錨。忽然不開。後爵相電丁有云。吾用汝不着。候日俄啓衅。令汝觀戰。以長膽識等語。蓋旋覺其怯也。丁不知劉私添電文。接電竟不解其何意。嗟乎。念二晚大隊接應之船果開。念三早必到牙山。該時濟遠正與倭三船鏖戰。更得大隊船掩其後。倭船必全沒。不特後至之操江、高陞兩船。可保無恙。而倭船經此大挫。海疆必不至如今日之蕩搖矣。貽誤軍機。伊誰之咎。方管帶戰回時。以失此機會。扼腕歎息。語侵劉鎮。而構禍之端。遂由此起。是役倭人猶有濟遠能戰之圖。散賣市上。冀其國人復仇。且戰時知所防備。而丁提督竟挾私隙。捏報其事。但以水手李士茂、王國成爲首功。各賞銀五百兩。而指揮號令之管帶。竟沒其功。至六月念五日。丁提督率船巡洋。留濟遠在威海。爵相發電問濟遠赴牙山詳細情形。濟遠以實報。爵相覆電有此番血戰。足雪前恥。而張吾軍之語。丁提督回威海。聞之益忌。方戰之殷也。廣乙先逃。迨威遠回。猶無消息。至七月初。始聞廣乙船遁入高麗。十八島人盡登岸。船放火自焚。(鴉廣乙船脫回水手頭目蔡福等說初開戰時倭船均向濟遠攻擊後分一船擊我船船主令開放魚雷放不出口船主云事壞矣卽下龍旂倭船亦去合擊濟遠我船遂南走船中雖中數炮均非要害)行駛如常直駛至山邊淺水大副與三副說外邊有倭船來卽令舢艙放下移舵傍山福未聽船主口號故不肯駛後被魚雷槍二發水手裴仲三趕去舵亦被接去駛傍山船主並船上人等皆下舢艙船放火焚到山時近九點鐘行未久隱隱有砲聲開朝鮮人說非倭船開砲係爾自己船中砲響有礙。其管帶林國祥既回威海懼已不戰而遁。燬船而回。罪無可道。板物件飛上山來到山後飲食甚苦云云。遂謂臨戰之時。濟遠不援。以致船壞。且賄囑其親屬之在滬報館。申報館者。造其蜚語。希圖卸罪。洋

員德人漢納根。以旅順築砲臺事。與方管帶宿有嫌隙。

(甲申法人肇鈔方時帶威遠練船在旅順防守。請於險要處建造砲臺。既成名曰威遠砲臺。爲費僅數千兩。先是

旅順砲臺多漢納根所造。每臺開費數萬兩。至是相形見絀。街之後。此漢納根復築砲臺。開費亦降。

及爲海軍副統領。亦受林國祥之託。妄稟爵相。適派其質證

此案。至將濟遠管旂頭目。勒禁拷問。久不認服。事始寢。戰時魚雷大副穆晉書。避匿舵機艙中。舵機

被砲穿壞。乃避入魚雷艙中。倭船近時。令放魚雷。裝氣不足。放不出口。經方管帶嚴斥。將予稟革。衆

(穆晉書天津人。因失大副致書天津友人家。信均

認戰時管駕

是。以傳旨嘉獎之命。下朝議。遂有外議甚多之語也。噫。中國海戰。始於是役。而是役惟一

濟遠。敵三倭船。卒能燬其督船。殲其提督。功亦偉矣。而忌功害能。全軀保妻子之徒。媒孽其事。反功爲罪。致令湮沒無傳。吁。足慨也。茲特紀其實如右。

大東溝戰事紀實

八月十六夜，海軍全軍由大連灣護送，備兵船於十七日十二點鐘到鴨綠江大東溝地方。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濟遠、超勇、揚威、廣甲十艘，布勢泊口外。鎮南、鎮中二砲船，並四雷艇，護兵入港。平遠、廣丙二艘泊港外。十七連夜運兵登岸。十八日辰刻，丁提督令全軍備便。十二點鐘行船，意在率隊返旅順。十一點鐘遙見南來黑烟一叢，知是倭船。丁提督船旗令全軍起錨備戰。復令相距四百碼成犄角陣。又令平遠、廣丙入隊。二船未即來，我軍陣勢初本犄角。魚貫至列隊時，復令作犄角雁行。丁提督乘定遠鐵艦爲督船，並鎮遠鐵艦居中。致遠、靖遠爲第二隊。經遠、來遠爲第三隊。濟遠、廣甲爲第四隊。超勇、揚威爲第五隊。分作左右翼護督船而行。原議整隊後，每一點鐘船行八哩。是時隊未整，督船即行八哩，以致在後四隊之濟遠、廣甲、五隊之超勇、揚威均趕不及。緣四船魚貫在後，變作雁行。傍隊以最後之船斜行，至偏旁最遠，故趕不及。而陣已散漫矣。查海戰利在鐵甲船爲先鋒，次等船爲中隊，或後隊，以鐵甲堅利便於攻敵，且能保衛弱小之船。故各國必以鐵艦爲督船，既能折衝敵鋒，而在前引領，變陣亦靈動也。是役我軍以定遠督船，並鎮遠鐵甲居中，而反

以弱小之船作左右翼護之。倭船作雙行魚貫而來。且據上風。我已失勢。泊開仗時與倭船相距四
（即八千碼之遙）我督船即號令開礮。以致相距太遠不能中敵。旋即砲烟漫天。無從測瞄命中矣。督船僅
 於開仗時升一旂令。此後遂無號令。丁提督在望臺下初次排砲時。因放砲震跌。即扶入三官廳躲
 避。督船帥旋於第三次排砲時即被敵砲擊落。便不再升。夫望臺下非提督站立之所。督旂不升。各
 船耳目無所係屬。督船忽左忽右亦無旂令。而陣勢益散漫。丁提督之不諳戰事可知也。因此倭船
 見我陣不變。乘勢分左右繞擊我列旁之弱船。於是超揚落後被圍三週。中砲着火。首尾之人不能
 相救。濟遠來遠。經遠亦被圍着火。且戰且救。火。靖遠前後中砲發火。旋救滅。廣甲則已遁逃出圍矣。
 致遠在陣中因一敵船傷停俛。深入追擊之。為魚雷所中而沉。經遠管帶中砲陣亡。被圍擊亦中魚
 雷而沉。濟遠中砲彈數十處後。砲座因放砲不停。砲針及螺丁俱震動潰裂。致砲不能旋轉。前大砲
 放至數十條出。砲盤鎔化鋼餅。鋼環壞不堪用。全船各處通語管亦被擊壞。二副守備楊建洛。學生
 把總王宗舜陣亡。在船死者七人。傷者十餘人。力大不支。初敵分四船截擊經遠。濟遠追經遠沉。遂
 并力擊濟遠。我軍督船棄而不援。偕鎮遠戰而東。濟遠被倭四船截斷在西。且船中砲械全壞無可
 戰。祇得保船西駛。倭船鑒於牙山之役。恐我誘敵不敢窮追。不然亦齏粉矣。定遠鎮遠之戰而東也。

敵亦以四船繞擊之。約片刻。是時我軍各船衝擊星散。督船並不升旗收隊。幸靖遠管駕從旁升旗。於是平遠、廣丙來遠始隨之。而港內鎮中、鎮中二砲船並二雷艇亦至。軍始集。倭船旋東去。其時已酉刻。二雷艇往救揚威弁兵。砲船往救超勇弁兵。及天昏黑。猶望見倭船在該處打燈號。放火箭。招呼擊濟遠之四船收隊也。廣甲自午開仗約一點鐘時即離隊。夜十一點鐘至大連灣三山島外。迫近叢險石堆。該船弁勇僉告管帶船已近灘。必不可進。管帶不聽。致船底觸石進水。不能駛出。後派金龍船主、洋員馬克羅兒。(譯作麥克魯)驗看。據云。廣甲船無傷。惟廁所有一小孔。或是砲子穿過者。

(馬克羅兒往驗知其船於十八晚十一點鐘於該處無傷。惟廁所一小孔似是砲子所穿者。由戰勇到該處有九十餘哩之遠。行十點鐘可到。推算知該船於一點零鐘即離隊也。驗同時見漢納根逃之適多人在座。共聽漢納根即變色。令其勿言。蓋因廣甲管帶吳敬榮丁之同鄉且屢承問訊。揣丁意存袒護。答以廣甲善戰。恐馬克羅兒陳其實在之情形也。)按是役戰閱三時。定遠、鎮遠兩船共中大小彈二百餘處。陣

亡共十餘人。靖遠中彈數十處。陣亡二人。來遠中彈百餘處。自後魚雷艙至前煙筒座。被焚殆盡。陣亡十餘人。平遠中彈二十餘處。廣丙中彈數處。濟遠中彈七十餘處。陣亡七人。傷者十三人。砲械全壞。以被倭船四艘截擊。不得與各船合隊。以夜四點二刻到旅順。各船以六點鐘亦到。相隔僅片時也。十九日丁提督並副提督飛電報傷。并告海軍開仗情形云。我軍致經沉超揚焚定鎮靖來平丙中。南並二雷艇回旅。濟遠先逃。濟遠得信。屢請到船察看砲壞船傷情形。丁提督不允所請。(丁提督以濟遠爲

先逃方管帶屢請驗船不允往見劉步蟾亦不答方管帶云軍無令且恐濟遠在旅順尚能剖釋遂於二十早遣往

大連灣拖廣甲船濟遠總傳洋員哈富門以船砲俱壞無所禦敵力爭於漢納根不聽遂辭總傳之

職不與行（濟遠到該處見廣甲沉擱灘中猛拖不起又遇倭船數艘因無械抵禦徒失船隻不得已捨方濟遠之往大

連灣也適李爵相電詢船隔龔總辦濟遠何以先回龔總辦答以船傷砲壞先回旅順念三日丁提

再督電稟爵相因遠濟先逃牽動全軍大局請即重辦以儆效尤（丁劉再提電外人皆不知念四日方管

帶入海軍公所尚不知其陷不測也至夜

始知此稟念四日電奏請旨管帶正法念五日天未明行刑以上各電均在右翼總兵劉步蟾代理

提督任內（丁戰同報傷管假劉步蟾代理提督）與丁提督密商而行嗟乎濟遠船回時不察情形不經審訊強加罪名

置之死地獨不思濟遠受傷大小七十餘處砲械壞不堪用陣亡者七人傷者十三人皆有案可稽

耶且各船得回旅順者其陣亡受傷尚不及濟遠之多濟遠非逃不辨自明况當超勇揚威焚致遠

經遠猶在陣攻擊衆目共睹而督船爲全軍耳目所屬既無號令又去其旂牽動大局果誰致之特

以丁提督挾起蓋舖屋之嫌（自設海軍丁於劉公島起蓋舖屋收其租值各將領多賃其屋下至妓館酒寮亦租處爲方厭爲難於山上構屋住眷同寅多効之管帶中遂無貨丁屋者由是銜之）漢納

根修築造砲台之怨（漢納根因報傷率多洋員赴天津領傷費見相時承丁意亦說說濟遠先逃）劉步蟾恐發私添電文之覆必欲殺之以滅

口於是沒其戰績誣以先逃置之死地以洩私憤此全軍將士所以同深悲悼也廣甲管帶吳敬榮

始而逃陣。繼而燬船。僅予革職留營。仍復月給薪水。廣乙管帶林國祥。牙山之戰。避敵焚船。旋復管帶濟遠。蓋吳爲丁提督之同鄉。而林爲劉鎮軍之私人也。功罪是非。顛倒至此。亦卽海軍潰敗之所由來歟。因紀其戰事顛末。以待當世之公論云。

方管帶駐韓日記並條陳防倭事宜

三韓之亂。初因稅重民變。始於古阜縣。不旬月而全羅忠清數縣。賊衆蜂起。爲首有金姓者。那教黨也。有李姓者。十四歲之幼童也。有崔撲者。東學黨也。韓王命洪啓勳爲招討使。率韓兵八百。於四月初四日。借我平遠。借蒼龍二船。由仁川載赴長山浦登岸。而抵全州。韓兵行不裹糧。日給錢一百。聽向民間購食。散漫無紀。民受其擾者。口出怨咨。民心愈以不靖。賊遂由全羅東北境。犯忠清而南。全軍兩道兵潰。賊遂入據全州。槍砲子藥均爲所得。韓王聞警。復撥兵五百往。至半途而潰者半。餘駐公州。未敢前進。時賊榜全州城。以滅閔黨。匡君救民爲名。蠱煽人心。又傳言卽日犯公州。洪州直抵漢城。全韓騷動。韓王乃向我大清。請兵援剿。五月初一日。李爵相令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派濟遠。揚威二船往。初二日下午。到仁川時。倭兵船大和。筑紫二艘。及法國兵船化爾輝一艘。已在港。濟遠。揚威乃合平遠。爲一小隊。駐泊二川港。三點鐘。美國三等提督船保提漠到。五點鐘。倭赤城船到。初四日。濟遠管帶方伯謙。接駐韓袁觀察世凱。並丁提督汝昌電。有倭船赴河。於三船內。酌派一艘往。初五日辰刻。派平遠赴牙山之河口。是日法兵船仁康仕登。到仁川。倭赤城船出口。超勇並圖。

南裝並統領兵赴牙山。初六日辰刻法船化爾輝開往長崎。十一點鐘倭船千代田到仁川。下午我操江船到。倭赤城船。並倭提督伊東坐松島船。倭公使大鳥坐八重山船亦到。晚七點鐘我船平遠由牙山回仁川。八點鐘倭船水兵五百登岸。我商船海晏。海定裝葉軍門兵。於是日到牙山。五點鐘倭公使大鳥登岸。是晚丁提督電濟遠詢韓事。初七日早濟遠摘韓事情覆電。是日大鳥率倭兵三百進漢城。初八日倭筑紫。大和兩船出口。倭領事向韓海關報和歌之浦等十四艘。裝兵馬來仁川。不日可到。派小火輪。量水下浮標。測錨位爲停泊計。初九日下午倭兵船高雄。護倭商船和歌之浦裝兵千餘。馬七匹到仁川登岸。下午三點鐘。英國兵船摸邱利由長崎到仁川。操魚雷過濟遠船邊一週。蓋英船以倭船環集。我船單弱。恐爲所算。故爲此以示意也。晚八點鐘倭裝煤船到仁川。是日葉軍門所部兵在牙山紮營。而全州韓匪已逃散。韓招討使洪啓勳復全州。初十日倭兵船千代田並商船和歌之浦先後出口。倭筑紫兵船。及商船陸興丸。先後進口。晚六點鐘英兵船遣員告濟遠。明早該船開往橫濱。九點半鐘英兵船乃操禦。亦示意也。葉軍門委員白太守。由漢城來仁川。述倭公使大鳥談論兩國調兵援韓之說。初袁觀察告倭使。我國將派兵一萬來援韓。故倭亦調集多兵來韓。至是袁告大鳥。我國原派兵一萬。現只來三營。欲令大鳥電倭政府止兵。大鳥辭以兵已在

途弗能止。十一日龍營務處坐揚威船赴牙山。韓海關稅務司報倭商船九艘。兵四千五百名。馬二百五十四。舢板二十隻。並浮橋、旱雷、水雷、電線等。諸軍械將到仁川。十二日風雨。倭船八重山筑紫移錨位。倭赤城船出口。十點鐘羅吉野兵船護裝兵船六艘到仁川。十三日倭裝兵船三艘又到。千代田船護之。是日九點鐘。倭兵及馬匹皆登岸。自初十起。電斷不達。濟遠方管帶爲隊長。欲派一船回威海詳報軍情。奈超揚在牙山操江。爲袁觀察留不放行。平遠又乏煤。方管帶乃託理事。電袁觀察云。濟遠開牙山一探。十二點開。五點到牙山之內島。時倭赤城等船亦在焉。方管帶乃將到仁川。連日所有情形具摺略。令超勇船回威海稟報。丁提督請其轉電。袁觀察疑其覆。誣稟濟遠驚倭而逃。查西國例。凡兵船保護屬國。若他國縱兵登岸。當開砲擊之。濟遠無其權。自當上告。復因電斷。不得達。勢必親赴牙山。派船回報軍情。請示遵行。袁謬以驚逃。蓋修怨也。至十五揚威赴仁川。下午倭裝兵船到仁川。向韓海關報稱兵五百名。馬五匹云。十六日濟遠得津電。鎮遠、廣丙、超勇三船將來韓。十七日辰刻倭吉野、赤城二船由仁川出口。旋來一煤船。十八日倭督船松島、高雄、千代田、大和四艘由仁川開。泊長崎之佐世保地方。時在仁川倭船只八重山、武藏並裝兵船三艘。七點半鐘我北平煤船到。平遠、揚威兩船上煤。十九日下午駐韓袁觀察眷屬上平遠船。三點鐘鎮遠、超勇、廣

丙到仁川。倭兵船大島躡至。二十日下午平遠船由仁川開送文報。並袁觀察眷屬往煙台。倭船武藏出口。我裝兵海定船還上海。是日倭使大鳥見韓王。濟遠起錨出口。適鎮遠廣丙超勇到。遂同拋錨。念三日操江開往仁川。五點鐘我兵船各管帶乘小火輪赴白石浦。與葉軍門會商水陸軍情。是日倭兵船三艘。護裝兵船六艘。載兵三千名。馬二百五十四到仁川。念四日聶營進勦餘匪。念五日下午平遠由威海到牙山。時倭使大鳥與英俄美公使論添兵來韓保商。且欲韓爲自主之國云。念六日辰刻鎮遠平遠往仁川。倭大島船亦隨開。是日探知倭兵距牙山一百三十里。我陸軍夜已放哨嚴防。要道已埋旱雷。念八日辰刻廣丙裝葉軍田雞砲。并文報等件赴津。平遠到牙山口外升旗。告在牙山各船起錨出口。合鎮遠由仁川出漢江回威海。八點鐘濟遠超勇乃起錨與平遠會。途遇鎮遠升旗成魚貫隊。相距四百碼。駛出漢江。是日東南風大作。船甚顛簸。至次日三點鐘方到威海。自五月初一日起。仁川牙山等處倭船調兵來往不絕。其所運兵馬水雷魚雷旱雷電線浮橋等。不知凡幾。蓋觀衅而動已存心叵測矣。故英兵船查次操魚雷操禦敵。示意於我。欲我早爲戒備。以待不虞。時濟遠方管帶見此情形。乃上條陳於李爵相。一謂海軍戰艦合則力厚。分則勢單。未決裂時。宜速召聚一處。遇有變局。以便調遣。若以數船分駐仁川牙山。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

雷順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於威海。旅順。有事則全隊出北洋遊弋。若遇倭船便於邀擊。至收泊之處。依於砲台。以固北洋門戶。邊疆不至爲所擾。一謂九連城。鳳凰城。鴨綠江一帶與高麗接壤之處。宜調兵數十營。以扼其要。遇有變局。則進兵直擣韓京。且重兵出九連城各處。則兵有後路。不比乘船易爲敵算。蓋兵由船往。雖多派兵艦保護。倘敵以兵船邀擊。復分擊。運兵船。運船。皆商船。不堪受砲。危不可言。故兵當由陸進也。一謂倭人窺韓。俄實暗中取利。蓋韓爲俄有。則俄戰艦可由三韓海道出入。泰西各國所深慮也。倘我與英各國聯絡保韓。則倭不敢公然逞志。一謂倭人兵餉多取商民。彼國物產銷售中國者。十居其七。倘與倭議戰。必先絕其通商。且當防他國代爲銷售。若中國不銷其物產。則彼下議院籌款。自非易事。一謂當速籌添戰艦。倭之敢輕我中國者。以我海軍戰艦無多。且皆舊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船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並各船上多添快砲。則彼自聞而震懾。現英德各國兵船在華者多。當此戰事未結。或預與英外部定購在華戰艦。訂立合同。不先付款有用給價。無用歸還。但按價給息而已。駐仁稅務司英員曾獻是策。似屬可行。且價約定。即可升中國旗。以壯聲威云云。書上未行。而倭費開矣。冤海述聞客曰。士之遇不命遇也。抱其奇才異能。既遇於時。而見傾儕輩。搆陷誣讎。以喪其身。識者獨不委之命。而更歎歎扼腕於氣運之

使然者。何哉。蓋以其人苟在。其說得行。而時局必不至敗壞決裂而不可收拾者也。方君益堂束髮受西學。既精其業。遂爲海軍諸將中翹楚。海軍既制章程。規制多出其手。甲申之役。上邊事書數千言。倭艤將啓。復條陳五事。使其說得行。何至有今日哉。方君既枉死。將士解體。國家經營海軍二十餘年。堅船利砲。一旦半以資敵。爲統帥者。修私隙。鍛冤獄。上下相蒙。以快讎敵。雖氣運之使然。亦必有職其咎者矣。報怨而殺曲端。臨危而思道濟。古今同慨。悲夫。

跋

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况殺有功之將者。讀李傅相足張吾軍之言。何嘗不喜。方伯謙廣濟之能。而卒爲丁汝昌。劉步蟾所陷害。噫。有罪不罰。有功不賞。而反受戮焉。是非顛倒。何以示衆。東征諸將士。望風譁潰。解甲而逃也。宜矣。然其後。關外諸軍視師者。專闔而制賞罰。惟我所欲爲。而卒不能激勵忠義。使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則又誰執其咎耶。而顧獨集矢於傅相一人耶。有心人所爲。感慨歎。痛哭長太息者矣。今讀冤海述聞一卷。特書其後。留爲天下萬世共評焉。於汝庸記。

近代國難史叢鈔(上冊)(全部三冊)

編校者 阿 英

刊印者 中國史料研究會

發行者 潮鋒出版社

經售處 本外埠各新書店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初版

本冊國幣一元四角

#6

712 244